武侠与歷史

252

封面說明

神座

釉裏赭花卉紋神座。元代製品。高二四・一糎，長二九・〇糎，濶一五・二糎。製作精巧，花色美觀，爲近代瓷器中少見之珍品。原物現存上海博物館。

Lip Life® LIPSTICK

ONE APPLICATION
LASTS ALL DAY

美國

麗妃唇膏

嬌艷名貴・保不脫色

各大公司藥房均售

武侠与歷史

第二五二期目錄

一九六五年九月三日出版

髣髴仙踪	散髮生	4
難堪手足情	張霝	13
蛇震峨嵋	張夢還	16
張尚書與關盼盼	疑史樓主	24
俠盜白金龍	羅天	30
脂粉梟雄	方達明	38
龍翔折雁	上官厚	57
流亡江湖的建文君	蘭陵	66
丹心一劍	琴心	72
天龍八部	金庸	79
狂波俠影	岳川	86

逢星期五出版・每册港幣壹圓

定　閱：

全年52期(連郵)港澳H.K. $47.00 外埠H.K. $57.00
半年26期(連郵)港澳H.K. $25.00 外埠H.K. $30.00

香港郵箱1 4 3 6 3　電報掛號：三三四一

Hiatorical Novels Publisbing Co.

P.O.BOX 1 4 3 6 3

HONG KONG

武俠
長篇
小說

髣髴仙蹤

散髮生 著

第四十八回：迎拒兩無功 談笑且將人質去
吉凶終莫測 嚎啕但說極峯顛

話說大悲師太、賈永與酸學究等，對萬線娘的忘形功正看得忘形之際，老妖尼忽道：「你們可聽到了一個驚天動地的消息？」這一問，不由得大悲師太等都吃了一驚。甚麼驚天動地的消息？彼此愕然一顧，都向老妖尼側面望來，他們都防了老妖尼突施詭計，這一望就會望中了她的攝心法。然而，老妖尼這次始終似未對這班人用攝心法。

扁鵲先生聽到這一句，攻勢也稍緩下來。老妖尼即道：「扁鵲先生，你要憑你的四海通犯及首尼，豈非全無自知之明？我勸你們都好好坐下來，一面觀賞萬線娘的忘形功，一面聽首尼告訴你們一件驚天動地的消息。」

扁鵲先生自知也勝不過老妖尼，不過想看她分些神，可減輕對萬線娘的攝心法。此一想法，顯然也是行不通的了，而且，究是甚麼消息，也想一聞。當即緩緩收手，與大悲師太等取了犄角之勢，坐了下來，大悲師太等也相繼出在草地上。老妖尼百丈師太就在他們中間坐下。

老妖尼方逸清坐下即道：「你們可知百拜童子已傷重身亡？」

百拜童子中毒被擒，已由殷符傳出，但四高人近在咫尺，怎能讓百拜童子永遠被擒？到於傷重身亡，更是不可想像之事。

四高人料事如神，于虎衛尚且能輕易帶走，又豈不能救回百拜童子？賈永即道：「你也不必太高興了。四高人就在眼前，諒你也逃不出指掌！」老妖尼忽然大笑道：「賈老英雄眼中就祇有四高人，以為四高人必能救回百拜童子。你可不知，這就是驚天動地的消息來由。四高人已一同坐化了！可惜！可惜！本門以四老之尊，虛位以待，他們都已無福消受。」

假如這消息是眞，當然說得上驚天動地，但，現在出於老妖尼之口，顯見得不過是胡言胡語，自高聲勢而已，誰也不會入信。大悲師太直斥道：「一派胡言！死到臨頭，還要自欺欺人！」

老妖尼笑道：「師妹，你的性子，迄今不變。愚姊就是失於太過溫和，今後盼能以師妹之急，濟愚姊之緩，亦本門之大幸也！」

大悲師太喝道：「誰與你稱姊道妹？可惜我一時無力為師門除此敗類而已。」

賈永也冷笑道：「貴門的易容術頗為高明，這造謠術卻差得太遠了！我們偏是剛剛見過了四高人。」老妖尼笑道：「我相信你們會經去過西寶山，但，賈老英雄作誑語，技術也太低下了！」

賈永冷笑連聲道：「何以低下？」老妖尼道：「你們見到龍孫孫，或者見到鬼谷子已是萬幸，又怎能見到四高人？」這話可使賈永都為之一怔。賈永等僅見到龍孫孫，還不知鬼谷子也在陵墓之內哩！鬼谷子是四高人首位，那句「空山人影亂」所指的亂影山人卜起鳳的唯一弟子，號稱鬼谷子。賈永等都與之相識，正如龍孫孫與百拜童子一樣，四高人都僅有一名隨身的弟子，每一個曾經拜見過四高人的人，也無不會見到他的這名弟子。

鬼谷子在年齡上與賈永差不多，或還稍大，總在七十上下了，是

俏羅刹與萬線娘鬥，衆人坐在四周觀摹萬線娘的忘形功。

四弟子中年齡最大的。龍孫孫本應算是張緝熙的徒孫，但他常在祖師爺身邊，祖師爺身邊也僅得他一人，年齡與百拜童子不相上下，因此，他們四人就不大再分輩份的高下，在稱謂上也多是彼此直呼其名。好在龍孫孫的名字就本身含有徒孫之意，呼喚起來，更是方便。

老妖尼能說出可能見到鬼谷子，實則賈永等僅見到龍孫孫，老妖尼的推想已估計得較高了，這就不得不使賈永等對她的話，要發生些許信心。

不過，四高人雖均年事甚高，任你武功如何絕頂，人總是人，總有自然的限制，最後總免不了一死。可是，說四高人同時坐化，這理由就欠通頂，賈永即道：「即使僅是見到鬼谷子與龍孫孫，也就與見到了四高人一樣，要在我們面前撒這大謊，究是棋差一着。」

賈永雖是口頭上與方逸清答話，眼睛仍是常常落在萬線娘身上。萬線娘的招式，漸漸由急而緩，俏羅刹這時已領悟到了一點忘形功的路數，果覺奇妙非常。

萬線娘受老妖尼的攝心法控制，而招式上絲毫不覺凌亂，覺得凌亂之處，稍一不愼，反而成了一記無法閃躲的絕招。

俏羅刹最初祇是閃躲，萬線娘的招式就不得透澈的發揮。到俏羅刹知道萬線娘在武功上並無迷糊，則自已向她進攻，也不致使她受損。當老妖尼方逸清與賈永對話時，俏羅刹也變了招式，可取則取，可攻則攻，使出了師門絕技的轟雷三十六掌。

最初，俏羅剎還僅是試探試探而已，幾招之後，見萬線娘對自己的霹靂掌，每每有意想不到的化解手法，更覺得這忘形功的武功，確是當世少見的奇功，於是，霹靂掌使得更重，而萬線娘的應付之法也愈出愈神奇微妙；連大悲師太也看得目定口呆，完全忘記了自己現在置身於何地。

正是因為霹靂三十六掌是她自命數十年修為所完成的生平傑作，而俏羅剎也使得火候甚深，她內心下一面讚賞自己的徒兒已臻青出於藍之境，同時也對萬線娘的忘形功，到處剋制了霹靂掌的威力，這就大長見識，也須要用之作為改進霹靂掌的參考。

就武功論武功，誰也看得到：萬線娘的忘形功還在俏羅剎的霹靂掌之上，但是，萬線娘返復使用的十多個招式，初看時變化多端，稍久之後，已被俏羅剎全看透了，她臨時就選擇了最適合的適應方法。

反之，萬線娘對俏羅剎的招式，完全不加理解，看到俏羅剎的前招，本可測定俏羅剎的後招，而萬線娘懵然不知，直到俏羅剎的後招使出，她才使出應對的方法。因此，招招為俏羅剎制住了先機，爭得主動，萬線娘全在被動中。

一個主動，一個被動，遂使俏羅剎武功不及，仍能與萬線娘打成平手。而看得賈永等最不解的是兩人的內力，竟像永遠用之不竭，登場即已放盡，直到百數十招之後，依然氣勢如虹。這樣的修為，上好的材料，也非三五十年不可。而這兩人，萬線娘不到二十，俏羅剎也至多三十剛過而已。

扁鵲先生卓甫完，並不注意場中的萬線娘，祇是偶爾望望俏羅剎而已。他全心全意，都放在老妖尼方逸清身上。當前的局勢，如何才能了結，全在怎樣能將老妖尼擊走，他仍是相信內功修為如在老妖尼之上，必能破除老妖尼的攝心法。可是，自己一人之力不足，加上賈永、大悲師太與酸學究，合四人之力，應該是無敵於天下。

可是，四人各有修為，從來未曾習過彼此內力互通之法，在這匆遽之間，要合四人之力，仍然是四份力量，並不能化而為一，終將被老妖尼各個擊破。

扁鵲先在苦苦思索破敵之法，大悲師太則在忘形功而忘了形，酸學究一面看萬線娘的武功，也一面在思量萬線娘的來頭與忘形功的源流，追根溯源，明理貫通，這是酸學究一生所持的積習。僅剩下一個凌霄一士賈永，心懸兩處，既要與老妖尼作口舌之辯，又要觀摩這未之前見的奇功。老妖尼也似是專以賈永為談話的對象。

正當大家覺得萬線娘的忘形功似已全數演盡之際，老妖尼又向賈永道：「賈老英雄，現在四高人既已物化，你們心目中的最大靠山也倒了。而細數當世武林人物，也除眼前諸位之外，再難有特殊的高手了。本門求賢若渴，貧尼前此說過的話，全係肺腑之言，賈老英雄終須仔細思量！昨晚傳戒未成，不過是為在萬線娘遠道而來，又須她今日傳授師姪的忘形功，勉強將日期展後。現在，又正當本門另有大事，這傳戒之事，暫可稍緩，但非打銷原意。請賈老英雄深思熟慮之後，與趙小山、石不波等共商進行。」

賈永笑道：「老夫已是就木之年，死則死耳，這件事，你還是不想的好！」老妖尼笑道：「貧尼心意已決，勢難變更。老英雄，識時務者為俊傑，難道你們還有能力反抗本門的法旨？」

賈永等不能勝過老妖尼，這已是一定不移的事實，現在所憑的不過是拚死一拚而已。可惜，老妖尼的妖術，能使奮死者不能死，反而自相殘殺，即如現在的萬線娘與俏羅剎，這就未免使英雄氣短了。但，賈永仍是堅持着明知不可為而為的決心，冷笑道：「武林宿彥，不勝枚舉，賈某等算得甚麼？即使今日死在你的妖術之下，自會有能者為武林除害，為我們復仇，你也不必太得意了！」

老妖尼仍是微笑道：「老英雄執迷不悟，當然是由於時限太促。貧尼現在寬限，備有時間考慮。」說畢，站起身來，唸珠一抖，嚇得賈永等即刻閉住眼睛。祇聽得老妖尼道：「百花，乖姪兒，就此隨我再回修煉吧！」

大悲師太聞言，首先睜開眼，果見俏羅剎一縱收招，縱到了老妖尼身邊。萬線娘也停住了手，呆望着俏羅剎，不言不笑。

大悲師太心唸大悲咒，騰身而起，搶到老妖尼身邊，一記「一錘點

翠」，施出了轟雷掌，向老妖尼擊來，賈永等也都知到了最後一拼的時刻了，賈永用龍吟功大喝，手隨聲發，霄凌掌也擊了出來，酸學究的八修神與扁鵲先生的四海通，同時發難，立即成了四人合手圍攻之勢，再也顧不得武林身分了。

可是，方逸清一手携着俏羅刹，一聲喝道：「一齊住手！」聲音並不甚高，大家却不期而然，都停下手來。彼此心中有數，又是攝心法作怪了，幸而神志未亂，手要舉而總覺合手攻人，有斷分身，反而成了你推我讓之局。老妖尼繼道：「四高人擄去于虎盤，至死不願交出。貧尼無奈，暫携姪兒高百花回山，如果你們能向四高人門下找回于虎盤，我即將百花與你們交換。」輕輕縱步，携着俏羅刹施施然而去。

扁鵲先生與賈永等四人，你望着我，我望着你，却沒有一人上前追趕。直到老妖尼與俏羅刹的踪影已渺，呆在一旁的萬線娘，忽然撲到扁鵲先生之前，一手拉過寶寶，摟在懷抱，連道：「寶寶！寶寶！我們終於找到爸爸了！」又向扁鵲先生道：「先生，你怎的了，是否太累了？」她像完全不知道過去發生過甚麼事情一樣。

扁鵲先生被她一喚一問，如夢方覺，即道：「追！」就要騰身而起，但已被萬線娘一把纏住，哭喚道：「先生，你對賤妾何以如此絕情？」扁鵲先生一聲長嘆，握着萬線娘的手道：「線娘！你受驚了！」

萬線娘巧轉秋波，含笑道：「賤妾未受驚，想是先生神疲意亂，我們且找個歇脚處歇息歇息。」扁鵲先生道：「線娘，你此時已完全清醒了嗎？」

萬線娘面泛輕紅道：「先生，你怎的有此一問？」扁鵲先生道：「你曾經被老妖尼攝心法所制，痛打寶寶，力戰高寨主，你記不得了？」

萬線娘摟着寶寶，見她滿面青紫，不禁哭道：「寶寶，爲娘我，打過你來？」寶寶點點頭，仍抱着萬線娘的粉頸，兩行眼淚竟落在萬線娘身上。萬線娘也大聲哭泣起來。

扁鵲先生即道：「高寨主已被老妖尼擄走了，我們大家要上前追趕回來才是！」萬線娘低頭沉思，不置可否，扁鵲先生即走向賈永之前喚道：「賈兄！」賈永也像午夜夢回，驚道：「這如何是好？」回頭即向大悲師太道：「老師太，你以爲應如何？」

大悲師太也像是剛發覺這件事一樣，即道：「追上去！」大悲師太心急弟子的安危，一語未畢，已發足先行。賈永再問酸學究道：「小山兄，如何？」酸學究雙手向地一拍，道：「我愼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賈永見大悲師太已飛步遠去，祇得道：「仍須追踪搜尋！」大悲師太已去，大家豈能坐視。明知當是勞而無功，也不得不趕去。

賈永、酸學究在前，扁鵲先生與萬線娘携着寶寶在後，朝着老妖尼走去的方向追下去，已時晌午，前路茫茫，將一座蓮花山都找遍了，連人影也未曾發現一個。

途中彼此商議，應否到西寶山問問四高人的起居，他們必定會有消息，但，龍孫孫說過，要他們以後千萬不得再來此處，其中必另有道理，也不能故意違反。一直尋尋覓覓，直到日落西山，仍是杳無跡象可尋。最後還是大悲師太道：「賊婦既已早定毒計，自然有極其隱密之處，一時已難找尋，不如暫行回去，再作商量。」

這時，大家都已飢腸轆轆，也該回去用點酒食了。大悲師太既有此議，也就一齊回轉安樂窩。

回到安窩，天已入黑，扁鵲先生連忙入石壁察看各人情狀，幸而都有進境，虎行者雖尙癡癡呆呆，已不再作無端哭笑了。醍醐眞人已神志全清，僅是精神待復而已。楊佑先已能自行行動，一兩日內當可復原。這時候，恭金剛宋彪也自俏羅刹的綑寨裏轉來了安樂窩，也被安置在石壁裏與蘇婉儀一道，照料傷者。獨有醋婆子全無進境，依然昏迷。

扁鵲先生認爲都可治癒，不過時間稍有先後，大家都知神醫的本領，也甚是放心，在飲食之時，對老妖尼要用俏羅刹交換于虎盤的事，都認爲必須找到四高人將情形奉告。

西寶山今天有事，可能明天就無事了，明天總得有人上西寶山去

。同時，也認爲四萬人既能囚于虎牆，則對老妖尼的猖狂，也必有懲處之法，可能是一時尚未決定而已。總之，四萬人既出，無論如何，老妖尼當不足畏，俏羅刹也終有放回之一日。言念及此，大悲師太也稍覺心寬，也定明日前往西靈山，親謁四萬人。

彼此的情懷稍稍放寬之後，賈永心頭上的一個悶葫蘆必須要揭是了。那是萬線娘本來不畏攝心法，何以又復被制？再加上萬線娘究開何許人？在毒神門下屬於何輩？又怎能習得絕傳的忘形功？難道毒神已習得忘形功？

這些問題，都須向扁鵲先生求得答復。但，有關他夫婦之事，即不便直接明言，賈永祗道：「皇甫兄，令如夫人不畏攝心法，此事我們昨晚親眼見到，何以大今又忽爲攝心法所中？」

扁鵲先生望望萬線娘母子，微微一笑，道：「線娘雖練忘形功，尚未臻形神俱忘之境，她仍然是怕攝心法的。昨晚我聽她來到，又知諸位昨晚是一大難關，不得不臨時想出一個冒險的方法，爲諸兄之助。要各位向線娘承認我確已去世，這時候，線娘哀毀神傷，在她的心意裏，祗有一件哀痛大事，除此之外，一切形神俱忘，在這種情形之下，攝心法就無所施其技。這理由，說出來很簡單，而當時也來不及向各位詳加解釋。我知道線娘是必能相助各位一臂之力的。她不畏老妖尼的毒物，她身上經常有我的無畏香袋；再不畏老妖尼的攝心法。論武功，線娘的忘形功，就敵雖無把握；而自保實有裕餘。何況，老妖尼既與毒神胡千素相處甚久，必知有萬線娘，也可能認得萬線娘，她對萬線娘總不敢胡亂出手。」

扁鵲先生說到此處，賈永正欲詢問萬線娘的來頭，何以武林中從來無人提及，但見到扁鵲先生談鋒正健，不敢打斷他的話頭，而萬線娘坐在扁鵲先生身旁，寶寶坐在他兩人的身上，卽是每一人的膝上坐一股，兩隻小眼珠，向扁鵲先生與萬線娘昂起頭，望來望去，嘴上掛着天眞的微笑。萬線娘則含情脈脈，偶然望望扁鵲先生，手撫着小女娃寶寶的流海短髮，面上略帶紅暈，溫順嬌羞，兼而有之。

扁鵲先生年歲較賈永尚高些許，已是七十許人了，雖說護養得好，鬢髮仍已花白，與萬線娘相比，實是白髮紅顏，有一樹梨花壓海棠之感。再加上萬線娘不過是十八九歲的一個大姑娘，而懷中的寶寶，已約莫十歲了，這個兩母女，實難令人入信。大家都心有疑團，僅是不便啓齒而已。

扁鵲先生似也察到了各人的心事，纔道：「想不到老妖尼確有本領，竟先着人假冒小弟的容貌，在谷外相候。線娘回程中，當已知小弟尚在人間，一旦相見，自然將哀感全拋，於此時追趕下去，恰是中了老妖尼的詭計，遂爲她的攝心法所中。所以小弟一聞有人假冒，線娘已經追趕前去，即知變生不測，不得不相煩各位同行，用助一臂之力。」說畢，舉杯爲各人致謝，大家又一陣歡笑。

賈永從趁調笑道：「皇甫兄眞是好福氣，好穩的口。相知如小老兒，竟也不知老兄另有金屋！」

扁鵲先生向萬線娘微微一笑，也手撫寶寶的頭頂，道：「此事言之長矣，稍緩當詳細奉告，小弟當以餘年，爲線娘找一個好好的歸宿，也要爲寶寶找一個好爸爸！」此話一出，聽得座上諸人，一齊變色。

這是甚麼話？儘管皇甫先生性懷闊大之人，自知白髮紅顏，心有所愧，這話也不能當作萬線娘說的。可是，萬線娘祇將笑容稍斂，並無特殊表情，這一對怪夫婦，也可算得怪透了。想起昨晚萬線娘那一份爲扁鵲先生哀毀之情，絕不能說她對扁鵲先生無情，就以當前情景而論，扁鵲先生也是對這母子愛護倍至的。如此一來，反使全場無話可說了。

小女娃别除哭與笑之外，從來未說過一句話，萬線娘自見到扁鵲先生之後，除與扁鵲先生說過話之外，老是微笑，却一言不發。賈永等人，經歷世故俱深，心知必有甚爲複雜的內情，也不便再問了。反而將話題扯到如何去找到四萬人相商除妖之事，以及如何救回俏羅刹。

談論之間，外面忽報有鬼谷子求見扁鵲先生。聽鬼谷子之名，大家不約而同，一齊離座，迎了上去。谷外有一老者，已在俏羅刹的兩名女弟子引導之下進來了。扁鵲先生趕上一步拱手道：「鬼谷老前輩

，皇甫亮叩見！」

那老者白鬚飄忽，身裁高大，頭纏一幅大白巾，腰紮一條白帶，顯然是身帶重孝。僅祗這一點，已使全場頓如在萬丈懸岩之上，向下直墜，連頭髮頂上也透出了涼意。祗見鬼谷子就地一跪，哀聲道：「皇甫兄不必太謙，奉先師遺言，有事特來奉懇。」

大家也一齊拜倒在地，皇甫亮忍住悲聲問道：「老前輩，老爺子法體如何？」這是明知故問，實在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鬼谷子一聲哀號，道：「先師歸西了！張老

爺子，萬老爺子，惠明老祖，也一齊歸西了！」

大家先是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這時候可又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了。惠明老祖，即是「古寺佛燈明」那句詞兒所指的惠明老禪師。四高人果然一齊死了，正應了老妖尼的那句話，這是一個驚天動地的消息，像一個晴天霹靂，炸入了每一個人的耳朵，彼此來不及問原因，酸學究已一聲長號。

這號聲，不僅代表哀心的哀痛，而可怪處是用上了酸學究平生的最高內力，照說，這是十分無理的。賈永在這號聲一震之下，却也趕忙運起龍吟功喝道：「蒼天！蒼天！」賈永的龍吟功，也是用了十足內力。

兩股內力，使安樂窩山壁上的泥土沙粒都紛紛落了下去。

曾賁哇的一聲，哭了起來。萬禄娘忙將她拉在懷裏。鬼谷子頗有愕然之態，望着酸學究與賈永道：「兩兄不必過於哀傷，先師遺言，尚有甚多事務相託！」

鬼谷子臉有驚愕之色，而對這兩股內力，全無運氣躲避之勢。賈永趕忙叩了一個頭，道：「老前輩乞諒！小山兄與小老兒，實在被野狐禪門的易容術困擾了，所以連老前輩前來，也不敢深信。尤其是四位老爺子的消息，更是不敢輕信，所以有所冒瀆，萬望兄諒！」

原來酸學究等人，雖與鬼谷子相識，也是多年不一見，是否爲老妖尼門下故意假扮前來作弄的，實值得懷疑，逼不得已，就用了以前大家所用的試功方法，判斷來人是否本人。鬼谷子深功厚行，對兩股內力，全無所懼，這本領，天下已少有了，當然假不了，賈永才敢說明原委，道歉一番。

鬼谷子忙道：「諸兄不必過謙，稱我一聲老兄或老弟，已是高擡了。今後相見之日正多，過謙反使小弟難受。」

扁鵲先生與淩寄一士都稱鬼谷子爲老前輩，不過是將四高人比得更高而已，論年論輩，本以同輩爲宜。鬼谷子身居重要，仍斤斤於先行正名，這也是四高人門下，以鬼谷子居首，他不像百拜童子的天眞無知，應該注重禮教，也正是維護師門的聲譽。

彼此一拜之後，即起身進入客堂，扁鵲先生即道：「四位老爺子，何時仙遊？」鬼谷子老淚縱橫，俯首答道：「即在昨午，也即是諸兄路過西貲山不久之後。」

扁鵲先生道：「是四位相約而來的？」鬼谷子道：「正是！」

扁鵲作生道：「不知是何病症？」鬼谷子道：「如係病症，當須奉邀皇甫兄了，豈能過門相拒。家師等不幸，爲百拜童子療傷後，又勉力傳功，正當氣衰力竭之餘，遂爲歹賊所乘。」

四高人竟爲歹賊所乘，這歹賊是何人？皇甫亮驚道：「有此事？歹賊何人？」鬼谷子道：「事後始知，即是當年百丈妖僧未死，且習得奇功，從此武林多事矣！」眼前的一個老妖尼，百丈師太方逸清，已將武林諸高手困惑不堪，再加上當年的百丈妖僧復活，連四高人也中了他的毒手，武林中，尚有誰人能將他收伏？大家聽得膽戰心驚。

賈永長歎道：「不知四位老爺子有何遺言？」鬼谷子道：「遺言預詳，當時已由悟空師弟拜錄，小弟特來拜訪，諸兄如不棄，擬請同往西貲山一行，順便商討今後的事務。家師等遺言，對諸兄至爲重[illegible]，關係更股，因此特來奉請。」

鬼谷子所說的悟空師弟，即是惠明老禪師的弟子，悟空和尚。四高人中，僅只惠明老禪師是方外人，而且持戒甚嚴，也少外出，他們兩師徒，識者甚少，連賈永亦不相識，僅有扁鵲先生皇甫亮，很多年前跟師父藥王爺曾經參加過四高人的宴會，得見一面，現在也對他們的法相都有些記不眞了。」

賈永即道：「既有四位老爺子的遺命，小老兒赴湯蹈火萬死不辭。」皇甫亮即道：「我們晚輩，都有消除妖孽爲四老復仇的決心，只不知妖僧復活，何以習得如此高深本領？鬼谷兄可否將當時情形，略告一二？」大家都極關心是當時的情形，一齊望住鬼谷子，等候答復。

鬼谷子輕輕拭了兩眼的淚珠，哀聲道：「此事自當奉告，不過目前祇能簡述，一俟大事了妥，小弟當再與諸位詳參。家師是得張祥熙老爺子的通知，知道野狐門的餘孽在福州復出，四老五年一會之期，

也正在今年，就臨時在福州西寶山舉行。家師率小弟便道至仰止山訪萬拜老爺子，萬老爺子也已得了張老爺子的消息，並且說，已先派百拜小弟弟去福州。不過，百拜小弟弟性情古怪點，萬老爺子就並未向他言明，僅囑在福州如見到妖狐，不妨活捉。隨後再會合了惠明老祖，一同前來，前晚抵達此間，不想百拜小弟弟已被困蓮花山賊巢，身中重毒。當晚即由萬老爺子親自前往，將小弟弟救回。萬老爺子已看出。妖尼方逸清，功力雖强，倘非大惡，另有巢穴，可能藏有大惡，四老即於當晚聯行，小弟與悟空、龍孫孫，奉命留守西寶山，護衛百拜小弟弟，不克隨行。直至昨晚四老方回西寶山，當時即已憂形於色，互相商討了很久， 即傳命爲百拜小弟弟去毒療傷。 四老一同在室內運功療傷，小弟等依然在外警戒。直到昨晚，小弟弟復甦，四老又復聯手傳功，這也是小弟弟的造化，小弟弟已得四老內家眞氣，並又會分別與四老過招，似是已達四老預料的火候，四老俱表高興，即將小弟弟封閉在一個小石室裏，着他自行在室內苦練，不得外出。這時候，已是今日的黎明時分了，四老也覺得有些疲倦了，正要同入靜室，可不料外間來了一個面無人色，瘡痕纍纍，身殘手缺之人，由四名男女，抬着到了墓門之外。四老囑小弟等，非奉呼喚，不得上前，僅遠遠侍立觀望。那相貌可怖之人，被放在地上，四老與之相距約有一丈，聯同坐下，那四名男女也退開了。四老在精疲力竭之餘，竟與妖人比拚內力，不過一個時辰，妖人即被四老內力逼倒，小弟在這一剎那間，只覺得一團銀光自妖人身上閃出，四老同聲一喝，妖人滾出很遠，四老也都伏地不起。小弟等搶上前去，將四老抬入內室，這妖人也仍由四男女抬去了。過了此時，四老即能勉强起立，即行寫下了一篇遺言，囑小弟等一同邀請諸位折讀。原來是四老中了妖人的玉液大還丹，但妖人也被四老的四象神功所重傷，想亦不能活命。」

賈永與扁鵲先生同聲驚道：「妖僧確已練成了玉液大還丹？」

鬼谷子點頭道：「先師所說如此。妖僧既爲四老的四象神功所傷，不死亦無能爲了。先師所躭心的是妖尼方逸清，如她已練就玉液大還丹，則今後爲患人間，所向無敵了。」賈永等相顧失色，果然是老妖尼武功已在脩豁之上，應了扁鵲先生之言。

扁鵲先生道：「四老有無提到尅制妖尼之法？」鬼谷子道：「有！必須先找尋到于虎爺，不要讓于虎爺爲妖尼所得！」

于虎爺居然關係如此重大，而在各人的心目中，于虎爺是早被四高人擄去了的。賈永忙道：「于虎爺不是已被四老所擒獲嗎？」

鬼谷子道：「四老要找尋于虎爺而不可得，怎會想到于虎爺是爲四老所擒？」

賈永即特在黃山十三洞裏囚禁于虎爺，蘇婉儀曾經入洞搜尋，連百拜童子也似曾知于虎爺下落等情形，向鬼谷子說出，鬼谷子連連搖頭道：「我們前晚才抵福州，時間已經不對了。縱使是張老爺子一人先行出手，也不會不將眞象告知家師等的，且待百拜小弟弟後日出關，或會有些頭緒。家師相囑，各位如有爲武林除害之意，最好能即日遷往西寶山，與小弟等一同居住，彼此能有照應。即使這安樂窩中石壁、也非安全之所。妖僧傷重或已身死，在這近幾天之內，妖尼還不會出外爲患，但，料理妖僧身後事之後，妖尼是必會向各位施下毒手的，連小弟等在所不免。」

賈永即道：「那個自然，妖尼豈肯放過我們。如何應付，正要與諸位共商呢！祇是這安樂窩內，尚有許多傷者，不知西寶山能否容納的了？」

鬼谷子道：「墓道之內，宮室甚多，稍加清理，即可容納。週圍已經先師等佈有奇陣，非有人指引，妖尼黨羽，無法侵入，較之此間，似尙安全。」賈永等想起了龍孫孫所囑，千萬不要亂入，這就是四高人必先已有所防範了。

鬼谷子促請諸人立即就道。賈永與扁鵲先生及酸學究稍作商量，也似一同遷往西寶山爲宜，立即起程，傷病者或抬或扶，隨同鬼谷子，一齊移往西寶山閻王陵墓。

陵墓之內，極爲寬濶，容納數十人，毫不困難。有朱彪督率安樂窩原有僕役，加上俏羅刹的十一名女弟子相助，飲食起居之事，也一點不成問題。

兩日之內爲了要等待百拜童子閉關，然後一同恭讀四老遺言，始能再定行止，當前之事，不過是先料理四高人的遺體，而且要各自運回本山，無須下葬，也必需待收拾妖尼之後，才能爲四高人發喪，殯禮也唯有暫時從簡。

扁鵲先生在四高人遺體入殮之前，曾經詳細察看，對四高人的忽然仙去，已斷定是元神散盡，走上了老年人必走的道路。而四高人的元神怎會輕易散盡，諒必是先會與妖僧比拚一場，繼則爲百拜童子療傷去毒，還都是消耗元神的；而元神尚未恢復，即匆匆爲百拜童子傳功，至此是元氣大傷了。未得休息，妖僧又已尋上門來，勉强對付已屬過份，再加上了妖僧使出了驚世駭俗，空前絕後的玉液大還丹，四高人就在再衰三竭的情形之下，無法再培養本身的眞氣了。當然，此時如有功力高於四人的好手，不惜用本身眞力相救，四高人是仍能撑持一時的，可是這武林中，除了四高人之外，更有誰能有四高人修爲的幾份之幾！扁鵲先生以所見告知諸人，悟空禪師與龍孫孫都垂淚稱是。

「鬼谷子日誌所記四高人五年一會，就是各以五年的進修，同參四象神功，這四象神功已到了無可再進之境，可惜的是，要傳四象神功，必須四人，各具獨異的武功，然後才能舍長補短，棄粗留精。鬼谷子等四門人，所習幾乎相同，四高人之所能，也盡傳之於四弟子故四弟子雖各有師承，却等於出自一門，不像四高人一樣，他們當年原是各修各法的，到後來都有了極深的造詣，然後才開始共同創立這四象神功。

所以，四高人的任何武功，四弟子都能學，倘是四象神功，四弟子不能共習，如缺人能再找三位各習不同武功基礎，而修爲又複相等的人，則四弟子可分成四組共習四象功。以此之故，四高人就對當衆等人囑咐不服。待百拜童子開關，即可共讀遺言，再作定奪。

大家師遵四高人遺言，不得隨便離開這圖王陵墓範圍，以免遭遇奸人的毒手，這是因爲圖王陵墓四週，已由四高人事先佈下了四象陣，如果不明陣式，輕易踏入，必將迷失方位，進退失據，料定方逸清等不敢擅自闖入。

間處在這陵墓之內，心有重憂，雖是好友衆多，也仍難免更多哀思。百無聊奈中，扁鵲先生每在萬線娘與寶寶練功或遊戲之時，趁機將萬線娘與寶寶的來歷，向大衆詳述了一番。

原來這萬線娘既非扁鵲先生的姜侍，寶寶也並非萬線娘所生的女兒。扁鵲先生在十年前，無意中醫好了一名流落在濟南城的婦人，這婦人即是萬線娘的母親。扁鵲先生當時祇將這女人看成江湖賣解人物，遭夫遺棄，因此携帶女兒，流浪江湖。

這就是扁鵲先生爲這婦人治病時，探知得這婦人會習武功，且非庸手。可是她說出的姓名，江湖上寂寂無聞，扁鵲先生純以醫術救人，雖知此婦人有些來頭，也未深究。這婦人却深感扁鵲先生的大恩，病愈之後，必要投在扁鵲先生家中，爲傭爲僕，一以報恩，一以解決母子生活。扁鵲先生不願如此，反而每月給她母女一些週濟，讓她們在濟南安生下來。扁鵲先生偶然與她談到些武林事故，她也有的明知一二，有的全無所悉，反而是武功一道，甚有修爲，却始終不肯說出自已的眞正門派。扁鵲先生更將她母女看成武林朋友，差不多完全負起了她母女的生活日用。

扁鵲先生因感於男女之嫌，也不常與她母女相見，祇知道她母女每月也間有十天八天離開濟南城的住家，究是去了何方？扁鵲先生以爲武林中人，各有私曲，也不便相詢。到前三年扁鵲先生前往泰山爲先師藥王爺掃墓，便在泰山叢山峻嶺中採藥，却無意中遇到了萬線娘母女，也正在叢山中奔走，扁鵲先生也來不及閃避，爲萬氏母女所見，萬氏即行趨前，向扁鵲先生深致敬意，並道出她母女前來泰山的目的，原是爲了訪尋一個狼窩，狼窩裏藏有一本奇書，這是萬氏丈夫生前的遺志。

萬氏也不知是甚麽奇書，也不知找過了多少狼窩，全無所見。此次前來，竟發現了一件奇事，有一個狼窩裏居然有一名狼童，不知是男是女，跟隨狼羣一同生活，與狼無異，而矯健更甚，所居狼窩更是人類所不易到達之處。扁鵲先生聽得好奇心起，也與她母女一同追逐狼羣。

要知後事如何，請閱下期。

——歷史小說——

難堪手足情

。張霆。

已經是四更的時候了，天氣是出奇的悶熱。天上的彤雲，就像一張褥子，把那暑熱之氣蓋住，一點也不放出去。而周圍的氣氛又是那麼的惱人，那麼的緊張，緊張到令人窒息。秦王府這時陸陸續續的走出二十多人。走在前面的一個穿着王者衣冠，滿臉秀氣，那一雙眸子亮得似要直逼人的心臟，只在顧盼的一刹那就顯出無比的威嚴來。他額上或顯或隱的幾道縐紋，就像告訴人們這是一個用了無數心思和飽經憂患的人物，他是大唐開國皇帝高祖李淵的次子，當時被封爲秦王的李世民。他環視了四周一眼，又回頭看了各人一下，暗暗的點一點頭，然後以左脚踏蹬，身一翻，就已上了玉驄馬。秦王身後的廿多個勁裝武士，亦早已穩坐馬背。他們放轡沿着大街向東慢慢而行。

李世民一直就是思潮起伏。對於無可避免，即將發生的一幕「鬩牆之鬥」，雖然他已成了騎虎難下之勢，但在這暴風前的一刹那，一種難以形容的難過，以及猶豫不決的心情都一一湧上心頭。

他的大哥太子建成和三弟齊王元吉，由於世民的彪炳功業，對他懷着嫉忌的心，已非一日。「但相不到他們竟然心狠得直要我的命，」世民心想，「前次送平原公主的喪，歸途中在普救寺被他二人和張、尹二妃硬拉硬扯的喝了兩口酒，可幸大佑我不死，那樑上的燕子恰好把糞遺到我的杯上去，我以酒穢，連忙起身，但已經覺得心腹絞痛，情知中計，中了鴆酒毒藥，可好只吃了一點點，不然，我的這條性命，老早就喪失了！

「我眞不明白，他們爲甚麼那末的恨我。那次我撞着他兩和張、尹兩個不要臉的在宮中胡爲，不過在門上留下了一些記號，希望給他們一個警惕和悔過的機會。想不到，他們因此恨之成仇，必要置我於死地才肯罷手！他們的陰謀，再也不能隱蔽的了；東府豢養的死士數百人，既不是爲國殺敵，除了對付我之外，那裏還有其他？」

大街上還是靜悄悄地，只有他們的馬蹄得得之聲。他望了望身旁虬髯環眼的山西大漢，這時他拿了一枝一丈二尺長的鐵槊，眼色莊嚴地，身子硬繃繃的，似乎也陷在沉思之中。

「尉遲敬德、長孫無忌、杜如晦，還有他們。呀！就請幾個人留在長安罷了！最得力的李藥師、徐懋功等，都一一被調走了，這些還不是建成等的陰謀！」他的腦袋中又響起了徐義扶的聲音：「太子以金銀一車賜給護軍尉遲，幸而尉遲將軍深明大體，不受太子的賞賜；太子又送金帛給段志玄，志玄也推却了；他們見西府各人不能動搖，却又竄掇皇上派總管程知節爲康州刺史，知節到底不肯去。他們都是殿下的股肱羽翼，雖死也不能改變他們的意志，倘若他們有些差池，殿下怎樣處置呢？」於是他的心志更加堅決了，他下意識地把劍柄緊緊地握着。

前面一簇人馬出現了！「放一個號砲吧。」世民說。

尉遲敬德在懷中摸出一個花炮，把引子燃着，向空一拋，接着轟隆一聲巨響。只見對面空中也是亮光一閃，炮聲隨着也傳到了。

「是我們的人！」

「大概有一百多人呢。」

「是程知節他們，看，後頭還跟着連巨眞、尤俊達幾個啊！」

程知節全副披掛，他那一柄開山大斧橫放在鞍前，那是他的活商標！他嘴巴一開一闔，像要說什麼，秦王止住了他。

君臣之間，默默無言，各人的心裏，都像鉛塊一般的沉重。另一簇人馬也到了，又是一和一膘的兩聲花炮。他們是于志寧、白顯道、史大奈、陸德明一班人。

「轟！」一聲冲天炮響。只是一個人影也沒有。

「奇怪，」秦王說，「是甚麼人在前面放炮？難道是叔寶，不會的，一定不會的！

「莫非是建成他們？志寧！」

「什麼事，殿下。」

「公謹現在那裏？」

「張兄正在玄武門佈置，他恐東府的救兵馳來，因此留下一部分人馬在那裏。」

「唔！」

「張兄佈置妥當之後，就會趕來幫助殿下的。」

「不來也能，我這兒人手足夠應付他們了，他留下也是好的，玄武門是一處要緊的地方。你們都準備好了嗎？」

「可以了，殿下。」

「前面就是大箭樓了，」長孫無忌說：「殿下，我們就在那兒等待他們，好嗎？」

「好，靜一靜！大家在大箭樓前集合。」

天氣悶熱得使大家都感到很不對勁，李世民脫了面袍，露出了軟甲背心。「媽的！」程咬金用馬鞭揮打那營營飛着的蒼蠅，「在這時作弄人！」

時間一分一秒的溜走，風暴就來了！

「戰爭早就結束了，今日是爲什麼來的？」世民喟然長嘆。

「就叫它宮機吧！」杜如晦說：「殿下既把宮中的秘密公諸我們外臣，殿下若然不採取行動，外人就會說殿下助長宮穢的了。」

「殿下若不誅殺二王，二王正在謀誹殿下，一旦有三朝二日，我們惟有回到山寨裏去，仍然過着舊日的生活吧了！」尉遲敬德說。

李世民無話可說，只想着下一個部驟：「弒兄！殺弟！」想到這裏，他心裏不禁一震，那是成名之話呀！而且，父皇聽到這次殺伐，不知要怎樣的悲傷了，但，又有什麼辦法呢？

那行動之鐘被敲響了：「東府二王率着四百多人正向着我們而來呢！殿下。」西府的兩個小卒回來報告。

「知道了。」世民從來的鎮靜不知那裏去了，他經歷了無數的戰爭，但這和戰爭不同的呀！

他的心隨着那奔騰的蹄聲一起活躍起來了。第一個東府的人出現了，然後是第二個、第三個。……他們一起來了！個個都是彪形大漢，耀武揚威，揮着手中的傢伙。世民的劍出鞘了，手裏緇繩拉緊，正要躍馬向前。

「殿下，不須殿下動手，爲臣的代勞吧！」敬德說着，臉上掛着一絲微笑，那是一種對於生活回憶的微笑，一種勝利的笑。他是在疆場上討生活的呀！敬德把手一招，幾個老同僚，老戰士，都會意了，長久沒有動過手了，這是少有的機會哩！殺的念頭，同時在他們的腦海裏一閃而過。從前，他們爲越貨而殺人；後來，他們爲國家的統一而殺人；現在，他們就要爲一家人的安危而殺人了。

敬德一馬當先。十多騎馬撥開四蹄，一擁向前。李世民把劍一揮，玉騣馬長嘶一聲，挾着驚人的威勢，如飛的趕上。後面站着二百多人，也發一聲喊，往前殺去。尉遲敬德就像一頭出閘的猛虎，圓睜豹眼，鬚髮皆張，手中那枝鐵槊，舞動起來，就像一根木棒。

東府的精兵，自持人多，不以爲意，怎知尉遲恭幾下重手，就槊倒了幾個。程知節和于志寧等都紛紛出手，他們久經戰陣，且有萬夫不當之勇，東府的死士，那裏是他們的對手，只不過一會，就被殺散了。

「怎麼這樣的沒用，殺呀！」太子建成見東府的勇士不敵西府諸人，向後潰走，急得就如熱鍋上的螞蟻，喊喝着他們上前。

「大哥，當心呀，那對頭來了！」元吉說着，以手指世民。這時雙方兀自廝殺，建成麾下的中郎將呂世衡，雲麾將軍敬君弘，又被張公謹纏着，脫身不得。建成見無人可擋世民，心裏慌亂到了極點。他知道世民一向主持軍隊，身手定然不弱，自已兄弟二人，只知縱情酒色，那裏是他的手腳？於是，他想到逃了。他才心念一動，元吉已然發覺，已比他先走一步了。建成再不猶疑了，馬鞭一揮，拍馬落荒而走。

他像漏網之魚一樣，拼命的揮鞭打馬，以增加逃去的速度，先前滿懷的壯志雄心，此刻早已飛到九霄雲外了。

「走啊，馬兒！那些傢伙都不及你啊，如果你救得我的命！」

「沒用了，沒用了。對頭追近了！」他頻頻回頭，但一次比一次令他失望。就這樣束手就擒嗎？就這樣的死去嗎？於是他想到死，死的念頭使他痛苦極了，他從小生長在富貴的家庭裏，養尊處優，從來不知道有痛苦，但，現在求生的本能使他感到痛苦了。

他又想到被殺時的一剎那，那是駭人的一幕！

再無法挽回嗎！他不停的揮打着馬，一面苦苦的尋求對策。

是了，他忽而若有所悟地，就這樣幹吧！

秦王的馬逾走逾近了。建成看看來到臨湖殿，他伸手箭壺取箭。

他把弓弦扯滿，心頭默囑，此一箭成功！於是，他在鞍上回過身來。錚的一聲，那弓從滿月形回到了原來的新月形。

他閉上眼，他想到秦王佈滿鮮血的臉，他不用逃了，他成功了！於是，他用眼睛去搜索他成功的果實。他這次回頭，使他的驚恐增加了，秦王還沒有倒下，而且加鞭追趕呢！

建成再搭上箭，又是一箭向秦王前心射來。

李世民心裏大怒，上一箭險被射中，幸而閃避得快，箭離頭頂幾寸。這次他心裏有了戒備，所以建成的第二箭給他用劍一擋，向斜裏跌下去。

建成的第三箭又到了！希望仍然落空。

時間是寶貴的，於是李世民再不思量了，他把箭瞄準，向建成後心射去。颼的一聲，箭從後心直入，那鮮紅的血，把建成的袍服都染紅了。

他一生只受過這一箭，但一箭經已足够了！那箭瘡的痛苦越來越大了，於是，他感到模糊了。他覺得他的四肢百骸正在片片碎。

他大叫一聲，倒下了！他感到他生命的源泉已逐漸乾涸了！一跌的感覺已經增加不了多少痛苦，他已經是奄奄一息了。

果真是，我的錯嗎？是的，我不應迫世民的，這次的行動是由我而起。他又想到教唆他的齊王及張尹二妃，他們怎麼樣了？他微微的睜開雙目，他看到一騎向他奔來。

他再不能思想了，一聲大叫之後，他再不能思想了，他解脫了！

長孫無忌砍了建成的頭，掛在鞍旁，又再上騎厮殺去了。

世民見砍了建成，心裏一陣陣絞痛，他縱目前望，找尋元吉，但只見一片混亂，東府的人已被漸漸迫近玄武門了。他又看到張公謹埋伏的人馬從玄武門的一面殺來，東府的人無路可退，都作困獸之鬥。

張公謹一人獨戰二人，全無懼色，一支劍使得神出鬼沒，迫得敬君弘和呂世衡二人團團亂轉。史大奈這時剛巧殺到，敬君弘只得退出迎敵大奈。

呂世衡見自己落了單，心裏吃了一驚。公謹一連兩槊打得他就只有招架之功，全無還手之力，他的馬也被迫得連連後退。

公謹使了一個虛招，世衡往上一迎，怎知還未碰到他的槊，胸口就吃了一記重，悶哼一聲就死去了。

玄武門外喊聲大振，公謹連忙吩咐把門關了，親自走到樓門上一看，原來是宿衛將軍馮翊、馮立，與副護軍薛萬徹、屈咥等帥東府精兵千人來援。他們來到玄武門，只是不得入，於是嘯聲大作，諸般辱罵。張公謹大怒，一箭把馮立射殺。

世民見亂殺不是味兒，正要採取行動。突然之間，他看到遠遠一員小將，手裏拿着一樣東西，從橫巷馳來。

看看來得近了。秦懷玉！他手裏的赫然就是元吉的頭！

「懷玉，你怎麼知道我今天行事的？」秦王問。

「是程伯父昨晚來舍下告訴小侄的。」

「你父親不在家嗎？」

「是。」

「我先前聽到一聲炮響，只是不見人影，估不到是誰，原來是你。」

「我適才在橫巷裏埋伏，見小逆到來，因此斬了他的頭來獻。」

世民見懷玉年紀雖小，身手已然了得，大有父風。

「大家聽着，」世民大聲說，「二賊已經伏誅，諸公不必多殺了。東府各人，可以回去了，以往一概不究，走吧！」

西府諸將聽了，都收了手，放開一條路來讓東府各人走。他們本來就像驚弓之鳥，自度必死，一旦得到赦令，就像拾到性命一樣，都紛紛逃竄。

馮翊等見建成、元吉俱亡，知道事無可為，都快快的退了。

一剎那間，人馬如潮水一般退下。世民沉默着，他沒時快樂，勝利並不能給他快樂。

弒兄、殺弟，他雖然做了皇帝，總覺自己有慚德，他決心把國家治好，在未來的歷史上落個好名聲，來洗刷這骨肉相殘的慘痛污迹！ —完—

武俠長篇小說

蛇震峨嵋

——張夢還·文——

趙廣智飛刀報血仇

風和尚在旁拍手叫道：「對，要他們交出那個什麼小子來，這幾個娘兒們也得讓我們帶走。」劉蘅推了他一把，罵道：「風師父，我們在辦正事，你別瘋言瘋語。」風和尚咳了一聲道：「我這是替曹大人補遺呵，他有想不到的地方，難道我不該提醒他麼？」

曹凌斥道：「你別瞎搗亂。」掉頭對朱紅霜道：「朱幫主怎麼說，咱們先把話說明了，省得輸了又來胡賴。」林文蔡性急，深怕朱紅霜答應，慌忙搶着道：「朱幫主，我們武林中人義氣為先，寧死不辱，寧折不屈。賭別的采頭可以，怎能把朋友來賭采？真正豈有此理。」

「試問把你們萬歲爺拿來賭采頭，你敢答應麼？」白銀花在旁笑道：「師兄這話大快人心，罵得好！」

曹凌沉住了氣不理，問朱紅霜道：「朱幫主，你可作得了主，作不了主？要是作不了主，那麼咱們說的不算，幫主的要求，請恕我們也難以遵命。」說罷向後一揮手，眾人便轉身往谷外退去。風和尚跟在後面不住搖頭嘆息道：「可惜，可惜，幾個花朵般的娘兒們，眼見不能到手，白跑一趟了。」

眾人眼見離凝碧崖谷口不過十餘丈路，但聽後面一聲胡哨。有人叫道：「諸位留步。」眾人掉頭看時，却是朱紅霜、羅神、杏大摧等一干人追了上來。

丑有為低聲道：「果然追上來了，我就知道他們放我們不過。」

曹凌低喝道：「沉住氣，看他們怎麼辦。」又對梁昭道：「梁老師父，請你預備好雷火彈，雖是備而不用，却可以助咱們的聲勢。」

當下眾人一字排開，背對鐵索橋，眼看朱紅霜等人追了上來，曹凌抱拳道：「怎麼着，諸位放不過我們麼？那很好，咱們就在這裏排個明白也行。」

羅神冷笑道：「姓曹的，你們劃下的道兒，我們可以完全答應你，不

過你們今番要想活着出這凝碧崖山谷，今生只怕是妄想，你們看背後是什麼？」

一言未了，只聽對面嚴上喊聲大震，衆人掉頭看時，只見兩三百名和尙正從山坡上飛奔而來，人多聲雜，聽不出他們喊嚷的是什麼，但却隱約聽得其中有人喊道：「別放走搗亂凝碧崖的人。」「拿住梁昭碎屍萬段，替藍衣道友們報仇。」這數百和尙全都憤怒異常，人數又多，聲勢頗爲驚人。

曹凌忙喝道：「快搶先據守鐵索橋，別讓他們過來。」衆人都明白只要那干和尙一衝過鐵索橋，進入凝碧崖，那麼這一干人便全是死數，一聽曹凌下令，梁昭、孔有義、華翔楓三人便各使「龍形一式」，「燕子三抄水」，「百步凌波」三種不同的身法，向凝碧崖口撲去，其餘大目四惡，徐氏三鬼這些人武功較低，一見變囘便爭先走，俱都慌忙跟了上去，模樣極是狼狽。

梁、孔、華三人都差不多同時趕到凝碧崖口，但那一干和尙業已搶先一步，有兩人已踏上了鐵索橋。梁昭情急之下，身形一定，雙手一揚，兩枚雷火彈同時發出。只聽砰碰一聲，震耳欲聾的巨響，炸得來山鳴谷應，那兩名踏上鐵索橋的和尙被炸起老高，尤如斷線風箏一般向那萬丈山谷墜去。

烟霧迷漫之中，那條鐵索被炸作數段，墜入谷底去了，這一來，所有在塲衆人無不大驚失色。

凝碧崖對面岩上的人，驚的是這梁昭的雷火彈威力果然可怕，岩這一邊的人們驚的是這鐵索橋一被炸斷，那麼所有凝碧崖中的人全都陷入了絕地，可就無法逃生。

索橋一斷，凝碧崖和外界便隔了一條萬丈深溝，可望而不可卽，對面的人固然無法過來，但其中的人却也無法回去。當下曹凌便跺脚埋怨道：「梁老師父，你這一來可弄糟了，鐵索橋一毀，我們這些人就全都身陷絕地，如何還能活命？」

梁昭也弄得目瞪口呆，他很明白雷火彈的威力雖是可怕，却不致於厲害到這田地，那鐵索橋極是粗壯，已有數百年，雖則日晒雨淋，仍然堅固不壞，雷火彈雖然可以炸傷人畜，却還奈何不了這鐵索，誰知兩彈發出，却鬧下了這樣的大禍。這時梁昭便出手敲了敲前額，吶吶的道：「糟糕，我也想不到會毀了索橋，這一下子可弄僵了。」

風和尙一見大急，扯着鐵狼劉森，哭喪着臉道：「劉大哥，從何說起，梁老師這一着可壞了我了，這是怎麼弄的？」劉森掙脫了衣袖，說道：「風師父，你少說一句行不行，人家梁老師父也沒料到他的雷彈會有這樣大的威力，事已至此，吵嚷又有何用，大伙認命吧，也不只壞你一人呵！」

風和尙跳着脚嚷道：「媽的，我眞是越想越不値，什麼好處都沒撈着，叫我白陪上一條命，梁老頭子也眞是，手下太沒分寸，這一下可把大伙兒全坑啦，媽的，這是什麼鬼大雷，糊塗雷能咧！」

這風和尙本甚畏懼梁昭華翔風這干人，但此時一着了急，可是口不擇言，瞎嚷一通。

梁昭自覺做錯了事，臉上甚爲尷尬，風和尙大嚷大叫，他也不便說什麼。

華翔風便沉下臉喝道：「你這東西，難道你的性命比別人値錢不成，再要瞎嚷嚷，我先把你摔下谷底去。」風和尙方才不敢再響。

這麼一來，不但曹凌、孔有義、梁昭華翔風這一批人着急萬分，便是靜神、袁文貞、林文泰、朱紅霜、這些人也都焦急不已。要知道這鐵索橋是凝碧崖與外界唯一聯接的通路，此橋下臨萬丈深淵，修造不易，此處又無餘糧，三五日下來，怕不把人餓死了。

本來朱紅霜和袁文貞等人立意，决不願放這干人輕易逃出峨嵋山，尤其靜神，靜虛，靜恒這一些峨嵋弟子，見曹凌、梁昭、把凝碧崖毀成這般模樣，又殺傷了這許多藍衣弟子，更加不能甘心。誰知局勢突然急轉直下，將大家都陷在這絕地。

此時曹凌孔有義、梁昭，華翔風這干人分成一派，朱紅霜、袁文貞、、林文泰白銀花，以及趙清波查天都等人又聚在一邊，各人商議善後的辦法，七嘴八舌，商量了一陣，仍然無計可施，只有各人坐在山頭上發愁，這些人個個都有一身絕藝，平時豪氣干雲，此時却一點辦法也沒有。

曹凌呆了好半晌，到底忍耐不住，一翻身站起，走到翻神面前作了一禮。

翻神合掌還禮，冷然道：「曹大人有什麼指教？」曹凌道：「咱們武林中人，講究的是直心直腸，我們兩家既然已成仇敵，那也是無法之事，如今我有一事要請教，不知當講不當講。」

翻神擱住道：「你便不講，我也明白了，曹大人想問，我是本山的人，自然知道本山一切秘密，其實曹大人你却弄錯了，倘若我知道這凝碧崖有秘密道路，我決不會與諸位對耗着。」

幾句話說得曹凌面紅耳赤，只得忍氣吞聲，强作笑容，說道：「大師太多心了，愚下並非此意，我是想這凝碧崖中，想來應該另有別的秘密道路，如今我們大夥兒陷在此處，却是不值，我們何妨同心協力，尋一個逃生之法，待出得這絕地以後，我們兩家的帳再另講另算，這是愚下私意，不知大師以為如何？」

這時翻恒走了過來，向曹凌拱手道：「曹大人這番話怕不有理，便是剛才袁女俠，朱幫主也是如此說，其奈凝碧崖中，據我所知，其實並無第二條通路。」

曹凌一聽，不免大失所望，翻神又道：「曹大人也不必氣餒，天險總是給人力克服的，當初這鐵索橋如何建成的。」

三人正說着話，袁文貞，孔有義，華翔風等人陸續走了過來。袁文貞一聽翻神所說，便笑道：「對了，我也是如此想，鐵索橋雖然已毀，仍然不難重建，峨嵋山上下人等但知道我們身陷絕地，他們決不會坐視不理。」

曹凌插口道：「對了，我們網領大人和按院大人知道我們陷身絕地，自然也不能不理會。」

查大都道：「要緊的是糧食，這鐵索橋如能重新建好，怕要三五日功夫，我們餓也餓死了。」

一提到糧食，不單曹凌、孔有義、華翔楓這些人面面相覷，便是翻恆也都愁眉不展，他們都知道這靈吉堂山谷中並無餘糧，一切糧米等物都是賴這條路索橋運送。平時大伙兒有飯吃之際倒還不覺得，此時明知無飯可吃，偏生被查天都一語道破，衆人皆覺腹如雷鳴，飢餓難當。

商量一陣既無結果，衆人又垂頭喪氣散了開去，華翔楓，操昭，查天都，翻神這幾個有內功根底的人，都自盤膝坐在地上閉目打坐，休養精神。別的人俱都沒精打采。

孔有義見曹凌在抬頭望天，便上前去道：「曹副將，難道咱們就坐以待斃不成麼？」

曹凌搖頭道：「那倒不敢說，只要他峨嵋派的人有得吃，我們就有得吃，我是在想別的事。」

孔有義道：「難道還有比餓煞人更要緊的事麼？」曹凌道：「我是想如何能夠逼他們交出皇犯來。」

孔有義長嘆了一聲，心頭不以為然，說道：「你這人眞是太會胡思亂想了，眼前我們性命難保，你還想這些事？」

曹凌微微一笑，說道：「大人你等着瞧吧，看看卑職的手段，今番我如果不能將皇犯捉回去，我就一生一世不下這峨嵋山。」

孔有義一向知道曹凌為人陰險歹毒，最有心計，他既然說得這麼有把握，敢情他果真有什麼打算也很難說。便道：「依我看來，到底在不在這裏還不知道呢，說不定我們被那楊飛猿、徐飛鶴兩死鬼寃了也未可知。」

曹凌搖頭道：「依我看來，一定在那靈吉堂裏。」孔有義道：「只怕未必吧？」

兩人爭論了半晌，孔有義又道：「縱然皇犯在這靈吉堂內，他故已經被咱們逼到了，我們如何回得了這谷，下得了這峨嵋山？」曹凌道：「我正在想法子，大人該明白，法子是人想出來的。」

到了晚上，靈吉堂對面岩上一片死寂，凝碧崖這邊却燃起了火堆。這火堆乃是袁文貞這些人檢拾了枯柴，燃起來的，火光之中，但見羣雄圍坐取暖，彼此歡呼暢飲。坐在那邊的梁昭孔有義等人却都感到一陣寒意，心裏羨慕不置。

風和尚便罵道：「混帳王八蛋，這些叫做黃連樹下撫瑤琴，苦中作樂。」

孔有義道：「我只奇怪，他們那裏來的酒呢？」華翔楓道：「這沒有什麼奇怪，當然是從前存下來的啦。」

風和尚此時聞得一陣陣酒香，便忍不住道：「喂，我說，咱們去他們分一點來喝不成麼？」

華翔楓瞪了一眼道：「別不要臉啦。」

風和尚有些畏懼華翔楓，只得悶聲不響，大伙兒擠在一起，悶得發慌。良久，鐵狼劉森嘆一口氣道：「咱們沒有酒喝，何妨生起一個火堆來，也好取暖啊。」

徐文樑便道：「這主意很對，我正想說呢。」兩人站起身，正待去尋枯柴。

黑暗中忽有人喝道：「不許生火。」風和尚聽出是孔有義的聲音，便嘆了一聲道：「孔大人，這是怎麼回事，生火又不犯法，難道你想要我們凍死不成嗎。」

孔有義沉聲喝道：「別廢話，我說不許生火。」

此時天目四惡和徐氏兄弟都大起反感。劉森道：「不行，這山上寒冷，一定要生火。」徐文樑也叫道：「孔大人，我們替皇上賣命，可要賣得值，我們上峨嵋山一趟，什麼好處沒撈着，陷身在這絕谷裏，你孔大人官拜一級侍衛，死了也值得，我們算老幾。」

天目四惡和徐氏兄弟都是出身江湖黑道，本就沒甚教養，此時一人一句，說出的話也就越來越難聽，把個孔有義幾乎氣炸了肺。

曹凌見情形不對，只得說好說歹，勸住衆人，又拉了風和尚到一邊去，勸道：「風師父，孔大人乃是當今聖上面前最紅的人，你日後還想做官，可就別得罪了他。」

一言未巳，風和尚早叫了起來，嚷道：「媽的，這時候還想做官嗎？別他媽的作夢啦，曹副將，曹大人，咱們此刻眼見巳經成了半個鬼仙了，還做官呢，做啄木官罷。」

這時忽聽那邊圍着火堆的羣雄，發出一陣歡呼以聲，風和尚又罵道：「媽的，不知他娘的高興些什麼？到頭來一個個還不是餓死了來。」風和尚說到這裏，忽然嘆了一聲道：「這小子是從那裏鑽出來的。」曹凌急忙一把掩住他的嘴，低喝道：「你禁聲，這人正是犯夏完淳。」

黑暗中聽孔有義喝道：「曹副將，你過來。」曹凌答應一聲，把手一鬆，正待竄身過去，忽見風和尚在他鬆手之後並未站住，反而像根木頭似的倒下了去，不由大吃一驚？連聲問：「風師父，你怎麼啦。」過看伸手一摸，低呼一聲，竄了過去，低聲道：「大人，風師父死了。」

孔有義驚問道：「什麼？」兩人悄悄過去一看，却是一柄飛刀釘在風和尚背上，可不是死了？

曹凌道：「孔大人，此事一張揚開來，徒亂人意，暫時不能說，你且隨我來。」

孔有義隨着曹凌來到靈吉堂岩邊，曹凌指着那拴鐵索橋的石崖道：「孔大人，你可看出什麼古怪沒有？」

曹凌和孔有義來到凝碧崖邊上，曹凌用手一指，說道：「孔大人，你看，那邊繁星點點，正是我們軍營所在，只要大軍未撤，他們就不敢把我們怎樣，倘若我們能够設法擒獲夏完淳，從這凝碧岩下山，不經過前面廟宇所在，那就無人阻擋，只要我們能够早一步趕到軍營，那就不怕了。」

孔有義道：「曹大人，你說的話原來很對，只可惜辦不通。」曹凌忙問道：「何以見得？」

孔有義道：「第一，此時雙方相持在這裏中，論武功數業，論人數，都是人家佔了優勢，焉能將夏完淳擒到，這便叫做望梅止喝。第二，這凝碧崖並無別路可以下山，便是將人擒到，下不去又有何用。」

曹凌却咳了一聲道：「孔大人，你這話可呆了。咱們雖然力有不敵，却可用智取，要說沒有下山道路，你剛才看到那崖上的痕跡沒有，這份明是炸藥的痕跡。」

孔有義哦了一聲道：「怪道呢，我只說梁昭的雷火彈何來如此威力，居然將鐵索橋炸斷，原來崖下埋有炸藥被引發了。」

曹凌微笑道：「大人所見不差。」孔有義想了一想，終是不能明白，因又問道：「這炸藥倒確實耐人尋味，可是這和下山的道路也不相干啊！」

曹凌大笑道：「如何沒有相干，大人想一想吧，難道峨嵋派的前輩祖

師果然能有那麼大的神通，早知你我會來到這凝碧崖，事先埋下炸藥將索橋炸斷，讓我們陷身絕離地麼？」

孔有義想了一想，說道：「這似乎令人難信。」曹凌道：「這便不難思過半了，當然這炸藥是準備在必要之時炸斷索橋，好令內外斷絕，既然如此，這埋炸藥的前輩，他決不想坐以待斃。」

孔有義大喜道：「這樣說來，這凝碧岩應該有通路可下？」曹凌笑道：「大人你真聰明，如今咱們且別聲張，悄悄找通路，然後再設法去擒捉皇犯。要知道他們此際明知大伙兒都已身陷絕世，必然喪氣。那就決不會留心防守，咱們突然打他們一個措手不及，擒住皇犯，一走了之，他們也無可奈何。」

孔有義暗想：「曹凌這話不錯，此時夏宗淳在此露面，可知對方已經鬆懈了防備，要暴起發難，乘機活捉夏宗淳，倒也未必不能奏效，真要把這事辦成，皇上的恩典可是一定有的。」

且說曹凌和孔有義商議已定，兩人依然裝成沒事一樣，走了回來，忽聽那邊群雄哄然發出一陣笑聲，曹凌便罵道：「媽的，這才是金風未動蟬先覺，死到臨頭還不知，還這麼高興呢。」

他嘴裏說着話，冷不防腳下被物一絆，竟跌了一個狗吃屎。

孔有義為人機警異常，一見情形不對，立即抽劍回身，半晌却聲無動靜，曹凌爬起身來，渾身顫抖不已。

孔有義按劍問道：「曹副將，怎麼樣啦？」曹凌顫抖着道：「媽的不對，這裏有鬼。」孔有義斥道：「別胡說，到底怎樣？」

曹凌道：「這裏又是一具死屍，好像是徐家老四的。」孔有義啞了一聲，心下也暗自吃驚，忙道：「你看一看，如何死的？」

曹凌蹲下腰去，摸了半晌，方走過來，把手一伸道：「大人，你看這個。」

孔有義接過手來，原來是一把精鋼打就極銳利的短刀。

他映着月光，反覆審視了半晌，沉聲道：「如果我不曾走眼，此刀名為追魂刀，江湖上會的人不多，只有從前山東巨盜趙玉會用，後來的金刀無敵趙廣武也是此中能手，莫非是他來到了此地麼？」

曹凌道：「別管是不是，總而言之今晚恐怕有麻煩，咱們得留神才好。」孔有義也點頭稱是。

兩人回到了衆人聚會之處，並不將這事向人提起，忽見火堆那邊站起兩人，向此處跑來，原來是袁文貞和白銀花二人。

曹凌便起身問道：「二位姑娘有何見教？」袁文貞笑吟吟的道：「曹大人，孔大人，此間有人想見你二位，可以賞光過去略飲幾盃麼。」

曹凌暗想，這厮請你飲酒，那有好意，莫中了他的道，便推說身體不適，兩人都辭謝了。

袁文貞和白銀花兩人折回，說明了曹孔兩人不肯來。林文泰便笑道：「定是這兩人以小人心度君子之腹，以為咱們有什麼歹意呢。」

朱紅霜搖頭道：「那倒未必，想是他們顧忌着在內庭當差，差事辦不成倒也罷了，要是他和我們一起飲酒，豈非有買放之嫌，這倒不能怪他們。」

袁文貞搖手道：「你呢，我看那姓曹的為人甚是陰殘狠毒，只怕他還會另生詭計。」

夏宗淳微微一笑，說道：「你們太多慮了，依我看來這些人都不像是壞人，他們要想害我，無非是奉了主子之命，這便叫做兩國相爭，各為其主，原也怪他們不得。」

群雄聽了這話，都大不以為然，但却沒人拿話反駁她，林文泰恐寒了衆人之心，便道：「這如何能叫各為其主？要知我們身為大明子民，自應馬國家盡忠孝，那些人為異族走狗，簡直就是罪該萬死，這夷夏之分原是馬虎不得的。」

夏宗淳只是淡淡一笑，道：「算我說錯了就是，咱們不談這個，如今我且告訴諸位一件大喜事。」他這樣一說，除了袁文貞白銀花二人之外，其餘衆人都莫名其妙。

林文泰便道：「莫非你發現了下山的道路。」群雄搖頭道：「那決不會，必是這裏藏有餘糧。」

趙清波道：「這裏如何會藏有糧食？你太妙想天開了。」衆人一聽都大笑起來。

靜恒見靜神頗爲發窘，忙道：「趙姑娘不知道，在我們峨嵋派，那些是前輩隱居這靈吉堂之時，這兒確實存積了一些糧食，我師兄此話並非無因。」

查天都揷口道：「據我看來，二者都不是，大約是你們所說的那一位前輩高僧遺下了什麼劍譜奇書之類，被他發現了。」

他三人各人想法有異，說的話自然也不同。夏完淳搖手道：「都不是的，方才袁女俠告訴我，他奉了恩師慈諭，代林文泰白銀花二位撮合，諸位想一想，這豈非是一件大喜之事麼。」

衆人聽了都歡呼叫好，異口同聲要在這靈吉堂替他二人準備婚禮。

甘明光忙道：「使不得，大凡成親，總得選擇時間地點，這麼忙忙亂亂的，成什麽樣子，待下得山去，那時成親也還不遲。」

衆人一團高興又被打斷，俱都不樂，查天都便皺眉道：「你總愛說這些煞風景的話，好好一塲喜事又被搞得不歡，再說我們這些人今生還不定能不能出得了這凝碧岩呢？」

甘明光道：「師尊吉人天相，那有出不去之理。」

袁文貞恐甘明光不悅，急忙以別話岔開。又道：「此番難得各位英雄在此，我們武林中人，本來不求虛榮浮華，再說這成親也無非只是一件儀式，這件喜事難得有查老前輩在塲，可爲我們增光不少，家師是一定高興的。」

這樣一說，衆人復又高興起來，羣俠皆是義烈豪爽之人，生死二字本就不放在心上，先前梁昭雷火彈引發了地下火藥，炸斷了鐵索橋，衆人突然陷入絕地，難免驚恐了一陣，此時驚恐之念一旦過去，倒反而將生死二字看得淡了。大家湊趣，都紛紛起身向林白二人致賀。

此時衆人俱都興高采烈，只有兩人索然寡歡，雖然隨着衆人强言歡笑，那神色之間却是掩藏不來的，這兩人一個是趙清波，一個是朱紅霜。

那朱紅霜甚是機警，一見衆人有詫異之色，登時强鎮心神，滿臉推下笑容，對查天都道：「老英雄，據我看來，今日這塲婚事，不但是珠聯壁合，郎才女貌，而且這段姻緣必定美滿長久，你來看這地方是峨嵋山的靈吉堂，名勝所在，那是不必說的了。還有這幾位峨嵋高僧在塲，異日不論那一位做了峨嵋掌敎，有了這段淵源，當必更令他們兩派，更形融洽，使兩派武學更加光大，老英雄你說是不是呢？此外還有劍術大家查老師也在這兒，這是千載難逢的盛會，到得這麼齊整，這也算新郎新娘的福氣啊。」

朱紅霜一張嘴嘰嘰呱呱又說又笑，看似高興，誰人想得到她此時正芳心欲碎。查天都哈哈大笑道：「朱姑娘，你想得眞週到，連我老頭兒也捧上啦。」

朱紅霜笑道：「還不是捧，本來這劍術大家四字，也只有老前輩才當得起。」說到這裏四處一望，詫異道：「咦，趙家妹子到那裏來啦？」

衆人四下看時，果然不見了趙清波，袁文貞想了一想，說道：「呵，是了趙家妹子此刻有孝服在身，一定是迴避了，其實我們那裏會講究這個。」

朱紅霜聽了這話却默然無語。其實她心裏比誰都明白，趙清波和林文泰這段公案，在塲衆人之中，只有朱紅霜知道得最清楚，趙清波那裏是因爲孝服迴避，分明是心中難過，避開去了。

當年林文泰和趙清波兩人，路經洪澤湖，朱紅霜出面邀刧，那時林文泰拚死衛護趙清波，這情形是朱紅霜親眼得見，朱紅霜當時領着金龍幫全州舵主。自不難將二人拾奪下來，但當時朱紅霜爲林文泰這種至情至性的性情所感動，慨然放走了二人，可是朱紅霜心底的一縷柔情，便不免牢繫在這少年豪俠的身上。

女孩兒家心細如髮，她將心比己，想到趙清波自然也難免會愛上林文泰，後來消息傳來，果然林文泰和趙清波二人在趙家堡訂下了口頭上婚約，朱紅霜這才死了心，萬沒料到半途裏又殺出一個白銀花來，這却是朱紅霜所沒有料到的事。

及至袁文貞託夏完淳驟然宣佈了師尊諭命，朱紅霜才知其中有了變化，而詳細情形却不明白。雖然如此，可是她也明白趙清波的傷心是勢所難免的。

此時的朱紅霜早已萬念皆灰，她並不關心誰人嫁與林文泰，只是暗暗關切着趙清波，一親衆人不會留意，便偷偷溜了開去，繞過靈吉堂後山，

去尋趙清波。照朱紅霜想來，凝碧崖地方雖不算小，可是趙清波地勢不熟，她必然不敢去得太遠。

因爲前面有曹凌孔有義等一干人，她自然不敢去，那麼便只有後面山坡上這一條路可走。果然朱紅霜料得不差，在一株樹下，朱紅霜找到了趙清波，見她滿面淚痕，正在傷心，朱紅霜便佯作不知，笑道：「妹妹定然又想念爹娘和親人了。」

趙清波趕忙拭乾淚痕，强笑道：「姐姐說得不差，我是想一家子皆被仇人害死，偏生小妹武功太差，無力報仇。」剛說了半句便給朱紅霜攔住道：「報仇當然是要緊的，不過這事容易想法子，只要放着仇家不死，總會有報仇之日。」趙清波道：「姐姐說得是。」

朱紅霜朝她臉上看了半晌，笑道：「只是如意郎君被人家奪去，那可是一點辦法也沒有。」

趙清波變色道：「姐姐這話何意，我不明白。」朱紅霜拉住她的手，說道：「好妹子，你何必瞞我，洪澤湖的一戰，我早已看出來了。只是我不明白，那時你們兩人竟是恨不能同生共死，那麼樣情深義重，而且後來我還聽說你們兩人訂了白首之約，怎麼這時新娘子又換了一個人呢，這可把我給鬧胡塗了。」

朱紅霜這樣一說，趙清波再也忍耐不住，竟伏在朱紅霜肩上痛哭起來。朱紅霜勉强笑慰道：「莫哭莫哭，男人值得什麼，這種人見異思遷，那裏值得你灑眼淚。」

剛說着話，忽聽身後一聲長嘆，兩人大吃一驚，不約而同的同時翻身亮劍，只見樹蔭之下站着一個靑年男子，映着月光看得淸晰，正是林文泰。

朱紅霜嗤笑道：「這是你的洞房花燭夜，大喜日子，你怎可却跑出來了？」

林文泰苦笑道：「這不過是應個景兒罷了，這兒那裏說得上什麼洞房不洞房的。」朱紅霜道：「話雖如此，可是這日子不同，你也該陪着新娘子才是啊。」林文泰道：「我心裏煩，所以出來走走。」

朱紅霜明白林文泰是特意來找趙清波的，有自己夾在這裏，反而令他兩人不能够暢所欲言。便道：「那你就在這裏走你的吧，我身上乏得緊，得歇一歇去。」說完便走。趙清波忙叫道：「紅姐姐別走。」朱紅霜心頭一慌，更走得快，忽然脚下絆着一物，竟跌了一交。

原來是一大盤繩子，盤在地上，朱紅霜咦了一聲道：「奇怪，這繩子是那裏來的。」

林文泰本待與趙清波說話，一聽朱紅霜一叫，也急忙縱過身來，見那繩子盤在地上，何止百丈，繩子一端有一鐵釘，牢牢釘在地上。林文泰一見，不由大喜過望，叫道：「有了這繩子，咱們便有救了。」朱紅霜也喜道：「這必然是那一位峨嵋前輩安排下來的。我得去向他們報信。」說罷拔脚便走，其實她是有意避開兩人。

這裏林文泰靠近了趙清波，說道：「妹子，我知道你心裏恨我，其實這事雖怪我不得。」

趙清波道：「誰怪你來了，我只怨我自已命苦而已。我也知道你是師命難違，那白姑娘人品也很好，你們又是師兄妹，將來定能白頭偕老。」

林文泰默然半晌，方嘆息一聲道：「我想到從前我兩人路經洪澤湖之時，就如同作了一場夢一般，其實那時候我們一同被水寇殺死了，倒也乾淨。」趙清波幽幽的嘆息一聲道：「可不是麼，那時死了還乾淨些。」又道：「大哥，我只求你一件事，只要你能替我辦到，也就不枉我們相交一場了。」林文泰道：「賢妹便叫我殺人也可以。」他是想自已負人太甚，心頭難過之極，自然趙清波不論求何事都可以應允。

誰知趙清波却道：「本來我是要求你把孔有義和那你氏四鬼全殺了，他們皆是我趙家的仇人，不過我如今把什麼事都看淡了，恩仇又何必太認眞，我此番離此後，便去找一深山古廟，落髮爲尼，我只求你兩件事，第一，我求你善待白家妹子。第二，我求你從此忘了人間還有我這麼一個人。」

林文泰聽得來心如刀割，說道：「這頭一件事還容易，第二件却難。」

正說話間，忽然聽見遠處有人在爭論吵嚷之聲，兩人不由一驚，突然之間，火光一閃，震天塌地一聲大响，叱罵聲之聲四起。兩人慌忙拔劍提了過來，又見那凝碧精舍之前，遍地橫着死屍，劉森

、梁昭、風和尙這些人都死於非命。

查天都遍身浴血，正和孔有義曹凌，華翔楓二人苦鬥，其餘天目三惡和靜恆，靜神，袁文貞這些人也在苦鬥，雙方武功相差太遠，天目三惡，如何能够對敵，只三五個照面便已了結。

此時。查天都已經身受重傷，仍鼓起最後餘力和孔有義、曹凌、華翔楓三人苦纏，曹凌被查天都一掌打死，但查天都力已用竭，這裏華翔楓撲上前去，猛擊一掌。

誰知查天都勁力太過深厚，臨死之前奮起餘力，還了他一掌，兩人還一對掌，華翔楓當風怎及得查天都，當場內臟崩裂，即時翻身栽倒，氣絕而死。可是查天都也受傷太重，吐血數口，這一代武學大師，終於死在這凝碧崖古堂前。

孔有義見勢不妙，急忙奔到那堆繩索所在。以最快手法緊繩而下。趙淸波奔過去一抖手，孔有義肩上中刀，雙手一鬆，便如彈丸般墜了下去。

原來趙淸波朱紅霜林文泰相繼離去之後，衆人也未在意，俱都留在火旁，互相依靠着假寐，甘明光正與一藍衣弟子背靠背的坐着打瞌睡，忽然覺得甘明光的身軀僵硬，這才嚇了一跳，起身一看，甘明光竟然經已死去多時，胸上插着一柄飛刀。那位藍衣弟子駭得亡魂皆冒，這才大叫起來。

查天都一見徒兒慘死，在他想來，定是曹凌孔有義等人下手暗算，當時怒火冲天，怒氣頭上，竟不詳加考慮，也未知會衆人，飛步趕往梁昭華翔楓這一干人聚集之處，一言不發，揮掌便打，刹那之間，天目五惡之中的一枝花宋雲，單鞭朱一鳴二人已喪生在他掌下。

查天都却不知道曹凌華翔楓此時也惶惑異常，只因徐氏四鬼之中的老大徐文駿，老四徐文彬二人於黑夜之中被人殺死，兩人背上都釘着一柄追魂飛刀，老二徐文采生前也是中飛刀而死，老三徐文標則是初入靈吉堂之時被白銀花殺死，這樣一來，徐氏四鬼皆死了個乾淨，一個不留。

不過曹凌和梁昭等人却不像查天都那麼不分黑白，他們一見這追魂飛刀，便知道是金刀無敵趙廣智所爲，只苦於他不肯出頭露面，他們正在商議之際，查天都突然闖了過來，揮掌便打，大家喝止不住，梁昭見事危急，取出了最後一枚雷火彈，正要施放。

不料雷火彈尙未出手，查天都已經以最快身法衝到，發掌如電，劈的一掌砰在梁昭臉上，梁昭登時眼珠迸裂，屍首翻身栽倒，手中雷火彈甩在山石上爆炸，金面僧風和尙和他師弟土和尙等兩人首當其衝，俱被炸死。

而查天都自己也被炸傷，在擊斃曹凌和華翔楓二人以後，自己也吐血而亡。可憐一代劍術名家，化作南柯一夢。

那曹凌果然應了他自己的誓言，如果捉不到梟犯，便是一生一世不下峨嵋，如今梟犯沒有捉到，而他自己也是眞喪命在這峨嵋山上。

靜神見了這等慘狀嘆息道：「據說文珠菩薩到這凝碧崖說過咒語，凡是惡人進入這谷中，必遭橫死，而且埋骨於此，今日這事，果然應驗了。」此時忽然有人應聲道：「我這人也算惡人，但不知能否下這碧凝崖？」隨着語聲，林中竄出一人，這人髮發如蝟，左臂折斷，背插一口金背砍刀，腰帶上插着五柄飛刀，林文泰和趙淸波當面縱身投入那人懷中。

原來此人非別，正是金刀趙廣智。當年徐氏四鬼爲了捉拿夏浣淳，與風火輪廣趙武，金刀趙廣智結下仇恨，後來聯合了風和尙和峨嵋派俗家弟子楊飛猿徐飛鶴等一干人，火焚趙家堡，趙氏全家除了趙淸波，趙廣智外，其餘衆人大多數喪命，趙廣智並且失去一臂。自此以後，他矢志報仇，終於偷上峨嵋山，潛入靈吉堂，報了這一段深仇。

當下趙廣智對衆人說得了詳情。靜神便又嘆道：「趙施主如此遭遇，實在令人嘆息，不過今日趙施主此舉却代解我峨嵋危難。說不定是文珠菩薩有靈，才陰差陽錯支使了施主上山來，假施主之手殊却惡人呢。」靜虛也合掌道：「殺惡人却是善意，施主倒不必掛懷」趙廣智也抱拳着謝、

當下衆人一齊動才掩埋了屍體，然後緣着那長繩直下山底，互道珍重而別。再說高敬威和劉存古等人雖說帶了大兵，虛張聲勢，要戰要殺，但長明長青二人不肯讓步，兩人也無可奈何，只得垂頭喪氣的帶兵下山，一面商議修本上京，推却責任，只說已經大搜全山，梟犯實不在山上，對於孔曹二人喪命之事，只說他們搜山之時，失足跌死，此乃官場中人的慣技，倒也不足爲怪。

多爾袞雖然心疑，下令激查，但禁不得官官相衛，高敬威和劉存古仍然未受到處份。本文至此，也暫告結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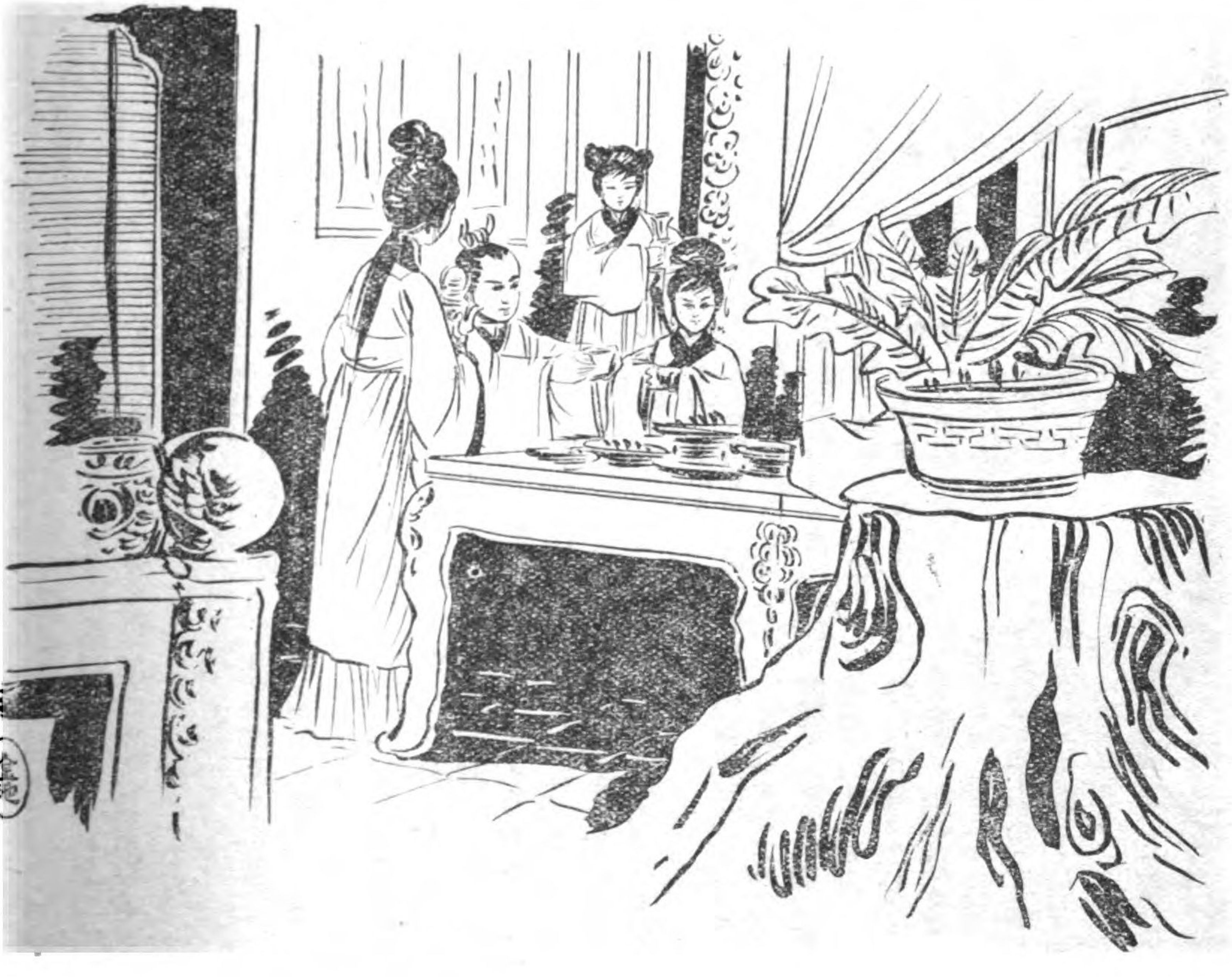
——全文完——

歷代才子佳人傳

張尚書與關盼盼

疑史樓主

【前文提要】徐州節度使留後張愔，與妓女關盼盼相戀。張愔在節署建燕子樓，準備迎娶盼盼。盼盼本來不願意做官家的，但感於張愔之誠，終於答應了，而且縫好了嫁衣，不料燕子樓還沒有完成，張愔便奉詔入朝。張愔不得不去，但因顧慮到隣鎮猜疑，不敢帶兵護從，只帶了一名衛士，輕裝減從，前往長安，途中經歷艱險。當張愔入朝的時候，他的表弟余熙，已娶了盼盼的同院姊妹小小為妾，盼盼眼見小小嫁了人，而自己好事不諧，心中十分悶損，張愔入朝，皇帝又把他留住，在宮中賜宴。張愔不得不在長安留下來，不想這一停留，卻生出無限的枝節。



第一件教張愔覺得麻煩的事，便是皇帝要留他在京裏作尙書。尙書是大官，但張愔自問沒有能力，而且，他是個蕭閒慣的公子哥兒，難勝束縛。於是，他向皇帝懇辭道：「現在蔡州的軍情緊急（指吳元濟作亂事），徐州的兵雖不強，亦足以牽制，如臣一旦到京任職，徐州人心惶惶，反使蔡州乘機囊括，臣父子蒙陛下厚恩，雖肝腦塗地，無以為報，願留此身，以備後用。」

皇帝聽了他這一番話，便不再勉強他留京了。其實這時候吳元濟的目的，却在洛陽，根本沒有取徐州的意思，張愔不願留京，是另有他的理由。

他的理由是什麽呢？不外乎要回到徐州去娶關盼盼，只要要得關盼盼，在燕子樓中，住上三年五載，那時，再叫他到京裏來做官，他也甘願。

皇帝允肯他暫時不做京官，他的第一件麻煩的事，總算解決了，然而還有更麻煩的事情在後頭。

那是什麽麻煩的事情呢？

原來皇帝在宮中賜宴的時候，他被皇帝的幼妹廣德公主所看中了。

唐朝的公主，自開國以來，即使荒淫，太宗，高宗，武后，以至玄宗各朝的公主，無不如此。

皇帝的妃嬪多，所生的兒女也多，有時太子的女兒長大到六七歲，幼小的公主才出世，姑母比侄女年紀小的現象，常有發生。

當時值承平之際，國家無事，這些公主便縱情享樂起來，聯裾結隊，從事宴遊。

杜甫的麗人行，雖然寫的是虢國與秦國夫人，但詩中所描寫的情景，也可以移詠那些公主們。事實上虢國秦國兩夫人遊宴的時候，也少不免邀公主們作陪，否則不成為「長安水邊多麗人了」。

後來安祿山作反，要傾覆李家天下，唐明皇連貴妃也不能保，自更難保各公主。各公主才乖乖的受駙馬的保護，不敢亂來。有些還沒有駙馬的公主，也只得倉皇下嫁，隨夫避亂世去了。

到了肅宗之後，唐室中興，公主們荒淫的風氣，繼續滋長，且有變本加厲之勢。

從唐人說部中，時常可以見到公主們在宮外邸外，各名勝園林，設行厨步障，飲酒作樂，通宵達旦，和她們酬嬉的有長安的貴遊子弟，新科進士，以至侍衞等。至於公主養着面首，一如皇帝置妃嬪那樣普遍，駙馬明知也不敢干涉。

張愔入朝之時，德宗會在宮中設宴招待他，不幸被德宗的廣德公主所見，這一來張愔便把麻煩惹上身了。

廣德公主今年十八歲，還沒有出嫁，只因她好食貪睡，把身體養得肥胖胖的，絕不苗條，那些簪纓望族的子弟們，便誰也不願意娶她。輕薄的少年們還編了一首歌謠：

「廣德公主　其淫如猪　闊額飾金
廣顙施朱　倘復遇之　愼保爾軀」

這歌謠一流行，廣德公主便更加難以嫁人了。

可是，十八歲的女兒，總是難免要思春的，她在宮中沒法呆得住，便時常到外面來遊宴，希望找個少年郎君來慰藉一下。

她找是找到不止一個的男伴，但那都是老醜的，貪圖公主的賞賜，勉強服侍。至於年輕的貴族子弟，他們早已聞風先遁，遠遠避開，教她沒法找得着。

廣德公主不勝恨恨，但也毫無辦法。時常在宮裏發脾氣，侍候她的太監宮娥，眞是受氣不蘇。

這天，她聞得父皇設宴欵待張愔，便向侍女問道：「這徐州節度留後張愔，年紀大嗎？」

「不大。」侍女說：「剛才皇上的小內侍告訴我，張愔是個白面郎君，年紀輕輕的。」

「年紀輕怎麼做到大官？」廣德公主問。

「聽說是承襲父蔭。老節度張建封，晚年才得他這一個兒子，死後便由他襲了官。」侍女回答說。

於是，廣德公主便設法學賈氏窺簾，偷窺了張愔。張愔一點也不知道。

張愔的風度瀟洒，容貌白皙，教廣德公主見了，不禁神魂顛倒。

「這個人我可不能放過。」廣德公主心裏說：「即使他已有了老婆，我也要他休了，另娶我為妻。」

次日，廣德公主攜了隨從，帶着步障、行厨，酒和肉食，到樂遊原上遊宴。

樂遊原是長安以西的一個高台，台上長滿了紅心草，野菊燦爛，松柏參天，是個遊覽的好去處。長安人士，每到秋天，都到這兒來眺望。

這天，張愔正在寓所中，修書寄給關盼盼，

忽見一個太監進來向他說道：「廣德公主請張大人到樂遊原上赴宴去，公主的香車，已在門前。」

張愔訝道：「公主爲什麼要召我？爲什麼事前我沒有接通知？」

「皇上可以賜宴，公主當然也可以賜宴的。」那伶牙俐齒的太監說。

「除了公主之外，還有那個？」張愔問。

「總不會是她一個人的。」太監說：「張大人不必多問，就請動身吧。」

「可是……」張愔躊躇着：「我還沒有準備。」

「準備什麼？」太監問。

「我還沒準備進見的禮物。」張愔說。

那太監大笑道：「送公主禮物，這不是反其道而行嗎？只有公主賞賜給你，那有你給公主見面禮的道理，你是外官，不懂規矩，那也不必多說，快點起行吧，公主已經到了原上，恐怕她等急了。」

「廣德公主又不會見過我。」張愔說：「爲什麼會召我呢？」

「她召你總有個原故。」太監說：「或者她要知道徐州的事情，所以叫你去問問。」

張愔沒法，只得隨太監出來，坐上公主的香車，太監陪坐着直到樂遊原上去。

太監引了張愔進入公主的行帳，謁見廣德公主。

張愔一見公主，心裏便暗驚道：「怎麼公主竟然是個胖婦人？」

公主見了張愔，眉開眼笑的說道：「張侯不必行大禮，就請平坐吧。」

張愔還是行了臣禮，向公主俯伏叩拜。公主也向他還禮，並教侍兒搬過一張錦墩來。讓張愔坐在她的對面，以便把他看個飽。

廣德那一副貪婪的眼睛，老是向張愔瞧着，把他瞧得渾身侷促。

「不知公主召微臣到來，有甚麼垂詢？」張愔得先向她問了。

「沒有甚麼要問你的。」廣德公主說：「只是召你來遊宴，並看看宮中的歌舞。那天父皇在宮中賜宴，那太拘束了，是嗎？」

張愔聽了，心裏厭煩，但他却不便告辭。

抱着既來之則安之的心情，張愔只好坐下了，雖則公主下頷上的肥肉，顫呀顫的，頗使他倒胃。

公主命人取了玉觴來，勸了張愔一觴，然後教人張樂歌舞。

行帳的帳門，馬上高捲，因爲歌舞音樂，都是在帳外那草地上演奏的，不捲帳門，公主和張愔都看不見。

公主邀張愔和他並排的坐着，面對帳門，看得非常之遠。

紅氈舖在紅心草上鋪了起來，樂工都坐在紅氈上，一具琵琶，四隻小羯鼓，和着笙笛，龍笛一齊合奏起來。

唐宮的樂，以唐玄宗時爲最盛。經過天寶之亂，樂器便漸漸失傳了。連霓裳羽衣曲，也沒有人再奏得出來，假如唐明皇還活着，看見這種零零碎碎的樂器，當有感慨吧。

張愔正襟危坐，聽着演奏，公主却不時把身體挨了過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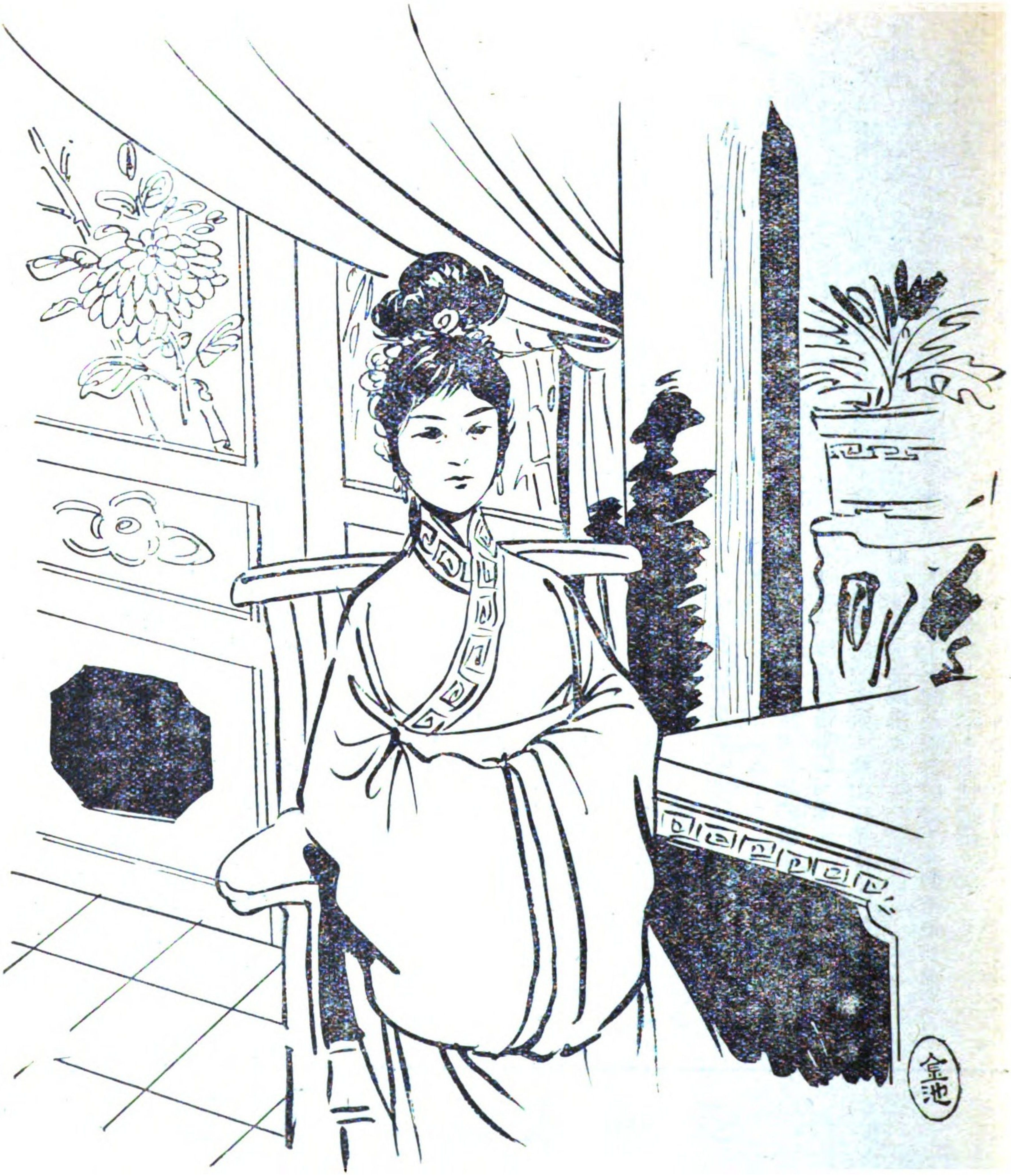
一會兒有四個小孩子，在氈子上伶伶俜俜的舞着，爲狀很滑稽，公主笑得前仰後合，十分開心。張愔却不覺得有甚麼可笑之處。小童們在台上對舞了一會，向兩旁退下。樂部奏着「應天長」曲子，便有一個戴了花冠，穿着四契紅黃牛色銷金飾綉舞服的舞女，從台後踏着舞步出來。

「這是宮中最好的一個舞伎，姓顏名喜。」廣德公主向張愔說。

張愔向這顏喜一望，原來也是個碩大的女人，不過。她的身體頗長，肌肉結實，樣子比公主好看得多了。

顏喜隨着音樂，揚起舞袖，在台上翩翩起舞，兩手忽高忽低，雙脚乍前乍後，舞袖翻飛，起初舞得較慢，舞到中場，樂部奏出促拍，顏喜便舞得快起來，拍子愈來愈急，顏喜也愈舞愈快，只見花搖玉顫珠閃翠流，一團人影，已分不出前作來，突然衆樂都歇，單剩下一串細密的鼓聲，顏喜豎起一隻手，高舉過額，讓舞袖垂在頭上；另一隻手却叉在腰際，站直了身子，只把裙下雙脚，用脚尖着地旋轉起來，風車似的旋個不停。旋到後來，人不見了，惟有一條彩色的柱子矗立，帳內掌聲轟然。

看了顏喜這種舞技，張愔不禁暗自佩服，對身邊的侍女道：「看不出她這樣胖的人，身段竟是這般輕盈。」侍女答道：「她的腰還要軟呢，你瞧。」張愔忙看時，果見顏喜，把腰向後一反



，慢慢向後偃去，愈偃愈低，到後來頭部居然貼地。整個身體反了過來成爲一個拱形。

顏喜舞罷，退到帳後去，掌聲更狂烈了，幾乎連絃管也被掩蓋，好一會才停息。這時，公主和張愔互相勸酒，侍女們端上炊羊胡餅，炙全腸來，氍上有人立唱「中腔」。

不一會，又見那顏喜出來，這次顏喜作道姑裝扮，頂上結得一個高髻，背上拖了一綹長髮，黃色披肩，手執一朵紙蓮花，踏着碎步，凌波似的在氍上三進三退，人像在水面飄着，不似走路姿態，走完了碎步，然後一面唱一面舞，樂隊奏出「採蓮」，在舞的時候，顏喜又表現了三次反腰貼地，最末一次，把紙蓮花擲在台上，反腰用口把那朵花啣起來，帳內的掌聲喝好聲，又是轟雷似的。

張愔暗自想道：「顏喜眞算好氣力，要是我就吃不消這樣舞法。」想着不禁油

然動了憐惜的念頭，頁想自己替她去做「戲」。

不料顏喜的舞，還不止此。約隔了一盞茶，又見她出台，在台上表演彩球舞，與她合演的是一個男人，供球，過球，只把個顏喜舞得身隨球轉，上氣不接下氣。這一場球舞差不多半個時辰，不要說是舞的人，便是張愔在遠處的看也覺得眼花撩亂。

球戲也是唐明皇時最盛，明皇自己，時常和諸王打球，而且還發明在馬上擊球的馬球戲，到現在馬球戲已經漸歸淘汰了。

顏喜演完了彩球舞，便回到帳後休息去了。

「怎麼樣？」公主回頭對張愔說：「這個舞伎表演得很不錯吧？」

「好極了。」張愔說。

「那末，我們再乾一杯吧。」廣德公主舉起觴來。張愔不得不陪喝。

公主的酒量很好，喝了一杯又教人斟滿了。這時帳後另轉出幾個舞妓來，表演了「大垂手」，「小垂手」，和「彩虹舞」所謂「彩虹」便是彩帶。

每一個節目演完，公主照例鼓掌，其他人等，也一律拍手相和。張愔只得也拍了。

拍掌那是容易的事，最使張愔吃不消的，就是每完一節，公主必和他乾一杯。

張愔本來就不會喝酒的，但又不得不喝，幾杯到肚，已覺得天旋地轉，支持不住了。

於是，他只得向公主告辭道：「微臣不勝酒力，誠恐醉後失儀，容臣告退。」

公主淫邪地向他看了一眼道：「你醉了更不應回去，就在這裏睡一會兒。」

張愔俯伏道：「這……這怎可以？」

「怎不可以？」廣德公主說：「南京皇帝時政和公主，會在這兒的帳中留外臣宿。」

「我……我……可不……不能……」張愔說着，掙扎起來，便要往外走，可是他才站立，便覺得天旋地轉，身子一歪，倒在錦墩上。

「他竟醉了。」廣德公主恨恨地說：「不過，我也不會送你回去的。」

說着便命人備駕，把張愔扛到車子上，她伴着張愔，向她的行宮進發。

公主的行宮，是在驪山，這兒的一帶宮殿，原是唐明皇所建的，依山建築，樓閣參差。白居易長恨歌所謂：『驪山高處入青雲，仙樂風飄處處聞』，便是這地方了。

這一座離宮，在天寶之亂，大部毀於兵火，後來到代宗年間，才就殘存部份略加修葺，但也不常巡幸。一直荒置着。

廣德公主因體胖怕熱，便向德宗求賜這離宮給她避暑，德宗以這離宮橫豎是空置，與其任由荒廢，不如給了廣德公主，並且撥了八名太監給役打掃。

現在已到了秋天，廣德公主已搬回大內，想不到今天她竟載得張愔同來。

離宮中的太監，見公主來了，手忙脚亂，上前侍候，公主說道：

「車子上的是未來駙馬，你們把他扶進寢宮，快弄點醒酒湯來，讓他酒醒。」

「是！」八名太監齊聲答應，合力將張愔扛了出來，扶到寢宮去。

公主也走進另一間寢殿，揮退諸人，靠在床上休息，肥胖的人，容易入睡，一會兒竟然鼾聲

遍譽港澳東南亞

星期小說文庫

每週出版一次

售價港幣四角

大作了。

張愔被灌了一碗醒酒湯，睡了一大覺，酒意才消，抬頭一望，只見玉几銀屏，珠燈繡闥。自己睡在一張雕金的大榻，流蘇帳，鴛鴦枕，翡翠衾。一座大薰籠正蓬蓬的噴出香氣，像是后妃的寢殿。

「哎唷，」張愔扶着頭自說：「我怎會到這裏來，這兒又是什麼地方？」

張愔舉目四顧，見一名太監坐在床前打盹，便推醒他問道：「公公怎的把我帶進寢宮裏來了，這是那一位后妃的寢處？外臣怎可以進來？」

那太監笑道：「你能够到這兒來，就不把你當外臣看待了，何必多問？」

張愔聽了，更加困惑了。「不把我當作外臣。」他在想，「難道把我當作內臣不成？內臣只有一種，那就是太監，哎唷！看來一定是他們要將我劊了！」想到這裏，忙把那太監牢牢的抓住。過分的恐慌，反教他說不出話來。

「你這樣子抓着我幹嗎？」那太監看着驚惶的張愔，不禁又好氣又好笑。

「公公，你救救我！」張愔哭喪着臉說，聲音帶着顫抖。

那太監噗的一聲笑了出來，問道：「救你？你遇到了什麼災難，要人打救的？」

「我不要做太監，天啊！我是五代單傳，張家的血脈不能由我而斷，公公，你可憐可憐我吧。」

「我不能救你。」李太監笑彎了肚，「只怕你要這樣做，也有人不答應呢。」

張愔沒有聽懂李太監這句話，事實上那大太監也有意戲弄他，故意把話說得糢糊。這一來，張愔更慌，只見他渾身戰慄，面無人色。

那太監這時突然凝神側耳，傾聽了一陣，便對張愔道：「公主來了，你對她說去吧，我走了。」說着向外便走。

張愔聽了公主兩個字，這才想起剛才與廣德公主在樂遊原上遊玩，自己喝醉了，人事不知，大概醉後被安置到這裏來。

正想間，廣德公主已走了進來，含笑向張愔道：「你的酒已醒了？」

張愔俯伏道：「微臣無狀，竟然醉倒，請公主原恕。」

「原恕麼？」廣德公主說：「恐怕沒有這樣容易，你知道你醉後會怎麼對我？」

張愔茫然道：「微臣醉後，一無所知。」

公主冷笑道：「你們男人，都是借酒行凶，調戲了女人，事後却賴酒醉。」

張愔聽了大驚，以爲公主的話是眞的。心裏暗說：「該死，該死，我怎會如此胡塗？」

公主突然掩面嗚咽道：「我生平從沒有過這種遭遇，而你是第一個觸及我肌膚的男人，除非你娶了我，不然教我怎樣做人？父皇知道，也不會饒你的。」

張愔此時，才知道墮入圈套。到這田地，如何能抽身呢？

張愔更有一種疑慮，恐怕這圈套是出於皇帝佈置的，皇帝爲了要留他在長安，削奪了他徐州的兵權，是以擺下這美人計。

如果是這樣，那就難跳出陷阱了。若不娶公主，皇帝一怒，就有殺身之禍臨頭。

事到如此，惟有先答應了公主再作道理。於是，他向公主俯伏說道：「微臣得尙公主，三生有幸。」

公主回嗔作喜，抱張愔到床上，把帳子垂下來。

次日，廣德公主和張愔一同回到大內，她對德宗奏明了一切。

德宗正愁廣德公主嫁不出去，現在有張愔這樣一個駙馬，眞是求之不得，當下馬上答應了這件事，並宜進張愔來，口詔諭道：「朕今將廣德公主尙你，可依禮行聘，擇吉迎娶。」

張愔此時，只像啞子吃黃蓮，有苦說不出。「陛下。」張愔說：「臣此行沒有帶得聘禮來，容臣回到徐州去籌措聘禮，押解來京，再擇吉期。」

德宗當然准奏了。張愔稍慰。雖則這頭婚事，萬無推辭之理，至少可以緩一下。

次日，張愔即以回徐州籌備婚禮爲辭，辭別了德宗，命駕出京。

廣德公主連忙來見德宗，問道：「父皇爲什麼准許張愔出京？你不怕他悔婚麼？」

德宗笑：「那有欺誑君父之理，除非他作反。」廣德公主道：「張愔一定不會回來的，望父皇中止他成行。」

德宗道：「詔諭已出，沒有收回之理。你放心吧，張愔不敢不回來的。」

要知廣德公主如何阻止張愔成行，且看下期。

藍頂子的官兒

應該是吃中午飯的時候，馬路上却突然熱鬧起來了，小孩子們不必說，早就吱吱喳喳像小麻雀似地向門外飛，連七八十歲的老婆婆，他放下碗筷，吃力地扭動小脚，到馬路上去湊熱鬧。

馬路兩邊是黑鴉鴉的一片人頭，擠的水泄不通。然而馬路中間呢？却是空空蕩蕩，不見人影，而且連一隻搖着尾巴遊蕩成性的小狗子也沒有。

不知甚麼事，路邊上起了「轟隆」一聲，大概是太擁擠的原故，七八個男女同小孩子被擠出路面來了，他們吵吵鬧鬧，在指責後面的人不該擠，同時又竭力想擠回去，然而他們氣力小，後面的人又多，一時之間怎能又擠回原位去？

兩名持着紅纓槍的兵士趕來了，穿着鮮紅的號掛，背上白底黑字的一個「勇」，綁腿，蔴鞋，遠看去倒顯得色彩顯明，神氣十足。

然而等他們走近了，看清楚了，總覺得那一枝紅纓槍，那一身新欵的號掛，與那兩個人並不相稱，就像是沐猴而冠，不成人相。

能够穿上號掛子的，似乎應該是雄糾糾氣昂昂的武夫，然而這兩個人却不是，不要說是武夫，

俠盜白金龍

行刺

簡直連最起碼的「健康」兩個字都談不上。

這兩個人的年齡都不大，也都是弓肩縮背，輕飄飄的大有乘風而去的可能，兩張枯瘺的瘦臉上同一樣面無血色，唯一不同的地方，一個是不住咳嗽，碧綠色的濃痰向地上亂吐，另一個是呵欠一個接一個，眼水鼻涕齊向外流，要是換過一件白蔴衫，紅纓槍改過哭喪棒，倒活像是泣血顙首的孝子。

這兩個兵士走近了，人羣中却鬧的更大聲了，其中一個婦人尖叫道：「老總，後面的人不講理，硬向前面亂擠，你得管管後面的，要他們讓出位子來。」

後面的人也雜亂嚷道：「誰擠你們？是你們自己等不及，伸長了脖子向街中間走。」

記

羅天·文
鳳簫·圖

兩個兵士似笑非笑的，裂開了嘴，露出一副黃板牙，像是央求般的說道：「別吵了，幾位老奶奶大嬸子，能退的就向後退一退，反正大家瞧個熱鬧，都是幾十歲的人，有甚麼好吵的。」

這兩個兵士不來維持秩序還好，就算吵吵鬧鬧也還有一個分寸，不敢盡量放大嗓子。這一來維持秩序，秩序反而更壞了，雙方肆無忌憚的叫着罵着，各不相讓，鬧成一團。

兩個兵士相互苦笑了一下，皺起眉尖，懶洋洋的橫起棍子，有氣無力的將街面上婦女向回推，嘴裏又夾着說：「老大叔，大嬸子，大家幫幫忙吧，別聲嚷好不好，總爺聽見了可會過來查看的，到時候彼此都不好看。」

那些人誰肯聽勸，反正是來湊熱鬧，不大聲吵句反悶的慌。

就在此時，街上傳來了馬蹄聲，兩名兵士不由得慌了，俱道：「瞧，可不是驚動總爺查看來了，咱們當差吃糧的挨幾句罵是本份，你們又何苦來，說不定還嘗幾記馬鞭子。」一面說，一面聲音也跟着提高了，拉起大嗓門，連聲喝叱。

那幾個吵吵鬧鬧的男女，也聽到馬蹄急驟，來勢不善，頓時安份了好多，然而她們的位子還沒有安頓，那騎高頭大馬早到眼前了。」

馬背上是個頭戴晶藍頂子的官兒，拖着花翎，左手持韁，右手抓着一條皮鞭子，一句話也沒有問，皮鞭子虎虎作響，向人叢頭上落去，連那兩個兵士也跟着倒霉，吃了好幾鞭。

俗語說的好：「馬善被人騎，人善被人欺，」這幾句話一點都沒錯，只見幾鞭子過處，秩序頓時靜下來，吵的也不吵了，擠的也不擠了，肅靜無聲。

那名官兒獰笑了一下，似乎對自己所施的手段十分滿意，馬韁一抖，又繼續向前巡查。

隆然爆炸

那兩名兵士一肚子冤氣，等那騎馬走遠了，才拉下臉孔埋怨道：「叫你們不要吵，你們偏不聽，現在好了罷！連帶大爺們也晦氣。」

那幾個吵吵鬧鬧的男女誰還敢再作聲，低下頭去，自認倒楣，附近有人却悄悄談論道：「那騎在馬上的是甚麼官兒？恁般威風。」

一個穿長衫的中年婦人笑道：「當然威風了，你沒看見他的藍頂子，起碼也是三品銜，在武官中可做得參將，要領千多人。」

又有人問道：「這不是跟道台大人的官階相差不遠了麼？上海城裏可沒有聽說過有這樣一個人。」

那中年人又笑道：「文武不相統屬，再說道台衙內也容納不下他。」

先前一人點頭自語道：「怪不得我從沒見過他。」

旁邊有人笑道：「老王，你別自說自誇了，上海道裏你沒見過的官兒還多着哩！」他又轉過頭去，向那中年人裂了一裂嘴，算是招呼，才道：「老兄，你也知道剛才過去那位官兒的來歷麼？」

那中年人得意地向四周望了一眼，才道：「本來我也不淸楚，前個月我去南京做了一單生意，住了十幾天，旅館棧房裏可查的緊，日查夜查，半夜三更還得將客人從被窩裏拖起來，答的稍有不對。立即手銬脚鐐向巡防營裏一送。剛才過去的這位官兒，就是巡防營的統領，姓鄭，官名叫做欽國，南京城裏稱他鄭剝皮。」

附近又有一個身穿短打，形若小販的年輕小伙子，忽然接口道：「甚麼統領不統領，左右不過是滿狗奴才罷了，總有一天人家也剝了他的皮。」

那中年人吃了一驚道：「小兄弟，這些話你也隨便說得的，好在此地是上海，要是在南京城的話，小兄弟，不是我駭唬你，你有幾顆腦袋。」

那年輕人將脅下挾的紙包聳了一聳，嘴上又哼了一聲，也不多說。

旁邊又有人問道：「老兄，你說這位鄭大人是巡防營統領，他在南京做他的官，怎麼又會到上海來呢？」

中年人還來不及開口，自有那自認爲聰明的人替他代答道：「總督大人到上海來巡閱，沿路風聲不寧，甚麼革命黨又鬧得厲害，當然要帶上巡防營了。」

中年人也跟着接口道：「對了，這位老弟說對了，鄭大人是制台手下第一員心腹大將，制台大人的安全，也全仗這位鄭大人護衛，到上海來豈能不帶鄭大人？」

幾個人談談說說，正自在興頭上，却聽得西邊街口鑼聲響起，喝道聲大作，只見接差的地方守兵，一個個都舉着大旗，拿着刀，抗着槍，跑

的滿頭大汗，在前面冲頭陣，後面才是兩江總督閱兵大臣的執事，甚麽衝鋒旗、帥字旗、官銜牌、頭鑼、腰鑼、傘扇、令旗令箭、劊子手、清道旗、飛虎旗、十八般兵器、馬道馬傘、金爪鉞斧、朝天凳、頂馬提爐、親兵、戈斤哈、巡捕、一對一對的過完，才見那總督大人坐着八抬綠呢大轎，緩緩而來。

這位制台大人姓端，乃是旗人，年齡總在六十開外，瘦削的臉龐上架着一副墨晶眼鏡，一手綹着鬍子，一手抓着一個鼻烟壺，不時端近鼻孔前，用力嗅一嗅，前呼後擁，好不威武。

街道兩側看熱鬧的人羣，少不了指指點點，低聲談論，心裏面更羨慕做官的人，富貴榮華，一輩子享用不盡。

那端制台更自得意洋洋，能做到一品封疆大吏，光宗耀祖，功成名遂，這一生也算不虛度了。他正自得意抬頭四下觀看他的子民，驀然間一團黑鴉鴉的東西從人叢中拋出，飛向轎頂。

這端制台也算是有經驗的老吏，博學多聞，一見那團黑鴉鴉的物事，已料定不妙，頓時大叫道：「有刺客，有刺客。」

那八名轎伕早駭胡塗了，正準備停下轎來，然而大轎兩側，各有一名把轎的巡捕，也是戴着亮藍頂子，拖翎，穿一雙抓地虎靴子，紫呢夾袍，天靑哈喉馬掛，一手按着轎槓，一手叉腰，這時一聽到制台大人一喚，趕緊拔出腰刀，嘴裏更催着轎伕快走。

轎頂是傾斜的，那黑鴉鴉的物事怎能停留得住，「骨碌」一聲，又從轎頂滑下地面來，滾了幾滾，正好跌在轎脚附近，而且還不斷冒出白烟。

轎內的端制台看的消楚，駭得亂叫道：「炸彈，這是炸彈。」

轎邊的巡捕也慌了手脚，情急智生，提起右腿，便向那黑鴉鴉的物事掃去，傷了別人沒關係，當然保護大帥要緊。

那炸彈大概是土製的，全憑那條藥線引動內部炸藥，總是藥線太長，從轎頂滾落地面都沒有炸，正好那巡捕一脚踢去，藥線正好燒至盡頭，只聽得「轟隆」一响，火光閃處，硝烟大作。

就在爆炸聲下，那八名轎伕顧不得巡捕叱喝，放下轎槓，俯伏在地，先顧性命要緊。

制台大人的儀仗隊也早就亂了，胆小的拔脚就往人羣中竄，胆大的呆在當地，不知所措。

四五騎快馬從前頭趕來，帶頭的正是那巡防營統領鄭欽國，邊奔邊吩咐道：「各處守兵聽着，休得自相驚擾，亂了陣脚，捉拿刺客要緊。」

街邊看熱鬧的人也慌了，呼兒喊娘，四下奪路而逃，秩序也跟着大亂。就在大亂中，只聽得有人暴喝道：「小子，我早知你不是一塊好料，胆敢目無法紀，謀殺大臣，你還向那裏走？」

原來那發話的人正是先前在街邊閒談的那幾個人中間的一個，是官府中預先埋伏下的便衣衛士，混在人羣中，注意周圍動靜，這時果然有人謀刺，他當然瞧到了。

一腿踢了個大觔斗

那鄭統領恰好也在此時趕到，那便衣衛士又叫道：「鄭大人，行刺老師的匪徒就在此處，快守住四處通路，別讓他溜了。」

鄭欽國匆匆向喊叫處瞥了一眼，然後馬鞭稍一點，向後面幾騎吩咐道：「隨許哨官去，生擒賊人，留下活口，我還要拷問餘黨。」

那幾騎一聲應諾，立卽跳下坐騎，拔出夸際腰刀，急步奔去，嘴上雜亂問道：「許哨官，那亂黨在那裏，鄭大人已吩咐下來，要捉活的。」

那姓許的是穿着一件長衫，像個生意人模樣，然而此時長衫的下擺早折起了，紮在腰間，手上更執着一柄明晃晃的解手刀，向一名像小販模樣，穿短打衫褲的年輕人衝去，嘴上還高聲招呼道：「就是這小子，剛才出言不遜，我早就瞧上他了。」

那四名趕來的衛士更不怠慢，舉起腰刀，隨後追去。只見三四十步以外，奔着一名年輕小伙子，脚下急不擇路，只向偏僻横弄堂闖。

弄堂。也擠滿了逃命的男女老少，就像是一堵人墻似的，他怎能穿得過去。他撥了幾撥，開始着急了，弄堂口會擠了這麽多人，他似乎事前沒想到。

那姓許的哨官相隔距離最近，總不過十步以內，得意大喊道：「小子，你還想那裏走？快束手就擒吧！還好少受點痛苦。」

那小伙子更急了，用力向前衝，然而前面的人實在太多了，就算擠進弄堂口，前面還是人，估計情勢，從這條弄堂撤退已經行不通了。于是，他再不猶豫，拔脚又順着大道向前走。

然而那許哨官更逼近了，趕來的四名軍官相

距亦只剩了十幾步左右，而且前面亦傳來吶喊聲，幾十條紅纓槍有如幾十朵紅花，漫天飛舞。

那小伙更不遲疑，發足狂奔，可是前面的紅纓槍已攔住去路，俱都高聲叫道：「莫走了奸黨。」這眞成了前有埋伏，後有追兵，小伙子正好夾在中間。

他前後略一顧盼，到底前面人多，自己雖有逃生之望，所以他乘着後面追來的許哨官尙未廹近，身形一轉，斜刺裏穿過對馬路去。

那許哨官也不是傻瓜，早防到這一着，小伙子的身形一轉，他也跟着一轉，從斜方向追上去，距離比前更縮短了許多。

小伙子早已心慌意亂，滿頭大汗，脚底下越急越是跑不快，左後方的許哨官脚尖猛地一使力，全身縱起，右手尖刀一起，猛向小伙子的背後插下。

眼看着刀尖落處，血光頓現，那小伙子萬難逃這一刀之危。說時遲，那時快，只聽得背後緊追來的四名軍官大叫道：「老許，鄒大人有令，要捉活口。」

許哨官的刀尖已觸着了對方衣衫，猛地向左一帶，只聽得「斯」地一响，衣衫劃破了一道大口子，總算還沒傷到皮肉。

小伙子駭得魂飛魄散，脚下使足了全力，然而那許哨官眼望着到口的肥肉，怎能放他走，嘴上嘿嘿狂笑道：「小子，算你命大，才讓你多活幾個時辰。」語聲落處，右腿橫地掃出。

小伙子逃過了一刀，却逃不過這一腿，只聽得「噠」地一聲，跌出去五六步遠，翻了一個大筋斗，勉強掙扎着站起來，又想再走。

許哨官一招得手，豈肯饒人，立功也要立個全功，當下暴喝了一聲，一躍而上，右腿一起，又向小伙子的後膝彎掃去。

那小伙子避無可避，躲無可躲，眼看着又是一個大筋斗，就在此時，只聽得附近响起了冷笑聲道：「狗奴才休得逞兇，我來也。」語聲落處，一條人影已是有如閃電般的搶到許哨官的身後。

許哨官只感到一陣冷風襲背，已知道背後有人暗算，然而前面是謀刺制台大人的要犯，而且眼見勝算在握，倘使讓亂黨脫身走了，自己的責任非輕，所以他考慮利害輕重，情願挨一記重創，也非要收拾前面的那個小伙子不可。

按當理推算，許哨官這一脚踢出去，當然比後面襲來的人快得多。可是他沒有想到，後面來的不是普通泛泛之輩，乃是名震江南的俠盜白金龍。他的足尖還沒有踢到對方衣衫，白金龍業已趕到，右手疾起，輕輕在許哨官的左肩上一搭，向後一帶，大喝道：「狗奴才，你也與大爺躺下吧！」

語聲落處，許哨官已身不由主的向後踉蹌退了五六步，一屁股坐在地上。

你是什麼人

白金龍一招得手，順勢向前一縱身，趕在那小伙子身旁，朗聲道：「朋友休慌，我來助你。」

那小伙子陡地向回一轉身，似乎已看清楚周圍形勢，脫險不易，已立下拚死決心，眉尖一豎，怒目生火，昂然大叫道：「滿狗奴才都上來吧！行刺端賊是我李鐵血一人幹的，與他人無關。要捉我李鐵血容易，要捉我李鐵血却難，一人倒下去，自有千百人站起來。狗奴才，聽清楚了沒有，快上來拚個死活吧！我李鐵血殺一人够本，殺兩人有賺。」他一面說，一面右手向腿肚子上一拔，只見一道銀光閃處，手上早多了一柄牛耳尖刀，迎空一舞，又低聲向白金龍道：「同志，你快走吧！那端賊的性命有我一個人去抵償足够了，何必又賠上你，革命道途上艱險萬分，多一個人就多一個人的力量，不到犧牲關頭決不輕言犧牲。同志，我感謝你，你還是快走吧！」

白金龍倒的確爲他慷慨就義，視死如歸的言語感動了。自己雖然行俠仗義，路見不平，拔刀相助，然而在李鐵血面前，不由得感到自己渺小，根本配不上做他的朋友，尤其最後聽到李鐵血稱自己爲同志，要自己快走，他却甘願跟敵人拚命，不由得更是欽佩萬分。

白金龍從沒有要別人保護過，當然不會走，反一步攔在李鐵血身前，低聲回頭道：「李先生，我聽到消息，已來遲一步，然而目前情況還不是最壞，你說的對，不到犧牲關頭不輕言犧牲，現在你跟着我，一切有我安排，我會帶你脫險。」

那李鐵血一聽稱他自己爲李先生，倒不由得呆了一呆，問道：「你……你是甚人？幹麼要來幫我？你不知道這是要砍頭的罪名麼？」

白金龍微微一笑，答道：「何必問我是什麼

人，反正驅逐滿奴，還我漢家河山，是人人應有的責任。」

就在他兩人談話之際，那追來的四名軍官業已迫及，那倒在地上的許哨官更已一躍而起，右手的尖刀一挺，猛向白金龍刺去，怒罵道：「小雜種，想你也是亂黨一夥，先取了的狗命再說。」

白金龍微微一笑，道：「怕還沒有這樣容易吧！」脚下一錯，身形陡轉，那刺來的刀尖正好擦胸而過。

許哨官的武藝本來就稀鬆尋常，一招落空，那裏收得住勢子，跌跌倒倒的直衝前去。

白金龍怎能放過他，一招「金絲纏腕」，扣住了許哨官的右腕。那許哨官脈際一麻，全身撥軟，手上的那柄尖刀怎能再抓得住，叮噹一响，跌落地上。

那四名追來的軍官亦相距祗不過四五步開外，此時一見自已人吃別人抓上了，更舉起腰刀，加快脚步，一字兒併肩齊上。

白金龍高喝了一聲「來得好」，右手猛地一用力，向上一起，那手上抓的許哨官就像是輕若柳絮似的，隨着白金龍的右手，橫懸半空。

許哨官駭的大叫道：「快放放我下地來。」

白金龍恨聲道：「放下你容易，却放不過你跟滿奴做狗腿子。」說時右手向前一揮，只見那許哨官就如斷了線的風箏一般，在半空滴溜溜翻翻滾滾，直向那四名軍官跌去。

相隔的距離太近，一個人的面積又大，只聽得「轟隆」一聲，那追來四名軍官已吃半空中跌出去的許哨官擋倒了兩名，跌在地上，暈頭轉向。那許哨官更倒楣，還吃兵刃劃傷了兩道口子，一在左胸，一在右腿，鮮血已如湧泉般的流出來，地上染的一片鮮紅。

其餘那兩名，趕不及的向兩側躲閃，一轉身又分向白金龍左右兩側迎襲。

你單獨走罷

那站在白金龍身後的李鐵血忙叫道：「小心，狗奴才又從兩邊來了。」

白金龍呵呵大笑，說道：「來一個，殺一個，來兩個就殺他一雙，縱有千軍萬馬能奈我白金龍何？」

李鐵血不覺眉尖一展，欣然色喜道：「原來吾兄就是鼎鼎大名的俠……」他說到這個「俠」字上，不覺語音支吾，下面這個「盜」字似乎不好意思直呼。

白金龍又呵呵大笑道：「李老兄何不直說下去。不錯，我就是俠盜白金龍，盜亦有道，劫貧官之富，濟窮民之困，亦何庸忌一盜字之名哉！」

那左右撲來的兩名軍官已揮刀直進，都聲道：「原來你就是獨行大盜白金龍，好哇！今天兩罪加在一起，你要想走也走不了。」

白金龍又是呵呵大笑，就在笑聲中，身形突地向上一起，雙足分向左右踢出。

那兩名軍官都是使的一招「玉帶圍腰」，一前一後，兩柄單刀將白金龍夾在中間，想不到白金龍就在這電光火石般的一瞬間，身形已從刀圈中鑽出，接着一招「魁星踢斗」，還招奇疾，那兩名軍官怎能躲的過去，只聽得兩聲哀號下，左邊一名正好傷在下巴殼，腦袋向後一倒，懸空翻了一個倒翻筋斗。右邊一名更慘，足尖踢中胸前，吐出幾口鮮血，躺下地去。

白金龍一招得手，更不遲疑，一彎腰拾起兩柄單刀，一柄遞給李鐵血，一柄自已使用，嘴裏道：「李兄，我們走。」

李鐵血乘着白金龍動手之際，早看清楚周圍形勢，只見街道前後，早吃趕來的清軍堵住了，了，密密麻麻的紅纓槍，有如大空中洒下一片血雨，當下大叫道：「白兄，你一個人闖去容易，何必為我連累了你，還是你快走吧！只要炸死了那端賊，我李鐵血死而無憾？」

語聲甫了，只見二三十騎快馬如飛從清軍中衝出，走在前面的那一個，正是清軍巡防營統領，外號稱為鄭剝皮的鄭欽國。他聽到了李鐵血的這一番話，立即磔磔狂笑接口道：「姓李的，別做你的白日春夢，端大人是何等福份，身為國家棟樑，豈能死在你等亂黨之手。老實告訴你吧！你那顆炸彈是白費心機，端大人，吉人天相，逢兇化吉，只毀了半邊轎脚，不過劉參將却中了你的狡計，死的可慘，今天沒有別的說，先拿住了你，剜心剖肚，為劉參將報仇雪恨。」

李鐵血不覺一驚，口吃吃道：「端賊頭……沒有死？他……他說的是眞……眞話麼？」

原來鄭欽國說的眞沒有錯，那枚土製炸彈，外面包的鐵殼不行，一裂為二，只發出隆然一响

，根本沒有破片，傷不到人。只是那扶轅偵的巡捕參將衛都司劉建謙倒霉，一脚踢在炸彈上，才自大股以下，切成兩段，當傷重傷斃命。

鄭欽國提回大轎，派人將端制台護送回行轅，這才帶了二三十名火炮手，親自趕來捉拿要犯。

此時街道上看熱鬧的人都早走完了，家家戶戶，緊閉大門，直出深夜還要清靜，除了街中的白金龍與李鐵血二人之外，附近還跌倒着五名淸廷兵官，其餘就是兩邊街口堵着的大批淸軍。

火槍手兩邊圍住

那鄭欽國距離白金龍還有三十步左右，已一躍下馬，後隨的二三十名火槍兵也跟着下馬，動作迅速已極，像是訓練有素，久經戰陣，也用不到吩咐，中間已出來四名兵士，一人牽七八頭空馬，將馬匹拉向後方。

鄭欽國又做了一個手勢，那二十幾名火槍手一字兒排開，在號令之下，跪下右腿，端起火槍，做「預備放」的姿勢。

鄭欽國就站在火槍手前面，磔磔狂笑道：「逆賊，看到了沒有，趕快乖乖束手就縛吧！如若膽敢拒捕，我要你亂槍送命。」

李鐵血的火槍厲害，忙道：「白兄，你快從後面走，前面由我來做目標。」

白金龍雖然怯于火槍威勢，然而怎肯一人獨退，正自向後瞄了一眼，打量後面街口情勢，只聽得街口又是一聲號令之下，急步奔出來一二十名火槍手，一字兒橫排，端起步槍，做「跪下預備放」的姿勢。

那鄭欽國更得意了，大聲道：「看淸楚沒有？兩邊街口都有火槍把守，你們已如甕中之鱉，網中之魚，就算生上一對翅膀也飛不走了。

白金龍心中一動，趕緊悄悄向兩邊屋頂望去，總算還好，淸兵沒防到這一着，留下一條生路。

李鐵血目覩情勢緊急，又不迭聲的催促道：「白兄，你還是快走，我是正犯，狗奴才目標在我……」

話聲未了，那鄭欽國又是暴喝道：「快擲下你們手中腰刀，舉起雙臂投降。」

李鐵血趕緊向白金龍使了一個眼色，勸白金龍快走，嘴上更昂然道：「狗奴才，你別打錯算盤，要斷頭將軍容易，要降將軍却難。」一面說，一面手中的腰刀揮了幾揮，又呵呵笑道：「來來來，你們有種的上來拚個死活。」

鄭欽國臉色一沉，厲聲道：「姓李的，你別花言巧語，現在本大人開恩，讓你多一點時間考慮。我呼數字，倘若呼到『十』字上，你再不擲刀就縛，那時候又怪不得我，立即開槍，一律無赦。」

李鐵血大笑道：「要死就死，何必多言。」

鄭欽國也不理這許多，回頭吩咐了幾句，然後拉開嗓子喊道：「一，二，三，……」

街上一片肅靜，只聽得那數字聲就如轟雷般的振人心弦，『四，五，六，……』李鐵血依然不爲所動，那鄭欽國滿臉殺氣瞪起一雙三角眼，用力地喊下去。

「七，八，……」他一面喊，一面已舉起右手指揮刀，祇等十字一出口，指揮力一落，頓時數十桿火槍齊發，要取李鐵血的性命。

「九，……」字又出口了，鄭欽國的神態也更顯得兇狠了，李鐵血依然毫無懼色，從容就死，然而那白金龍却不知怎的，突然狂喊了一聲，手上的腰刀一扔，驚叫道：「別放槍，別放槍，我投降了……」

李鐵血不覺眉尖一蹙，低聲道：「白兄，你原不是本黨同志，你能逃就逃，不能逃就向滿狗屈膝吧！但願你能保住性命。」

白金龍又驚恐聲道：「不，不，你不扔下刀，他們還是要開槍的，你丟下吧！我求求你。」

遠處的鄭欽國呵呵大笑，眼睛注意前面變化，數字却沒有繼續喊下去。

李鐵血止不住大怒了，高聲道：「我一向敬你俠盜之名，原來你也是貪生怕死的膿胞，快滾吧！免得令我代你蒙羞。」

白金龍好似驚慌失措，搖搖幌幌的向李鐵血身前接近了幾步，大叫道：「我要你放下刀，放下刀，你不能連累我，我還要活下去……」他一面說，一面作勢，欲去奪李鐵血手上的刀。

李鐵血更有氣了，舉起手上的腰刀，厲聲道：「別接近我，要不然我就是一刀。」

白金龍不理他這許多，雙臂一張，攔腰抱去，嘴上又叫道：「你放下刀，放下刀。」

李鐵血動作再快，也趕不上白金龍，後腰吃人抱住了，只有揮刀向後亂砍。

白金龍更騰出一隻右手，扣住李鐵血的右腕，輕輕一用力，只聽得「嗆啷」一响，那柄腰刀跌在地上，白金龍再加一脚，飛出去十幾步以外。

然而李鐵血怎肯就此屈服，奮起全力掙扎，于是兩個人纏成一團，同作滾地葫蘆。

賊囚徒打中了

那鄭欽國得意大笑了，傲聲自語道：「看你們那個不怕死。」然後揮揮刀收回刀鞘，又做了一個手勢，吩咐那些端槍待放的槍兵起立，自己又帶了幾名差役，徐步向前銷人。

就在此時，那倒在地上的白金龍突然一躍而起，呵呵大笑道：「狗奴才，你中了大爺的計了，大爺不再奉陪，可要走了。」語聲落處，他一彎腰，一探手，早將倒在地上的李鐵血挾在脅際。

那鄭欽國還不知道白金龍如何走法，依然傑傑狂笑道：「賊囚徒，我看你向那兒走？」

白金龍再不多說，脚下一使力，一個「白鶴冲天」，陡地挾着李鐵血拔起一丈多高，半空中身形一側，有如一頭大鵬似的向屋脊上落去。

鄭欽我這才猛然醒悟，急叫道：「放槍。」

兩邊街口的幾十名火槍手沒料到這一着，誰也沒有準備，這時趕緊舉起槍來，也不管姿勢，托在肩上，向屋脊上砰砰蓬蓬一陣亂放。

然而白金龍早帶着李鐵血，翻至屋脊後面，槍聲過處，絲毫沒有損傷，子彈俱都掠空而過。

鄭欽國急的暴跳如雷，趕緊吩咐淸軍分街向後搜索，務必搜到爲止。

李鐵血這時才知道白金龍的用心，心中又是慚愧，又是感激，靦顏道：「白兄，剛才小弟言語上多有不敬，還請白兄恕罪。」

白金龍呵呵笑道：「要不是這樣，也瞞不過那狗奴才。咱們還得快走，等淸兵圍上來，到時又麻煩了。」

李鐵血伏在隱蔽處，悄悄伸頭觀看四周敵軍情勢，不禁又蹙起眉頭。

白金龍問道：「李兄，你行刺之前，當然先準備退路，你原先打算向那裏衆？」

李鐵血向馬路對過的小弄堂指了一指道：「我是打算從餘慶里退身，想不到街上看熱鬧的人羣會那麼多，一下堵住了弄堂口。」

白金龍又問道：「你過了餘慶里就有人接應你麼？」

李鐵血點頭道：「不錯，過了餘慶里，再穿過一條馬路，到文家巷口，就有本黨同志接應我，替我換過衣服，送我進租界去。」

白金龍一點頭道：「好，我們還是按照原計劃行事，你在此處等，我先去吸引淸軍。」語聲落處，他更不遲疑，脚下一用力，逕向房屋的另一頭竄去。

李鐵血忙叮嚀道：「白兄，你要小心。」他只說了幾個字，白金龍已是兎起鶻落，身形輕快已極，早掩沒在一道短墻後。

一會兒的時間，又聽得遠處响起了喊叫聲，哨子聲，接着又是一陣忙亂槍聲。

李鐵血一面爲白金龍擔心，一面更留意當前街道上淸軍形勢，果然不錯，那幾十名火槍手早已走了一大半。他祇希望，白金龍快點回來，找機會脫身。

驀然間遠處又傳來喊叫聲道：「打中了，打中了，快禀報鄭大人，那賊徒打中了。」

李鐵血像是五雷轟頂，耳朵裏嗡地一响，眼前一片茫然，幾乎昏迷過去。

——下期續完——

市面未售你已預早收看
訂閱本刊可以先睹爲快
請爲海外親友訂閱
歡迎來信郵購

武俠長篇小說

脂粉梟雄

方達明・文 羽君・圖

師兄妹聯袂闖江湖

聶小鳳要收彩兒為徒，湊成「南海四隨」之數，東方鈺截口道：「還少了一個。」聶小鳳道：「連我。」東方鈺道：「豈有此理，師傅豈可和徒兒並論？」

聶小鳳冷笑道：「你少讀詩書罷了，蘇洵、蘇軾、蘇轍，世稱三蘇，父子可以並列，師徒為何不能並名？」目光一轉，道：「彩兒，隨師傅走了。」

彩兒怔了一怔，道：「小女……小女……」妙目含情，望了望東方鈺，不知如何是好。

在「松蘿別院」她被鐵雲珠收作徒兒，已是大感意外，此刻又被這位南海奇女賞識，許傳她南海絕學，並與師名並列，號稱「南海四鳳」，從一個小丫頭出身的她，當真是一跤跌在青雲裏，飛上枝頭變鳳凰，但她卻捨不得離開東方鈺。

東方鈺心知她甚是願意，暗忖：「南海『睡美人』名頭不小，彩兒能拜在她門下，也的確是件美事，跟着自己一起，孤男寡女，委實不大方便。」當下便道：「彩兒，機緣不可錯過，妳就去吧。」

彩兒垂淚道：「公子……你……你……」東方鈺心想：「此時此刻，我可不能觸動她的離情別緒。」立即哈哈一笑，道：「彩兒，這有什麼，明年我來南海看妳。」忽然心中一動，轉向聶小鳳道：「聶女俠……」

聶小鳳翠眉一聳，道：「怎麼，彩兒先叫我『前輩』，現在又成了『師徒』，你想和我平輩論交？」

東方鈺呆了一呆，笑道：「好吧，聶前輩……」

聶小鳳道：「什麼好吧？你要不願叫，那就不叫好了。」

東方鈺暗忖：「看她年紀，不過比我大上兩歲，居然硬稱前輩，不過，聞道有先後，她是南海一派的宗師。」重又含笑說道：「聶前輩，在下明年去到南海，還有一事相求。」

聶小鳳道：「什麼事？不妨此時一說。」

東方鈺沉吟了一下，道：「說出來只恐……」

聶小鳳接道：「只恐我不答應？」她一語道破，東方鈺不禁又是一呆，道：「正是，只恐前輩不允。」

聶小鳳淡淡的道：「那就不說吧。」

東方鈺心中一急，道：「不不不，在下先說，在下先說，縱然……在下想借聶前輩的『拈花劍』和『天香囊』一用。」

聶小鳳並不問他有何用處，連連搖頭道：「你想也別想了，我這『拈花劍』和『天香囊』，南海一派，世代相傳，豈能輕易借人？你弄丟了怎辦？」

東方鈺大失所望，道：「在下決不會弄丟。」

聶小鳳口角一哂，道：「決不會丟？你敢保證麼？憑你目前的一點微末功力，莫說我一劍一囊，借你準會弄丟，就連你自己的一條命兒……」

東方鈺猛然一震，汗流浹背。要在以往，他定會大發脾氣，自經過一番挫折之後，他已心知自已的武功，委實不濟的很，自已的一柄祖傳「霹靂鋼劍」曾經丟過，怎敢說不丟了人家的「拈花劍」和「天香囊」？

只聽彩兒低低說道：「公子，你別難過，你……你……」

聶小鳳緩緩接道：「明年你去南海，勝得了我門下三鳳，我借『拈花劍』『天香囊』，否則，你就別打主意了。」話到此時，移步向前，一把挈住彩兒，嬌喝一聲道：「起！」彩兒身不由主，但見兩條人影，冲霄急起，直上危峯而去，片刻之間，巳在夜色中消失不見。

東方鈺呆了半晌，不禁發出輕輕一聲嘆息，自言自語道：「要勝她門下三鳳，除了彩兒之外，不知她另外兩個門下，是怎樣的女子？」

他萬萬料想不到，一個是夏侯倩，一個藺靑萍，要是他此時知情，說不定要立刻趕往南海。

這時巳屬凜冽寒冬，夜風勁厲，耳聽峯下江水，嗚咽如訴，他猛然一驚，忖道：「我要到東海去，我要到東海去。」心念一動，轉身疾奔下峯。

巫峽水流湍急，驚濤拍岸，捲起千堆雪浪。東方鈺打定主意，想到江岸雇一隻小舟，他卽景生情，想起了李白的那首下江陵：「兩岸猿聲啼不住，輕舟已過萬重山。」但舉目四望，却不見一條船影。

正自徬徨無計，忽聽亂石之間，響起一個清脆的語聲：「看你這樣子，很是像個郎中，只是我爺爺的病，他說不是藥物能醫，除非華陀再世，扁鵲復生。」

東方鈺猛的心中一動，忖道：「這是小珠的口音啊，她爺爺，鐵老前輩，怎的生了病？」

此時此地，忽然遇上了孟小珠，他不禁又驚又喜，方待揚聲叫喊，忽又聽得一聲哈哈大笑道：「小妞兒，這當眞碰巧，老夫是周扁鵲，當代神醫，無論任何疑難雜症，老夫保管着手成春。」

東方鈺聞言之下，心弦一震，咬牙忖道：「原來是這老賊，他居然沒死？」不自主地緊了緊手中鋼劍。

只聽孟小珠哂然笑道：「別騙人，你以爲我沒讀過書麼，扁鵲死了幾

孟小珠飛擲石子阻二白衣人進入山洞。

千年，並且他也不姓周。」

周扁鵲大笑道：「對對對，那『扁鵲』的確死了，但老夫是當今的『扁鵲』啊，難道說『扁鵲』死了，就不能再出一個比『扁鵲』更高明的麼？」

孟小珠道：「你的話雖然不錯，我總有點不信。」只聽周扁鵲笑道：「治好了之後，妳不就信了麼？」語聲一頓，道：「小妞兒，妳姓孟，妳爺爺可是姓鐵？」

孟小珠似是一怔，道：「你怎知道？不不不，不是姓鐵，不是姓鐵：……」

東方鉦暗暗歎了一聲：「鐵老前輩隱姓埋名，可是小珠這個謊，分明是『此地無銀三百兩』啊。」蓦又一咬牙，心道：「這老狗不知打的什麼主意，幸好我在這裏，今天既然碰上了，不論他是真心醫病，是假意醫病，反正不能饒他。」

思忖之間，只聽周扁鵲大笑之聲又起：「小妞兒，遇上老夫，算是你爺爺走了老運，老夫要是醫不好妳爺爺的病，妳就割下老夫這顆老頭。」說話間隱隱聽得拍嗒一聲輕響，似是反掌拍了拍後腦。

孟小珠像是為他言詞所動，道：「當真的麼？」周扁鵲朗朗笑道：「難道老夫願意被妳割下老頭？」

孟小珠道：「那你等一等，讓我先去問問爺爺。」周扁鵲沉吟有頃，道：「也好，不過妳要快點，老夫不耐久待。」

孟小珠道：「我自是快去快來，但你不許悄悄跟來，要是被我發覺，小心你的腦袋開花就是。」周扁鵲大笑道：「老夫行醫濟世，活人千百，今天才第一次遇上了妳這妞兒，竟對老夫如此不敬。」

孟小珠業已起身，遠遠傳來她嬌笑之聲：「你醫好之後，我就敬重你啦，寧願給你磕頭。」

東方鉦心想：「周扁鵲鬼計多端，我先提去看看。」貼地一飄，繞了一個圈子，數起數落，已隱隱見到孟小珠晃動的身形。

忽見她身子一斜，隱入了一座峭壁暗影之下。東方鉦回頭一望，赫然發現兩條白影，無聲無息，點士不驚，形如鬼魅般隨後躡踪而至。

東方鉦心頭猛震，驚出了一身冷汗。他心裏業已有數，這兩個躡踪而至的白衣人，分明是「魔帝」手下的一流高手，名列「魔宮」中的殿前「八駿」。

他腦中電閃一轉，自忖不是兩個白衣人的對手，只急得暗暗叫苦道：「這如何是好？這如何是好？」

他心知兩個白衣人，乃是對付小珠的爺爺，那位鐵老前輩而來，而鐵老前輩又正在病中。他前番在孟津渡落水，隨波飄流，幸蒙那位鐵老前輩所救，並親自替他採藥，使他迅速恢復了體力和元氣。縱然那番救命之恩不提，就看在鐵雲珠和孟小珠母女的情份上、今天之事，他也不能袖手旁觀。可恨的是對手太强，莫說那白衣人來了兩個，就一個他也難以應付。

他想揚聲叫住小珠，阻止她別將兩個白衣人引入了她爺爺的匿藏之處，但想了一想，終覺不妥，猛提了一口丹田氣，直向那壁立千尋的削崖暗影之下射去。人未落地，蓦聽一聲嬌叱：「你是誰？」

東方鉦趕忙噓了一聲，道：「小珠，是我，東方鉦。」孟小珠不知有敵人躡到，驚喜叫道：「啊，你……」

東方鉦急急搖手道：「低聲。」舉目望去，只見小珠站立之處的背後，崖壁上藤蘿倒掛，隱隱現出一個洞口，忙接道：「小珠，快說，妳爺爺可在這裏？病可很重麼？」

小珠點了點頭，道：「是老病復發……啊，你怎麼的？」她似是突然之間，發現了東方鉦神色不對。

東方鉦回頭望了一眼，兩條白影忽然鹹失不見，他心知兩個白衣「八駿」決不罷手，必是掩隱在附近岩石之內，當下焦急問道：「小珠，妳爺爺他老人家，還能走動麼？」

小珠嘖道：「可是那個老鬼郎中？他……」東方鉦道：「對了，那老鬼帶來了兩個厲害的狗腿子，只恐……只恐……對妳爺爺……對妳爺爺不利……」

小珠驗色微變，緊聲道：「在那裏？在那裏？」一語方了，忽聽江岸亂石間響起一聲桀桀怪笑。笑聲高亢，震人耳鼓，崖上的藤蘿木葉簌簌作響，頓見發笑之人功力之高，已到了上乘境界。

小珠驚道：「快啊，你進洞去，我守洞口。」東方鈺一緊手中鋼劍，昂然說道：「不不不，小珠，妳進去，我來守住洞。」

就在此時，笑聲已停，兩個身穿白衣，面罩白紗，軀體高大之人，無聲無息地業已到了洞前。

小珠急急說道：「你進去啊，只管看護我爺爺，我……」她伸手在洞口抓了幾顆石子，道：「我要打雁。」揚手呼嘯而出，分向兩個白衣人打去。

她這石子打出甚是奇妙，石子一共六顆，分兩路打去，直襲兩個白衣人上中下三處要害。六顆石子出手，疾忙又抓了六顆。原來洞口兩側，她早已準備好了兩堆石子。

她自幼便練成了這種「百步飛石」的絕技，不但腕力奇強，準頭更是十分驚人，普通等閒身手之人，定是禁受不了這三顆石子。只聽兩個白衣人齊聲怒喝，同時飛出一掌。掌力雄渾無倫，捲起匝地驚砂，硬生生各將三顆迎面激射而到的石子，震得斜飛數丈，碰在左面石壁上，崩！崩！崩！閃起數星火花。

饒是兩個白衣人掌力不凡，但剛剛震飛了三顆石子，緊接着又是三顆石子，劈面飛射而到。兩個白衣人嘿嘿冷笑，同時又飛出一掌。

小珠抓起六顆石子，揚腕打出，探手之間，又抓起六顆，這些石子俱是經過挑選了的，每顆均龍眼大小，是以她抓起來甚是方便，不多不少，一抓便是六顆，口中罵道：「你兩個狗頭，我總要打中你們一顆。」登時愈打愈快。

兩個白衣人先時只用單掌應付，一掌拍出，勢須收回掌勢，然後覷定石子飛近，再又拍出一掌，但此刻眼看飛蝗如雨，愈來愈急，迫得只有雙掌飛舞，連環拍擊而出，左面那個白衣人恨聲道：「哼哼，龍游淺水遭蝦戲。」右面那白衣人沉聲怒喝道：「狗丫頭，看妳逃得了小命。」

東方鈺立在小珠身後，眼看她一陣飛石絕技，居然阻住了兩個號稱「魔宮」一流高手的白衣人，不禁暗暗喝采，心想：「看來她尚可阻擋一陣，我不如先進去瞧瞧那位鐵老前輩。」主意打定，當下轉身向洞中走去。

石洞似是不大，但卻一片漆黑，東方鈺運起功力，凝神望去，也只能見到五尺以內的模糊景物。

他走了幾步，忽然心頭一凛，忖道：「這位鐵老前輩，曾經不肯見我，在未蒙他允許之前，我怎可輕易進入？這豈非對他老人家不敬？」如此一想，立刻停下腳步。忽聽一個蒼老的聲音在前面響起，道：「孺子，你過來。」

東方鈺一呆，心知便是對自己有過救命之恩的鐵老前輩，但抬頭望去，卻見不到人影，只見丈許之外，閃起兩點精光，原來是那老人的兩隻眼睛。

東方鈺連忙走了過去，堆金山，倒玉柱，口中說道：「在下東方鈺，拜見鐵老前輩。」

那知剛剛拜下一半，雙膝尚未着地，只覺平地湧起一股暗勁，硬將他上半身抬了起來，只聽那老人道：「孺子，你怎知老夫姓鐵？」東方鈺怔了一怔，一時答不出話來。他並非答不出來，而是一時間不知如何措詞。

舉目打量，已可隱約辨出面前是位鬚髮如銀，形容枯槁的老人，但見他背倚石壁，趺坐在一堆亂草上。老人緩緩又道：「孺子，你怎不說話？」

東方鈺躬身說道：「啓稟老前輩，在下到過『木城』。」

老人身形震動了一下道：「哦……」

東方鈺早已料着幾分，這位老人對他女兒鐵雲珠在「木城」中作了「天后」的事，必是早已知情，是以他隱姓埋名，羞於見人，並對小珠說她母親已死。此刻，他眼見老人身形一震，更是料着了十分。當下畧作思考，朗朗說道：「老人家，據在下所知，令媛鐵雲珠一身清白，節烈無雙，對得住死去的『紫衣劍客』孟大俠……」

只聽老人大喝一聲道：「什麼？你敢當面羞辱老夫？」

東方鈺心頭一跳，道：「老人家，你會錯了意思，在下之言，乃是實情。」老人激動地道：「什……什麼實情？你……說。」

東方鈺黯然地道：「在下是被一個名叫『辣手純陽』屠一劍的捉到『木城』，自分必無倖理，不想遇上令媛鐵雲珠前輩，她在『木城』別闢一院，孤身獨處，雖然在『魔宮』之中，度過了一十五載，並未辱節，就在

昨晚，唉……唉……」

老人雙目一睜，道：「孺子快說。」東方鈺囁嚅道：「就在昨晚，她……她……終於和那魔頭一塲大拚之下，血染『來鳳軒』中……」

老人突然哈哈一笑，道：「當眞？孺子莫要騙了老夫。」東方鈺又是一怔，覺得這老人聽了自己的愛女之死，不但毫無傷感，反而大笑起來，委實大背常情，但隨之轉念，相道：「是了，正派武林之士，重信義，尚節烈，這位老人總以爲他女兒做下丟臉之事，是以一十五載，掩掩躲躲，積鬱難伸，此刻聽了他女兒並未失節，自是老懷大慰，臉上有了光采。」當下昂然說道：「在下親眼目見，令嫒鐵雲珠前輩不敵那魔頭，自劈天靈而死。」

老人穩々大笑道：「哦，死得好，死得好……」笑聲一頓，道：「孺子，這事就只你一人知道？」

東方鈺道：「目睹當時情景之人，尚有南海孫小鳳。」

老人終於重重歎息了一聲，道：「雲兒啊雲兒，妳總算沒有辱沒我鐵氏門風，爲父可以瞑目九泉了。」剛才兩聲笑，和這一聲歎息，稍稍洩了洩他一十五載抑鬱之情。

東方鈺心中一動，道：「聽說你老人家有病在身？」

老人重々嘆了一口氣，道：「老夫這一十五載，藏身深山古洞，得了一種奇重的陰濕之症，如今雙腿已癱，唉，是死的時候了，不過，孺子，老夫要重重謝你。」

東方鈺愕了一愕，道：「老人家救命之恩，在下尚未圖報，怎說……怎說……」

老人截口道：「孺子，老夫得了雲兒壯烈殉節的訊息，可以含笑而去了，老夫謝你並非金帛財物，只是……只是……老夫雖然雙腿已癱，一身功力尚在，可以助你……」

忽聽洞口外，傳來小珠的惊急之聲：「糟糕，糟糕，石子快完了……

……」

東方鈺方自一驚，洞口外々傳來一聲桀桀怪笑，道：「狗丫頭，妳命也快完了。」接着々是一個怪笑，道：「鐵如山，你如尚能走動，便走將出來，否則，就滾了出來。」原來這位老人名叫鐵如山。

東方鈺心中一怒，便待轉身躍出洞口，只聽老人道：「孺子，這來的是誰？」

東方鈺道：「那魔頭手下的兩個狗腿子，號稱『八駿』。」老人沉吟了一下，忽然道：「孺子，你過來，背向着老夫……」

一言未了，只見洞口人影一晃，孟小珠返身奔了進來，叫道：「爺爺，爺爺，石子一顆都不剩了，來人……來人……很……很厲害啊。」

老人低聲道：「別慌，藏在爺爺後面。」小珠望了望東方鈺，如言走到了老人的身後。

此刻，東方鈺已站在老人面前，轉身朝着洞外，但他有點茫然不解，不明白老人是什麼意思。忽覺老人一隻手，按在自己的背脊之上，道：「十步之內發掌。」

東方鈺心中一動，頓覺老人掌心之上，傳出一股熱流，衝入自己體內，在丹田中畧一流轉，向四肢散去。

一股股的熱流不斷衝入，不斷地向四肢流轉，東方鈺頓覺一身功力，驟然之間增了數倍，他什麼都明白了。一陣感動之下，顫聲說道：「老前輩……」只聽老人道：「別出聲，小心應敵。」

東方鈺只好不再作聲，雙目炯炯，直瞪洞口，並也運起功力，和老人掌心上攻入的熱流相呼應，流轉奇經八脈，瞬息之間，彷彿脫胎換骨一般，登時劍交左手，右臂畧提，只聽骨節格格作響。

就在此刻，忽聽洞口外一聲吼叫：「鐵如山老鬼，你不出來，我們只好進來了。」但見人影雙閃，兩個白衣人一左一右，適步而入。東方鈺一聲不響，靜以待敵。

兩個白衣人雖然名列殿前「八駿」，武功卓絕，但剛才被孟小珠如雨點般的飛石阻擋了一陣，是以進得洞來，並不敢十分大意，但兩人一入洞中，便已停下脚步，同時雙掌虛提，由於兩人俱將一身功力，提到十足，可以隱約見到兩襲白袍，無風自抖。

只聽左面的那個白衣人叫道：「鐵老鬼，你莫非已嚥氣了？嘿嘿，怎不說話？」右面那個白衣人接口道：「也許他病的十分沉重，也許他耳朵聾

了。」

左面那個白衣人突然哈哈一笑道：「伙計，如果他健康如昔，生病只是假裝，你說憑咱們兩個聯手之下，難道還怕了他不成？」右面那個白衣縱聲大笑道：「嘿嘿……哈哈……怕他不死。」

笑聲一落，兩人同時跨了五步，猛然發現當面而立的是個少年後生，左面那白衣人用手一指，喝道：「黃口孺子，你是何人？」

東方鈺目光一掄，估計兩人站的部位，尙在十步以外，雖然頃刻之間，他已覺出自己的功力大增，但究竟到了什麼程度，是不是兩個白衣人的對手，仍是把持不定，同時覺得體內一股熱流，隱隱衝透了十二重樓，他顧不得答覆對方的問話。

只聽右面那個白衣人嘿嘿一笑，道：「大胆小子，你裝什麼模樣？」倏然欺身而進，一掌劈了過來。這一掌果然不是等閒，隱隱有風雷之聲。

東方鈺眼看對方出手，再不遲疑，突然右掌一翻，迎着對方一股橫空湧擁而至的掌力，平推而出。兩股掌力懸空一接，但聽「蓬」的一聲巨響，兩人之間，立刻湧起了一陣激烈異常的氣流，那白衣人雙足交替，連退了五步。

東方鈺見狀，不禁心頭狂喜，他委實料想不到，一掌之下，竟有如此威力。只聽另一個白衣人吼聲道：「伙計，這小子有點古怪。」猛然前衝數步，吐氣開聲，雙掌併發，蓬！蓬！蓬！急颷狂湧，欻然拍出三掌。

這三股掌颷，當眞不同小可，一輪接着一輪，澎澎有聲，狂猛無儔，大有倒岳崩山之勢，怒捲急湧而到。東方鈺心知厲害，當下擲劍於地，微一挫腰，也自欻然拍出三掌。

但聽石洞之內，蓬蓬之聲不絕於耳，四壁嗡嗡，碎石紛紛而落，那白衣人悶哼一聲，倒退了八尺，東方鈺也自一陣血氣翻騰，搖搖欲倒，幸好背後有手掌支住。

那白衣人退了回去，半晌沒有說話，但粗重的喘息之聲，淸晰可聞。先前接了一掌的那個白衣人厲聲喝道：「小子，你報出一個名號來。」

東方鈺剛才雖覺一股血氣上湧，但老人手掌之上的熱流，綿綿輸入，片刻之間，他心神已定，冷哼一聲道：「我報了你們敢不敢報？」那白衣人道：「咱們天宮『八駿』。」

東方鈺冷笑道：「難道是無名無姓之人？」

那白衣人道：「你問咱們的姓名？哼哼，咱們的姓名早已忘了。」忽然轉向那發出喘息聲的白衣人道：「伙計，咱們要是鬪不下這個黃口小子，你看怎說？」

那白衣人邊喘邊說道：「那……那……」突然一聲哼道：「老子哭笑不得！」

東方鈺豪情萬丈，大喝一聲道：「你們就聯手攻來試試。」他只覺此刻內力綿綿，縱然兩人聯手攻來，他也不懼，索性發出一句豪語。

兩個白衣人似是被他一言提醒，互相對望了一眼，忽然齊聲怒喝道：「小兒，你好大的口氣！」登時一左一右，四掌翻飛，猛攻而到。

東方鈺大叫道：「不敢報名的鼠輩，看掌！」兩臂揮動，連環拍擊而出，掌力破空生嘯，猛烈無倫，令人驚心動魄。兩個白衣人聯手之下，也自聲勢大增，眨眼之間對折了數十餘掌，但聽滿洞呼嘯之聲，嗡嗡不絕，狂颷急轉，石破天驚！

澎澎掌風中，忽然一線白光，從老人身後電射而起，彷彿天際流星一閃，直奔右面那個白衣人兜胸打去。原來孟小珠乘機出手，從她爺爺背後，打出了她僅有的一顆「如意胆」。

這「如意胆」不知何物所製，原有洞金穿鐵的功效，此刻又在猝不及防之下，只聽那白衣人悶哼一聲，往後便倒。

就在他要倒未倒之際，剛好東方鈺一掌拍出，震得一條白影倒飄而起，直向洞口飛去。左面那個白衣人見狀，不禁駭然巨震，驚叫道：「伙計，你……」轉身便朝洞口奔去。

憑這兩個白衣人，號稱「魔宮」中的一流高手，今天意外地在東方鈺手下鎩羽，孟小珠的一顆「如意胆」結束了一場惡鬪。

東方鈺眼見一條白影，抱起另一條白影業已閃身出了洞口，心道：「徼倖，要不是鐵老前輩……」思忖間，忽覺抵在背脊上的一隻手掌，早已不在，霍地轉身道：「老前輩……」目光接處，只見老人雙目垂閤，面色慘白，不禁一驚道：「老前輩……老前輩……」

忽聽小珠一聲尖叫：「啊喲！我爺爺……我爺爺……沒有氣了。」她一隻手按在老人的鼻尖上，登時大聲哭了起來。

東方鉦心頭一跳，道：「當……當眞？」伸手向老人胸口摸去。果然老人胸口冰涼，心脈已經靜止，一動不動，原是死了。

東方鉦驚出了一身冷汗，暗叫道：「這如何是好？」猛然想起老人曾經說過，要以一身功力相助之言，不禁雙膝跪倒，痛哭失聲，道：「老人家，原來你……你……」

他抬頭一看，只見小珠雙手摟住老人的頸項，臉頰伏在老人的肩頭上，哭聲之哀，酸楚萬分，不停地哭道：「爺爺啊……爺爺啊……」

東方鉦肝腸寸斷，道：「小珠……小珠……」小珠抬起頭來，哭道：「嗚嗚……我再也沒有爺爺了，嗚嗚……我再也沒有爺爺了……」

東方鉦心如刀割，垂淚道：「小珠，只怪我啊……只怪我啊……」小珠忽然止住哭聲，道：「怎麼怪你？」

東方鉦嗚咽說道：「只因我……只因我……妳爺爺……他老人家，已將一身數十年性命的內力，全已輸給我了，是以……是以……」

小珠似懂非懂，失聲道：「原來這樣麼？」驀又哭道：「爺爺啊……爺爺啊……那郎中說……那郎中說……他能……」

東方鉦心頭猛震，一躍而起，道：「小珠，妳還蒙在鼓裏哩，先等一等，我去宰了那老狗！」飄身掠起地上鋼劍，直向洞口奔去。小珠聽了一驚，道：「啊……你……你怎麼啦？」

且說東方鉦一氣奔到江岸，沿江而下，在那些亂石之間來回尋找了一陣，卻那裏還有周扁鵲的影子？

目光四掃，猛然叫道：「哎，他怎會呆在這裏等死？定是隨着那個白衣「八臂」逃了。」

耳畔忽聽孟小珠的呼叫之聲傳來：「東方鉦啊……東方鉦啊……」

東方鉦連忙揚聲應道：「小珠，小珠，我在這裏。」

孟小珠急奔而來，氣喘吁吁的道：「你怎麼啦啊，要宰什麼老狗？」

東方鉦道：「就是剛才那周郎中，神醫周扁鵲。」

孟小珠哦了一聲，道：「他是壞人麼？」

東方鉦道：「一個最壞的壞人，剛才那兩個白衣人就是他帶來的，要對付你爺爺，我爹也是被他……」

一聽提起爺爺，孟小珠又自眼圈兒一紅，哭道：「爺爺啊……爺爺啊……嗚嗚……我只有一個爺爺，嗚嗚……我沒見過爹，也沒見過娘……」

東方鉦脫口道：「小珠，我見過妳娘……」他一語出唇，情知不對，道：「哦……哦……」孟小珠一怔停止了哭聲，道：「你見過我娘？」

東方鉦連忙搖頭道：「不不不，我說快了，我是說……我是說……聽見過妳娘的名號，妳娘名叫『玉貂嬋』鐵雲珠，當年很有名氣的啊。」

原來他早已想過，關於在「木城」中遇上鐵雲珠，以及鐵雲珠在「來鳳軒」殉節之事，暫時不能對孟小珠提起，免得她純潔的心靈中，蒙上了一層陰影，豈料一句話脫口而出，幾乎收不回來。

孟小珠睜着一對圓圓的大眼，兩顆烏黑的眼珠，骨溜溜轉動，對於東方鉦的話，似是起了疑心。

東方鉦連忙又道：「並且……並且……我也聽過妳爹的大名『紫衣劍客』孟白圭孟大俠。」

孟小珠道：「你聽誰說的？」

東方鉦道：「我聽……我聽……」他胡扯道：「提起這位老前輩，大大有名，名號『北漠神拐』李八百。」

忽聽亂石叢中哈哈一聲大笑，道：「對了，你就是聽我老人家說的，我老人家要是不說，你怎知道？哈哈……『玉貂嬋』鐵雲珠，哈哈……『紫衣劍客』孟白圭，全是我老人家告訴你的。」

但聽鐵拐觸地之聲，叮噹一响，飛蹤出一條人影，正是那位缺腿老人，「北漠神拐」李八百。

東方鉦道：「啊，老前輩，老前輩……」

李八百飛落兩人面前，看了孟小珠一眼，連聲說道：「像，像，像妳娘，像極了啊。」伸手撫着孟小珠油光光的髮辮，感慨地道：「我看到妳娘的時候，妳娘就像妳這樣大，唉，快，叫李爺爺，或者叫拐爺爺。」

這幾句話，聽在孟小珠心裏，有無比的親切之感，不禁脫口叫道：「李爺爺……」忽然悲聲道：「李爺爺，你認識我爺爺麼？」

李八百哈哈一笑，道：「小妞，我怎不認識妳爺爺，妳爺爺鐵如山，和我李八百，哈哈……只少同穿一條褲子。」

東方鈺挿口道：「老前輩是剛才到的麼？」李八百點了點頭，道：「正是。」

東方鈺黯然道：「鐵老前輩已經……已經……」李八百聽了一愕，一對炯炯懾瞳中精芒一閃，道：「已經什麼？」

孟小珠哭道：「我爺爺已經死了啊，嗚嗚……已經死了啊，嗚嗚……」

李八百老臉之上，驀的神色一肅，道：「死了？在那裏？幾時死的？怎麼死的？」

東方鈺道：「鐵老前輩……就是剛才……」他痛心疾首，遂把剛才之事，仔細說了一遍，說到老人將一生性命交修的功力，全數輸入了他體內，以致精力脫盡而死，不禁熱淚奪眶，順着腮頰滾滾而下。

李八百傷心老友之死，神色一片戚然，但聽到後來，忽然哈哈一笑，道：「造化，造化，東方鈺，你的造化不小，吃老夫一掌！」左腕一翻，照定東方鈺兜胸一掌打到。這一掌端的沒頭沒腦，令人丈八金剛摸不着頂。

他是責怪東方鈺麼？不像，他臉色一片和祥。但這一掌，却使出了八成功力。

東方鈺大吃一驚，道：「老人家……」猝然之間，閃讓不及，逼得左掌一豎，平胸推出，硬接了一掌。

兩股掌力懸空一撞，「蓬」然一聲响震，砂飛石轉，李八百鋼拐一頓，倒飄八尺，東方鈺雙足交替，挫後了三步。

孟小珠驚啊道：「怎麼的，李爺爺，這不能怪他啊。」閃身攔在兩人中間。

李八百道：「怪誰？」孟小珠皺眉道：「只怪我爺爺，他老人家情願的？」

李八百朗朗一聲大笑，道：「哼，女生外嚮！」頓了一頓，道：「東方鈺，你能接下老夫這一掌，總算我那老友沒有白死……」

東方鈺哦了一聲道：「原來老前輩是試我的？」李八百道：「自是要試一試，否則我那老友豈不死得冤枉？」轉面朝着孟小珠，歎了一口氣道：「快，領李爺爺去，見妳爺爺最後一面。」

孟小珠一聽這位新認的李爺爺，並非眞的對付東方鈺，只是試試他的功力，登時心頭落了一塊石頭。片刻不到，便和東方鈺兩人，將神拐李八百領到崖下的山洞之中。

李八百神色哀戚，面對着故人的遺體，老淚縱橫而落，伏地拜了三拜，站起身來，忽然說道：「東方鈺……」

東方鈺躬身道：「老前輩有何吩咐？」

李八百道：「據老夫所知，你們雲夢世家，家傳武學，父傳子，子傳孫，世代相襲，另無師承，是也不是？」

東方鈺點頭道：「正是。」李八百道：「我這老友鐵如山，當年武林賀號『乾坤一鼎』，他拚了老命，不惜將數十年修爲的內力眞氣，全數輸入了你的體內，你應該飲水思源才對。」

東方鈺心弦一震，惶恐道：「是是是，只恨在下無以爲報。」

李八百道：「圖報之事，空口白話，老夫之意，你應該拜他爲師祖，你願是不願？」

東方鈺應聲道：「願願願，在下什麼都願。」李八百道：「那就磕頭吧。」

東方鈺移步上前，將一柄「霹靂鋼劍」平放地上，面對着老人的遺體，行了三跪九叩首，叫了一聲「師祖」，拜能起身，神色一片肅然。

李八百道：「拜了師祖，不能沒有師傅，現在拜師傅吧。」

師祖乃是「乾坤一鼎」鐵如山，師傅是誰？東方鈺聞言之下，不禁吃了一怔，轉向李八百道：「老人家請說，要在下拜何人爲師？」

李八百道：「這還用問麼，你師祖只有一個門人，便是珠兒的爹『紫衣劍客』孟白圭。」

東方鈺恍然道：「哦……」李八百道：「莫非你不願意？」東方鈺道：「願願願，在下自是願意。」

既拜了「乾坤一鼎」鐵如山爲師祖，再拜「紫衣劍客」孟白圭爲師，

原是順理成章之事，他想起在「木城」中鐵雲珠對他相待之情，當下滿口應承。

孟小珠站在一旁，也自面有喜色，如此一來，她便是小師妹了。只聽李八百道：「紫衣劍客孟白圭死於秦嶺，秦嶺在西，你就向西遙拜吧。」

東方鉅點了點頭，辨出洞口朝南，當下轉身面朝西方，又拜了三拜。

李八百肅然說道：「好了，現在就是如何安置你師祖的遺體，依老夫之意，不用別費周章，只將這洞口封死就成。」

東方鉅首先道好，孟小珠也是點頭同意。當下三人退出洞外，東方鉅運起神功，搬來一些巨大的石塊，如今二三百斤重的巨石，他搬運起來，已是輕而易舉的事。

先用石塊堆緊洞口，然後再用泥土，封死石塊中間的縫隙，孟小珠並在岸壁上插了一些藤蔓，插在石隙的泥土中讓它生長，李八百點頭讚道：「好好，這樣一來，天衣無縫，任誰也不知這裏有一座封閉了的石洞，不過你們兩人却要記住，每年忌辰，要來這裏祭弔一番。」

東方鉅自是連連點頭，忽然心中一動，忖道：「這位老人家言下之意，好像是小珠跟定了我？」隨又轉念忖道：「她父母雙亡，如今爺爺也死了，茫茫天涯，再也沒有一個親人，何況她爺爺，她娘，但對我有恩，現在她爺爺又是我師祖，我不照看她，還有誰來照看她？」他想：「我不但要照看她，並且要好好照看她，使她無憂無愁，過得快快樂樂，歡歡喜喜。」

只聽孟小珠道：「天都快亮啦。」

東方鉅轉頭望去，只見隔江一帶綿亙的山巒之上，天光已露曙色，江岸傳來「哈嘿，哈嘿。」之聲。

原來有條船逆水上行，五六條人影傴僂着腰，在江岸邊拉着一根索縄，口中同時叫道「哈嘿，哈嘿。」一齊用力。

東方鉅看到這條船，似是忽然之間想起了什麼，臉色一變，叫道：「老前輩，不好了，不好了。」李八百道：「何事大驚小怪？」

東方鉅：「那婁銘狗頭，昨晚帶了四名白衣『八駿』，由此上船，去了東海，只恐……只恐……對白雲逸與韓老前輩不利。」

李八百似是早已知情，道：「不錯，還有一個『八王爺』，也從洛陽趕到東海去了。」

東方鉅吃了一驚，道：「啊，八王爺？在下在孟津渡見過，這……這如何是好？」

李八白道：「憑他一個猴王爺，和四名白衣『八駿』，倒是無關緊要之事，只恐另外還有……唉，總之東海『無極島』上，難免一場血雨腥風。」他仰頭望了天色，接道：「你想到東海去麼？」

東方鉅焦急地道：「在下正有此意，只是那婁銘狗頭，和四名白衣『八駿』昨晚便已起程，他們輕舟水急，只恐追趕不上了。」

李八百道：「追趕則甚？今天才冬月初七，那猴兒王爺約定在除夕之夜，到達東海『無極島』，婁銘狗頭縱然膽大包天，也得聽那猴兒王爺的哩！」頓了一頓，道：「何況雲丫頭已經回轉東海去了。」

東方鉅雙目一亮，道：「那好了，那好了，雲姊姊既然已經……」忽然心中一動，道：「老前輩，你老人家昨晚進入『木城』，不知查出那個白衣人的底細沒有？」

他一想到那白衣人，就覺事有蹊蹺，希望神拐李八百能解開這個謎團。那知李八白却搖了搖頭，道：「老夫進入『木城』，一事無成，你也不用問了，不過，老夫可以斷言，那白衣人決非魔頭手下的殿前『八駿』就是。」

東方鉅暗忖：「這就是奇了，這位老人家既沒查出那白衣人的底細，何以又敢斷言那白衣人不是殿前『八駿』？」不禁心中又多了一個疑團。

但神拐李八白既然叫他不用問了，他也不必多問，舉頭一看，天色業已大亮，江面上籠罩着一層薄霧，隱隱似有幾片帆影。只聽李八百道：「我們找個比較僻靜的地方，老夫今天就將一十九招『琵琶手』傳你，不過老夫只能耽擱一天，任你能學多少就多少。」

東方鉅大喜過望，道：「老人家『朝雲峯』有座神女廟。」李八百道：「好，那就走吧。」說走就走，東方鉅當先領路，孟小珠居中，神拐李八百走在最後，一盞熱茶時光，已奔到那座神女廟前。

東方鉅舉步跨進廟門，日光一掠，赫然發現殿上一堆餘燼上面，架着

一根橫枝，還掛着兩隻烤熟了的野兎，這眞是彩兒昨天烤的。野兎猶在，伊人已去，東方鈺想起彩兒相待之情，不禁心中一陣黯然。

李八百哈哈一笑，道：「好口福，好口福，這是誰烤好了野兎未吃，莫非是神女請客？」

東方鈺苦笑了笑，遂把昨晚在這廟中上南海「睡美人」聶小鳳，並收了彩兒作徒的事，又說了一遍。因爲孟小珠在側，他談到彩兒時，特別小心，避免提起鐵雲珠。

「你何不早說，老夫就心的就是那南海女魔頭，和『木城』中的魔頭有所勾結，那就是如虎添翼啦。」東方鈺愕了一愕，道：「聶小鳳也是『魔頭』？」

李八白道：「那女人喜怒無常，作事古裏古怪，說她是『魔頭』雖然言之過甚，總之很是難惹，哦，我們吃烤兎吧。」

東方鈺昨天就餓了，當下取下兩隻烤好野兎，三人分食，尙有不够之感。吃完之後，神拐李八百便開始傳授東方鈺的「琵琶手。」

他先劃了幾個招式，然後一招一招的解說起來。東方鈺對於武學，本是具有相當根基之人，一聽之下，立時覺出，果然俱是詭異精奇的手法，當下便全神貫注地學習。

孟小珠吃了兩隻兎腿，覺得津津有味，眼看神拐李八百和東方鈺，一個講，一個練，便道：「李爺爺，我再去打幾隻野兎來，烤好了孝敬老人家。」

李八百大笑道：「很好，很好，只是不要走得太遠。」孟小珠點頭道：「知道啦！李爺爺。」轉身出廟去了。李八百傳過了東方鈺的口訣，又指點幾個姿勢，便叫他自己練習，東方鈺沉醉於這一套精奧的手法之中，竟是渾然忘倦。

一天時光，匆匆過去，一十九招「琵琶手」，居然一氣學完，神拐李八百沒有出言誇獎，但却面有喜色。

孟小珠是打獵的能手，果然打來了好幾隻野兎。她怕打擾了東方鈺的練習，便在廟門外的草地上，架起兩三堆乾柴，待得火頭燒過之後，利用那些炭火來烤，她是打獵的能手，也是烹調的能手，因之烤出來的野兎，沒有半點烟燻的氣味。

黃昏時分，三人大吃一頓，李八百讚不絕口，道：「小珠兒，眞有一手，妳還會弄別的什麼菜麼？」

孟小珠道：「李爺爺想吃什麼？」李八白莞爾道：「天上飛的，地上走的，水裏游的，凡是好吃的東西，李爺爺都想吃。」孟小珠道：「饞嘴爺爺。」李八白哈哈一笑，道：「對了，李爺爺就是饞嘴。」話到此時，突然神色一黯，歎了一口氣道：「李爺爺要非饞嘴，就不會變成拐爺爺了。」

東方鈺聽了一怔，心知這位缺腿老人，必有一段傷心往事，他咳了一聲，想用眼色止住孟小珠不要再問，但孟小珠却沒瞧他。只見她愕了一愕，道：「李爺爺，這是怎麼回事？」

「李八百喟然歎道：「提起此事，四十年不到，足足三十九個年頭了，那年丐幫幫主，在黃山請客，舉行了一個別開生面的吃蛇大會，接到請帖的人不多，但李爺爺却有一份……」

孟小珠驚哦道：「李爺爺也敢吃蛇？」李八百苦笑了笑，道：「蛇麼，天下之美味。」他接下去說道：「那黃山蛇宴，當眞是大快朶頤，各種做法的鮮嫩蛇肉，一碗碗的端上桌來，最後是一大盤香噴噴的『三蛇羹』……」

他說到此時，似是對三十九年前，一頓豐美的蛇宴，至今尙有餘味，咂了咂舌頭，繼續說道：「那一大盤蛇羹，不要說吃，只聞到那種香味，看到那種色調，便教人唾涎三尺，李爺爺那時，雖然肚子已經飽了，但對那盤『三蛇羹』，實在經不該誘惑，在當時情景下，縱是肚子脹破了，也只好認命……」

孟小珠噗哧一笑，道：「李爺爺定是開始搶了。」

李八百雙目一睜，道：「對對對，李爺爺想狠命多吃幾口，當先伸出筷子，那知那雙竹筷，剛剛到盤中，忽聽響起一個聲音道：『諸位，在下一步到遲，該罰，該罰，這盤『三蛇羹』在下一人包了。』好快的手法，整盤『三蛇羹』被他搶去不說，盤口一抬，碰落了我一隻筷子……」

孟小珠和東方鈺同時哦道：「那人是誰？」

李八百緩緩接道：「我抬頭一看，原來是位黃衫少年，手中正端着那盤『三蛇羹』，嘻嘻笑道：『對不起，碰掉了兄台一隻筷子。』……」

孟小珠道：「哦，他陪禮了。」李八百道：「他不放下那盤『三蛇羹』，陪個空禮怎成？李爺爺那時少年盛氣，方待發作，又聽丐幫雷幫主問那少年道：『尊駕貴姓大名？』……」

「我一聽雷幫主並不識他，更是火高十丈，當下大喝一聲『你敢混吃！』手起一掌打去……」

孟小珠道：「於是一場『蛇肉之戰』，就打起來了。」

李八百道：「還未，還未，我打他逃，端着盤子逃，可恨的是他邊逃邊吃，李爺爺恨得牙兒癢癢，一直追上了『蓮花峯』頭……」

孟小珠道：「都吃完了？」

李八百點頭道：「吃完了，吃的點滴不剩，一隻空盤子擺在崖頂上，我一看那盤子空空，更是火光其火，於是抓住理由，不提蛇羹之事，只怪他不該碰掉了我一隻筷子，那少年見我神色不對，連連遜謝道：『想不到爲了一點吃喝小事，兄台如此頂眞？』

「我大喝一聲道：『誰和你開着玩的？』當下便使出我剛學不久的一十九招『琵琶手』招招攻向對方人身大穴，但他却不還手，只是一味遊走，那步法玄奇詭妙，我一十九招『琵琶手』使完，連一片衣角也沒沾着，他只叫『兄台住手，兄台住手，在下願意當眾陪罪……』我想：你一盤『三蛇羹』吃的精光，陪罪有什麼用？……」

孟小珠道：「如此說來，倒是李爺爺的不對了。」

李八百縐眉道：「在當時，我自以爲是對的，一套『琵琶手』使完，我又從頭開始，心想『我非要你的性命不可！』那知一不留神，脚下踏着了那隻磁盤……」

孟小珠聳然動容，道：「跌倒了？」李八百道：「那磁盤油膩膩的，我又正在使勁的當口，足下一滑，滑下萬丈深崖……」

孟小珠驚叫一聲：「啊……」李八百笑道：「小妞兒，喊叫什麼，李爺爺不是好好的麼，只是缺了一條腿。」

東方鈺只管聽，很少說話，心下忖道：「這位老人家源源本本將當年的一段事跡說出，分明是在一種懺悔的心情下警惕於我，學得他一十九招『琵琶手』，仍然不可過份自滿之意。」當下恭聲說道：「在下謹記老前輩的教訓。」

李八百朗朗大笑道：「哈哈……他人有心，我忖度之，哈哈……孺子可教，孺子可教……」

孟小珠不懂兩人說話之意，仍然沉醉在「黃山蛇宴」的故事中，道：「李爺爺，那個黃衫少年倒底是誰？」

李八百搖了搖頭，道：「當時丐幫的雷幫主，雖曾問過一聲『貴姓大名』，但他沒有答話的時間，便被我一直追上了『蓮花峯』頂，事後我滑下萬丈深崖，跌斷了一條腿，如今想來，當時他雖沒還手，一身武功，至少比我高出數倍。」

孟小珠道：「以後就再沒見到了麼？」

李八百歎了一口氣，道：「以後我無臉見江東，悄悄地遠走北漠，隱姓埋名，自號李八百……」

此言一出，孟小珠和東方鈺齊聲驚哦，孟小珠道：「原來李爺爺不是叫李八百？」

「李八百是周朝人氏，有人說他就是騎青牛過函谷關的老子李耳，他騎青牛過函谷關，我探着拐杖過山海關，當時靈機一動，就混了混他的名兒。」

孟小珠拍手笑道：「那麼李爺爺的眞名實姓，到底是誰？」

李八百哈哈一笑，道：「眞名實姓？哈哈……三十九個年頭，李爺爺早就忘啦。」

人之姓名，寥寥三個字，怎會忘却？這位缺腿老人，顯然是推託之詞，不願說出當年的眞名實姓。

孟小珠道：「李爺爺可記得是不是姓李？」李八百道：「大概不是。」

孟小珠笑道：「我不叫你李爺爺了。」李八百道：「那叫什麼？」

孟小珠星目眨動了一下，道：「我要叫拐爺爺。」

李八百大笑道：「好，好，就叫拐爺爺，就叫拐爺爺。」頓了一頓，道：「拐爺爺的故事還沒完呢，二十年前，我又回到中原……」

孟小珠道：「哦，訪查那個黃衫少年？」

李八百微微一笑，道：「正是，但事過十九年，他應該不算少年了，並且照拐爺爺估計，憑他當年那份身手，早應該在中原武林嶄露頭角，大大的有名，豈知十九年後我重到中原，中原武林只出了『中原七君子』，根本沒有我想像中的那號人物。」

孟小珠眼珠一轉，道：「莫非他也遭了意外？」

李八百又搖了搖頭道：「就在那時，我訪問了幾位故人，重見到妳爺爺鐵如山，並看到了妳娘，妳娘那時，比妳還小一點，梳着兩根丫頭辮子，辮子上紮着紅頭繩……」

孟小珠幽幽的道：「我娘是短命鬼啊，她死了一十五年，一生出我就死了……」

東方鈺心中一酸，暗道：「可憐的小珠啊，妳娘分明才死兩天，等妳長大一點，我會告訴妳的。」

李八百也似發覺，不該提到她娘，改變了話題道：「當年那位黃衫少年，就如石沉大海，我遍問了好幾位老友，他們全無所知，我抱着失望的心情，只好……」

東方鈺突然插口道：「老前輩要訪查當年那位黃衫少年，不知是何打算？」

李八百爽朗地大笑道：「你以為我想找他報仇麼？哈哈……我半點也沒有仇恨之心，我只是很想念他，當年我連攻他一十九招『琵琶手』，他半招沒還，憑他少年之時，便有那種豁達的胸懷，超人的氣度，怎不該出人頭地？可是，唉……」冠蓋滿武林，斯人不可聞，他這一聲歎息，充滿着懷戀之情。

東方鈺肅然起敬，道：「老前輩古道高風，只恐當年那位黃衫少年，當眞已經……」

李八百連忙道：「不不不，他還健在人世，不過算起來已屆花甲之年了。」

孟小珠道：「拐爺爺既知他人尚健在，那麼他人在何處？」李八百皺眉道：「這個麼，只怪我一時疏忽……」孟小珠和東方鈺俱不知他疏忽什麼，四隻眼睛睜得老大。

只聽李八百繼續說道：「當年我滿懷失望，便打算回轉北漠，一天在邯鄲道上，忽聽身後得！得！得！來了一匹馬，有人叫道『尊駕可是李八百？』……

「這李八百本是古人的姓名，我雖在北漠用上了，中原武林有誰知道？當時我暗暗稱奇，回頭一看，原來是個虬髯大漢，青袍長靴，相貌甚是威猛，雖然李八百是古人的姓名，我既用上了，自然就是我，那時我已五十歲，便道：『老夫正是』……

「那虬髯大漢聽我果然是李八百，當即滾鞍下馬，執禮甚恭，道：『咱家主人有請。』我道：『你家主人是誰？沒有弄錯麼？』那虬髯漢道：『咱家主人說天下只有一個李八百，尊駕如是姓李，又名八百，那就不錯了。』探手懷中，取出一封大紅請帖……

「我接過那請帖，拆開一看，只見上面寫道：『曩昔黃山一會，誤鑄大錯，耿耿於懷，返回賤居，業已封谷一十九載，茲聞大駕遄返中原，特遣使相迎，時序入秋，三蛇正肥，如蒙光寵，不勝榮幸。』下面署名是『天龍谷主人』……

「我看畢之後，心知道『天龍谷主人』準是當年那個黃衫少年，但我早已抱定宗旨，只想探聽他的身世下落，並無見他之意，便對那虬髯漢道：『上覆你家主人，就說李某此刻無暇，改日造訪。』那虬髯漢見我有推託之意，又從懷中取出一個白色封套，道：『請尊駕收下此物。』我伸手接過那封套，尚未拆開，那虬髯漢抱拳一拱，騰身上馬而去，健馬如龍，塵烟滾滾，眨眼間去得老遠……」

孟小珠和東方鈺齊聲問道：「那封套裏是什麼？」

李八百道：「是一柄三寸不到的小小金劍。」孟小珠道：「哦，留下一件紀念之物。」

李八百點頭道：「也可以說是件紀念之物，不過他還附了一張字條，字條上大意說，北漠傳人，如果有事中原，遇上什麼困難之時，便憑這支

鐵老用手抵在東方鈺背脊，命他出掌抗二白衣人。

金劍，到『天龍谷』找他。」

孟小珠道：「那『天龍谷』在那裏？」李八百苦笑了笑，道：「這就是拐爺爺疏忽之處，當年忘了問那個虬髯漢一聲。」

東方鈺接口道：「既有地名，應該好找。」李八百搖頭道：「我雖沒有接受他的邀請，不願見他，卻想知道他住處，幾年來找遍了五嶽三山，卻沒一個叫『天龍谷』的所在。」話在此時，黯然一聲歎息，道：「故事完了，我也要走了。」

這個故事甚長，他斷斷續續說來，花費了將近個把時辰，廟外暮色早降，一彎眉月，掛在西天邊際，昏黃的月光，照着這一座殘破不堪的荒山古廟，顯得無比淒涼。

此時此刻，李八百忽然要走，孟小珠和東方鈺，不禁齊是一呆。孟小珠道：「拐爺爺要去那裏？」

李八百道：「你兩個去雇一條船，我老人家起早，

除夕前一天會齊東海『無極島』。」

東方鈺雙目一亮，道：「老前輩何不乘船？」

李八百搖頭道：「老夫坐不慣船，並且還有幾件小事要辦。」忽然探手摸出一隻黑緞小囊，遞給東方鈺道：「碰碰運氣吧。」

東方鈺接到手中，方自一愕，李八百又道：「沿路小心！」身形一晃，人如飛鳥絕跡，掠越短牆而去。

東方鈺只覺握在手中的一隻小囊，沉甸甸，其中似是有物，解開絲繩束住的囊口一看，赫然是柄金色小劍，不禁哦了一聲道：「老人家給我這個……」

孟小珠目光一瞥，道：「好啊，將來我們可以去找『天龍谷』……」東方鈺道：「找『天龍谷』作什麼？」

孟小珠道：「拐爺爺不是說過麼，這支金劍，附有一張字條，那字條上說，北漠傳人，如果有事中原，遇上什麼困難時，可以找他。」

東方鈺心中一動，忖道：「莫非這位老人家將一柄金劍給我，果然是這個意思？」當下笑道：「我不是北漠傳人，我已經拜過妳爺爺為師祖，妳爹是我師傅。」

孟小珠星眸一閃，道：「啊，對了，我以後要叫師兄啦，師兄，我們這就去雇船吧。」東方鈺道：「現在這麼晚了，那裏有船，只好等到明天了。」

× × ×

曉日玲瓏，照在灩灩江水之上，一葉輕舟，載着東方鈺和孟小珠，中午時分，出了「西陵峽」。

第二天，過了宜昌。但見江面漸寬，船行中流，兩岸之間，不辨牛馬，孟小珠神情歡愉，有說有笑，忽然問道：「師兄，這就算闖江湖麼？」

原來東方鈺第一次和她相遇之時，曾談起過「闖江湖」之事，她竟對「闖江湖」發生了極大興趣，一直念念不忘。

東方鈺啞然失笑，道：「不算，不算，這只算遊山玩水。」

孟小珠道：「要怎樣才算啊？」

東方鈺心想：「女孩子心思難測，鬧出亂子來，我怎對得起她爺爺？我不如嚇她一嚇。」便一整臉色道：「闖江湖可不是好玩之事，說簡單一點，就是到處惹禍，找人打架，刀頭黏血，劍底驚魂，弄得不好，就送了性命。」

那知孟小珠並不在意，笑道：「師兄，你別嚇我，我娘十六歲便闖江湖。」

東方鈺道：「妳怎知道？」孟小珠道：「我爺爺說的，她十六歲那年便跟我爹去闖江湖，闖出了一個『玉貂蟬』的美號，我現在却跟着師兄你啊，真巧，我爹也是我娘的師兄。」

東方鈺心頭一跳：「嘿，她想到這上面了？……」

他一驚之下，掉頭望去，只見孟小珠臉上一片稚氣未脫，好像是隨便說說，只好苦笑了一下，道：「妳只有十五啊。」

孟小珠道：「那還不快，明年就十六啦，再過一年十七，再過一年十八，難道說闖江湖定要十六麼？」

東方鈺道：「當然不限年齡，只要有本領就成。」孟小珠道：「那就成啦，我娘的本領，我都會了。」

東方鈺愕了一愕，道：「妳說說看，一些什麼本領？」

孟小珠星眸眨動了一下，道：「譬如說『屠龍十三劍』『拂花手』『亂雲步』『七星鏢飛掌』『仙人彈指功』，還有……還有……」

鐵雲珠傳授彩兒的，只有「屠龍十三劍」「拂花手」「亂雲步」，她一口氣說來，竟然多了兩種，東方鈺雙目一亮，道：「還有什麼？」

孟小珠笑道：「還有那打雁的法兒。」

東方鈺點了點頭，道：「小珠，憑妳小小年紀，居然會了這麼多武功，的確是頗不容易之事，那打雁……」忽然心中一動，道：「小珠，妳掉了一顆『如意胆』……」口中說話，已自探手從懷中取了出來。

孟小珠笑道：「是我送你的啊。」

東方鈺怔了一怔，道：「妳送我的？妳送我這個作什麼？」

孟小珠眼珠一轉，緩緩說道：「那天，我爺爺說要走了，叫我不要告訴你，我心裏很是難過，不知能再見到你，所以才將這顆『如意胆』，悄悄放在你睡的那張木床上，我想你要是忘了我，一看到這顆『如意胆』

，就會想起來的。」

她一派天眞，有什麼，說什麼，沒有半點矯揉作態。東方鈺心弦一震，忖道：「她果然有這層深意，彩兒那天在神女廟中之言，倒像不是假的了。」

但他仔細想了想，忽又轉念道：「不不，她怎會想到男女之事，只是對我一片好感而已。」當下慰道：「小珠，妳會替我熬藥醫病，又打雁肉給我吃，縱然沒有這顆『如意胆』我也不會忘掉妳的。」

孟小珠眉眼一笑，顯得無比高興，道：「現在好啦，我們在一起了。」

東方鈺道：「那麼這顆『如意胆』就先還妳。」

孟小珠含笑接過，道：「師兄，什麼時候可以到東海啊。」

她接去了「如意胆」，東方鈺心中稍爲一定，笑道：「妳那拐爺爺李前輩說，要我們除夕前一天趕到，現在還早哩。」兩人談談說說，瀏覽江景，匆匆一天已過。

第三天，到了程陵磯。這程陵磯，就在洞庭湖口，東方鈺僱的這隻小舟，原先言定只到程陵磯，因爲過了程陵磯，江面愈寬，那舟子不慣風浪之險。

雖然三峽之中，也是水流急湍，其中湍灘，野灘，黃牛灘，一連十八個灘頭，但是奇險異常，但那畢竟是另外一種水性，和大江之中的驚濤駭浪，又自不同。是以一到程陵磯，東方鈺便付過船資，偕了孟小珠登岸。

程陵磯距離岳陽極近，岳陽樓尤爲天下知名，岳陽爲湘東名城，東方鈺上得岸後，忽然心中一動，忖道：「既然到了這裏，何不少作盤桓，順便一遊岳陽？」主意打定，便向孟小珠道：「小珠，我們今晚趕到岳陽歇店，明天逛一逛岳陽樓，看那八百里洞庭，是否果如范冲淹筆下的氣象萬千，然後僱一隻大船，順流而東。」

孟小珠聞言，禁不住眉飛色舞，道：「現在就走啊。」說走就走，兩人離開程陵磯，放開脚程，黃昏時分，便已到了岳陽，進城之後，胡亂找了一家客店。居然很是碰巧，找到岳陽城中數一數二的「鴻昇店」。

有道是人逢喜事精神爽，東方鈺不但在功力方面，驟然開增了數倍，又獲得了神拐李八百的一十九招「琵琶手」，雖然老父仍被囚禁在「木城」之中，但習武之人，能增加幾分武功，總是高興之事。

尤其這些時來，他一直沒好好進過飲食，進得「鴻昇客店」，他忽然動了酒興，當下便叫了幾樣菜肴，和孟小珠對飲起來。孟小珠對於飲酒，只是沾沾唇而已，却對一盤「糖醋江鯉」讚不絕口。

天色入暮，漸漸寒冷，呼呼的風，刮得店門外兩盞高懸在簷下燈籠，一幌一幌，大有飛舞之意。

東方鈺心想：「下一場雪也好，明天可以欣賞欣賞『洞庭雪景』……」思忖之間，忽聽一人尖聲叫了進來，道：「店家，店家……」

東方鈺抬頭一看，原來是個十四五歲的黑衣童子，但見他肩頭揹着一口劍，顯得神采奕奕，英氣勃勃。

店掌櫃何等精明，一看來人神情，不敢小覷他年幼，連忙起身說道：「客官有何吩咐？」

那黑衣童子道：「準備一桌酒席，立刻就要。」店掌櫃欠身道：「好好，立刻就有，立刻就有，只不知客官要那一種的酒席？」

黑衣童子道：「分好幾種麼？」店掌櫃連連點頭道：「是是是，酒席共分三種，頭等，上等，中等，敝店從來不賣下等酒席，不知客官是要………」

黑衣童子道：「頭等的，頭等的。」探手掏出一隻金元寶，噹的一聲，丟在櫃台上，道：「這夠了麼？」

那隻金元寶足有五兩，在當時金銀的比價，大約一與百比，這一隻金元寶，足値五百兩紋銀，而一桌頭等酒席，至多不過二三十兩紋銀。

店掌櫃眉開眼笑，道：「客官，這個有多……有多……」黑衣童子道：「有多就算小費吧。」

三十兩銀子的酒席，四百七十兩銀子的小費，這在岳陽城中，算是破天荒的了，所有的店夥一齊楞住，有點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店掌櫃道：「客官是說，將多餘的銀子，一齊償了小費麼？」

黑衣童子道：「正是，但酒席要快越快越好。」

七八個店夥，這一下可聽清楚了，互相對望着，你看我，我看你，突

然不約而同地暴起一聲叫道：「謝——」

孟小珠目光溜溜，打從那黑衣童子臉上一掠而過，悄聲說道：「師兄，你瞧這小子是什麼人？」

東方鉦道：「愚兄瞧不出來。」孟小珠道：「我一眼就瞧出來了。」東方鉦微微一笑，道：「好厲害的眼光，愚兄不及，請說吧。」

孟小珠不屑地道：「一個獃小子，偷了他爹的錢，出來胡亂花用，裝潤。」一言未了，只聽那黑衣童子大聲道：「錢給的爽快，酒席可要辦好，送到城外十里東嶽廟……」

掌櫃吃了一驚，道：「客官，你說什麼？」點衣童子道：「沒長耳朶是麼，送到城外十里東嶽廟。」

店掌櫃縐着眉頭陪笑道：「客官，天又黑，風又大，眼看就要下雪了，一席酒要送到十里以外，實在使做店爲難，這個……這個……」

黑衣童子厲聲道：「什麼這個這個，你以爲小爺的錢，是隨便亂花的麼？快快快……」刷的一聲，撤出肩頭長劍，道：「休要惹得小爺發火！」

店掌櫃臉色大變，道：「客官，客官，你這酒……酒席，是……是……敬神的麼？」

黑衣童子怒道：「什麼敬神？小爺從來不信鬼神。」店掌櫃道：「是……是……請客？」

黑衣童子道：「也可以說是請客，也可以說不是請客……」突然眉峯一聳，道：「哼，多管閒事，小爺有錢就行，你管我請客也好，敬神也好，餵狗也好？」手中長劍一抖，在那店掌櫃面前連晃了幾晃。

店掌櫃駭然叫道：「是是是，小人不管，小人不管，小人不應管。」

就在此時，只見店門外人影人閃，道：「兄弟，什麼事？」叫聲中大踏步走進來一個紅衣童子。

黑衣童子道：「這狗掌櫃見錢眼開，又不肯辦事。」店掌櫃戰戰兢兢，道：「那裏，那裏，小人只是……只是因爲……因爲……」他被黑衣童子嚇糊塗了，是以巴巴結結，口齒不清。

紅衣童子道：「你別多嘴。」仍向黑衣童子道：「兄弟，莫非他們不肯訂酒席？」

黑衣童子道：「酒席已經定好，他們不肯送去。」

紅衣童子的眉清目秀，肩頭上也是揹着一口劍，聞言笑道：「何必定要酒席？」目光一轉，轉向店掌櫃道：「可有大竹簍麼？」

店掌櫃連忙點頭道：「有有有……」紅衣童子道：「那就成了，燒鵝，燒鴨，肥雞，盡量裝一簍來，再準備一罈泥封未動的『碧蘿春』美酒。」店掌櫃諾諾連聲，不住點頭。霎時諸事辦到。

燒雞、燒鴨、肥鵝、香噴噴的，油膩膩，一隻隻用荷葉包着，滿滿地裝了一竹簍，外帶了一罈原封未動的「碧蘿春」美酒。紅衣童子看了一看，道：「再來兩隻碗。」一個伙計應了一聲「是」，趕忙取了兩隻碗來，也用荷葉包好，放進竹簍裏。

紅衣童子道：「黑師弟，你搬酒，我搬菜。」黑衣童子道：「就這樣麼？」紅衣童子道：「要怎樣？」

黑衣童子道：「他們說要吃酒席。」紅衣童子笑道：「有酒有肴擺開了不就是酒席麼？」黑衣童子想了一想，道：「不錯，不錯，擺開了就是酒席。」伸手抓住罈口，輕輕提起，放在肩上，道：「師兄，走啊。」

這一罈「碧蘿春」美酒，足足有八十斤，他單臂一提，輕如無物一般，那些伙計見狀一個個伸出舌頭，半晌縮不回去。紅衣童子也自提起竹簍，兩人急急奔出店門。

店掌櫃舉起袖子，抹了抹額頭的汗水，道：「我的媽，這一雙煞神可惹不起。」忽聽一個店夥叫道：「分銀子，分銀子就算頭等的酒席，還淨餘四百七十兩銀子。」

店掌櫃臉色一沉，道：「你敢分，我不敢分，假如他覺划算不來，找回頭來，找回頭來怎辦？」他這話很是有理，那個叫喊要分銀子的店夥，呆了一呆，啞口無言。

孟小珠鼻孔一哼，道：「還有什麼了不起，莫說一罈酒……」

東方鉦忙使了一個眼色，道：「我酒也吃够了，人也……」放下竹筷，打了一個呵欠道：「伙計，伙計，開兩個房間，要相連的。」一個伙計走了過來，道：「相連的，有有有，大爺，小姐，請隨小的來。」說

着便領了東方鈺和孟小珠向店後走去。

這家「鴻昇客店」極具規模，大小客舍，不下百十間，繞過一道長廊，果然有兩間精緻的雅房。東方鈺略一打量，窗門正朝着一片園圃。當下道：「好，就這兩間。」取出一錠足有十兩重的雪花白銀，遞給那店伙道：「我可沒有金元寶，這個就算作房飯錢，也不用找了。」

那店伙笑瞇了眼，打躬道：「大爺別開玩笑了，那隻金元寶還有麻煩。」東方鈺故意笑道：「那有什麼麻煩，是他自願的啊。」眼珠一轉，接道：「那東嶽廟，不就在北門外麼？」那店伙道：「不不，在東門外。」

東方鈺道：「啊，我記錯了，在東門外，在東門外。」轉向孟小珠道：「妹子，快去安歇吧，明天好早點趕路。」

孟小珠冰雪聰明，對東方鈺這番做作，自是會意，櫻唇小嘴一張，也自嬌慵地打了一個呵欠，道：「啊，我倦死了。」轉身走入隔室。

店那伙連忙道：「小的不打擾了，小的不打擾了，兩位便請安歇。」掉頭急急而去。

東方鈺掩上房門，熄了燈，舉手輕叩板壁。兩室相連，窗門但都朝着園圃，東方鈺躍出窗外，孟小珠早已從隔室竄了出來。

東方鈺舉頭一看，彤雲密佈，果然飄起了雪花。孟小珠低聲道：「東門在那裏啊？」

東方鈺輕聲道：「東門自是在東。」孟小珠道：「天上又沒有星星，你怎知東在那裏？」

東方鈺笑道：「對對對，幸好我留意了一下，我們從北門進城，這家「鴻昇客店」是朝南，如果向左面走，就是東方了。」

就憑這一點，足見他心細如髮。孟小珠極是佩服，星目眨動了一下，道：「師兄，你倒底是闖過江湖的啊。」

東方鈺哈然一笑，道：「小珠，妳總是忘不了闖江湖，今天可真的碰上了，不過對手厲害的緊，妳可要小心在意。」孟小珠微微一愣，道：「你認識他們麼？」

「不，我只是猜想，還不知對是不對，走吧。」當下兩人身形一起，越過了一堵短牆，認準向方，直向東面奔去。

本來時光還早，但又是風，又是雪，風雪交加中，偌大的一座岳陽城，只剩下零零星星的燈火，在風雪中搖曳。

東方鈺和孟小珠連翩飛蹤，片刻時光，出了郊外。

雪，愈下愈大，瞬息之間，遍地一片白雪皚皚，東方鈺展目望去，只見一座高大的廟宇，屹立在荒涼的原野中，圍繞着一道黑色的短牆。短牆裏點綴着幾株蒼松翠柏，此刻俱戴上了白帽。

東方鈺和孟小珠腳下一緊，早已到了廟外。雪光下，兩扇黑漆大門虛掩着，廟門橫額，寫着三個金色大字「東嶽廟」。

短牆外生滿了齊膝野草，一片荒蕪，顯見這座廟宇，久已冷落，香火不盛，並無僧侶照看。

東方鈺和孟小珠抖了抖身上積雪，雙雙躍垣而入。兩人剛剛掩近廟門，忽聽廟裏暴起了一個宏笑之聲，道：「啊，好酒席，好酒席……」只聽另外一個聲音大笑接道：「這雞自是好吃，鴨也不壞，鵝……哈哈……要命了，好香的酒！」

東方鈺暗裏一咬牙，忽然低聲：「這大一座廟宇，必有側門，來。」拉了孟小珠，直向左面奔去。雖然是奔，落腳甚輕，在雪地上悄無聲息。

左側果然有扇側門，木門半掩。東方鈺拉着孟小珠，挨身走了進去。通過一條甬道，便是大殿。殿宇甚大，兩廡下盡是高高矮矮的神像。東方鈺和孟小珠手攙着手，悄悄地掩藏在一尊神像的背後。

舉目望去，只見大殿之上，燒着一堆火，熊熊火光，照着兩張圓圓的臉，正是「南荒雙矮」大癡叟和地矣叟(矣代騃。以下同)，兩人箕踞而坐，各據着一個蒲團。地面青磚之上，擺滿了用荷葉盛着的燒雞、燒鴨、肥鵝，兩大碗酒。

果然好酒，大殿上瀰漫着一片酒香。紅衣童子和黑衣童子，分別站在兩側。

大癡叟目光灼灼，嚥了一口口水，道：「可以開動了吧？」地矣叟早已唾涎欲滴，道：「自然可以。」伸手抓起一隻燒雞。

紅衣童子厲喝道：「慢點！」大癡地矣同時一呆，地矣叟道：「怎麼？你們說了請客的啊。」

天癡叟惶恐道：「莫非想反悔了？」紅衣童子道：「這一席酒，我們花了一隻金元寶，合共五百兩銀子，雖然銀子事小，我們可不願白請。」

天癡叟道：「這是自然，吃喝完了，咱們哥兒倆自有交代。」

紅衣童子道：「那可不行，兩位吃喝完了，一抹嘴巴，我們豈不上了大當？」天癡叟道：「你的意思是要咱們哥兒倆先說，說完了再吃？」紅衣童子道：「正是如此。」

地矣叟眼睜睜望着手中的燒鷄，唉聲歎氣道：「要命，這時候誰有工夫說話。」

這兩人雖是練成了一身詭異武功，渾渾噩噩，善惡不分，並且天生成愛吃愛喝，但却有一宗好處，雖然愛吃如命，在吃的方面，從不勤武，否則，憑這一對寶貨，何愁沒有吃的？

紅衣童子冷笑一聲道：「兩位要是存心騙吃騙喝，那可打錯了主意。」黑衣童子沉聲接道：「再要不說，我打翻了這罈酒。」

天癡地矣一聽他要打翻酒罈，頓時慌了手脚，齊聲叫道：「別打，別打，咱們說，咱們說……」

紅衣童子道：「那就快說，不許編造！」天癡叟無可奈何地搖了搖頭，道：「好吧，咱們邊吃邊說。」

黑衣童子大喝一聲道：「說的怪好，話未說明，一口也別想吃。」手中寶劍一揚，一股觸嘯之聲應手而起，便待向那酒罈砸去。

天癡地矣同時驚哦，連忙搖手道：「慢點慢點，咱們說，咱們現在就說……」

藏在神像背後的孟小珠，幾乎笑出聲來，附在東方鈺耳邊道：「師兄，這是兩個什麼怪人，一副饞相？」

東方鈺輕聲道：「南荒雙矮，天癡地矣。」

孟小珠咂了咂嘴，道：「這兩個呢？」她指的是那紅衣童子，和黑衣童子。

東方鈺悄聲道：「假如愚兄料想不錯，他兩個是西崑崙『逍遙神翁』門下，一個叫『紅孩兒』木照，一個叫『黑孩兒』木清。」

兩人掩藏的這尊神像，距離大殿上的「南荒雙矮」不過三丈遠近，要在平時，縱是吐氣稍重，也莫想瞞過兩人的耳朵，何況悄聲說話？但此刻兩人同是爲吃喝之事，心煩意亂，聽覺大打折扣。

東方鈺猜的不錯，那兩個童子，正是「紅孩兒」木照，和「黑孩兒」木清。

只聽紅孩兒木照叫道：「怎麼的，又不說了？」天癡叟和地矣叟互相對望了一眼，天癡叟道：「只好說啦。」

地矣叟霎了霎眼皮，道：「是啊，只好說了。」藏在神像後的孟小珠輕聲道：「師兄，他們要說什麼？怪模怪樣，吞吞吐吐的。」

東方鈺歎了一口氣，道：「如若我猜想不錯，這兩個寶貝，定是要說我爹掌斃了『逍遙神翁』的大弟子，神行韋陀雷有脚。」

原來他早就心裏有數，知道兩人說的，必是此事。他何以知道？因爲神行韋陀雷有脚臨死之時，曾經說過，他有兩位師弟要來中原，一個是紅孩兒木照，一個是黑孩兒木清，這兩人一個穿紅，一個穿黑，是以東方鈺在「鴻昇客店」，一落眼就瞧出了幾分。

至於「南荒雙矮」原就是兩張饞嘴，那天在洛陽城外，東方鈺不會請他們吃綠柳村，南燒北炒，和二十年的陳釀「女兒紅」，今天又想將神行韋陀雷有脚的臨死之言，混一頓吃喝。其實，神行韋陀雷有脚，是不是死中「中原七君子」之首東方宏掌下，他兩個應該有數。

孟小珠噓了一聲道：「當眞麼？」東方鈺苦笑了笑，尚未答話，只聽殿上的天癡叟道：「矮東瓜，你就說吧。」

地矣叟眉頭一皺，道：「三寸丁，難道你沒長嘴巴？」天癡叟怒道：「哼哼，矮東瓜，你想檢便宜吧，我說了，你落得吃喝？」地矣叟哼聲道：「我說了，你落得吃喝？」

天癡叟氣鼓鼓的道：「我就不說。」地矣叟脹紅了臉，道：「我也不說。」黑孩兒目光一轉，道：「紅師兄，看來咱們險乎上了大當。」

紅孩兒大喝一聲道：「誰也不要說了，反正我大師兄不會死掉。」劈手從地矣叟手中奪過那隻燒鷄，叫道：「快，黑師弟，快收起來，快收起來……」

這一個地矣叟當眞急了，連聲道：「好好，我說，我說，你們大師兄

死了。」

此言一出，紅孩兒，黑孩兒，臉色齊變，原來他兩個買酒買茶請客，只是探聽大師兄的行踪，做夢也沒想到大師兄業已不在人世。

紅孩兒厲聲道：「休得胡言亂講！」

天癡叟突然一聲冷哼道：「嘿，你兩個娃娃，誰個胡言亂講了？你們大師兄不是神行韋陀雷有脚麽？死在洛陽城外。」

地矣叟兩眼一翻，道：「老夫親眼目見。」黑孩兒大叫道：「怎麽樣死的？」天癡叟怔了一怔，一時答不出話來。

原來這「南荒雙矮」對神行韋陀雷有脚的確實死因，顯然已經知情，他兩人不明是非，那是因為天生成渾渾噩噩，但也天生成平生不打誑語，所以剛才紅孩兒說地矣叟胡言亂講，天癡叟便生氣了。

紅孩兒見他不答，叱道：「哼，你怎不講話？」

天癡叟眼珠轉動，向地矣叟看了一眼，道：「矮東瓜，你講吧。」地矣叟一瞪眼道：「我說？」

天癡叟道：「你不是親眼目見麽？」這天癡地矣，雖然糊塗有餘，兩人之間，有時候也會弄點小小心機。地矣叟呆了一呆，怪眼連翻，忽然哼道：「你也親眼目見。」

天癡叟搖頭幌腦地哈哈一笑，道：「我沒說過。」他並未否認不會親眼目見，只道不會說過。

紅孩兒雙眉一聳，喝道：「哼，誤害我大師兄之人，就是你們兩個！」

黑孩兒性子直爽，聞言大叫道：「正是。」手起一劍，照定天癡叟劈腦斬下。

天癡叟動也不動，就讓他一劍砍在腦門正中，如中鐵石，長劍一彈而起，黑孩兒駭然退了三步，叫道：「好硬的頭！」藏在神像後面的東方鈺和孟小珠，也不禁霍然一震，幾乎驚叫出聲。

只聽天癡叟冷冷地道：「娃娃，看在逍遙老兒的金面，這一劍也就算了，要敢用第二劍，我三寸丁就要折你的劍了。」

黑孩兒雖然性子暴躁，倒也識得厲害，一對眼珠骨碌碌轉動，瞧了瞧天癡叟，又瞧了瞧地矣叟，果然不敢使出第二劍。

紅孩兒冷笑道：「黑師弟，這有什麽，咱們敵不過他，回去請師傅下山，大師兄一條命，要他兩個人抵，快，收拾東西。」說着便自提起竹簍，去拾檢擺滿一地的燒鷄燒鴨。

天癡地矣也不知是被「逍遙神翁」嚇倒，還是捨不得燒鷄燒鴨，齊聲叫道：「別忙，別忙……」

紅孩兒冷冷道：「怎麽？」地矣叟看着燒鷄燒鴨，骨嘟嚥了一口口水，道：「老夫只好說了，你師兄被人一掌打死。」

紅孩兒道：「被誰？」地矣叟眉頭一縐，大叫道：「嘿，你打破砂鍋問到底？」

這是何等之事，豈能不打破砂鍋問到底？紅孩兒聰明機靈，心知這些燒鷄燒鴨，乃是最大的要挾，兀自理也不理，只顧將一隻隻的鷄，一隻隻的鴨，一隻隻的鵝，重又用荷葉包好，往竹簍裏放。黑孩兒也將兩碗「碧蘿春」美酒，重又倒回酒罈裏。

地矣叟似是比天癡叟更饞幾分，喉頭癢癢，涎水直滴，突然掉頭喝道：「三寸丁，你變成啞吧了？」天癡叟唉聲歎氣道：「這……這……矮東瓜，索性你一個人說吧。」

地矣叟火氣上撞，道：「我說了，歸我一人吃喝。」天癡叟縐眉道；「你……你……一個人吃的完麽？」

紅孩兒乘機道：「黑師弟，反正這些吃食一口未動，咱們也不算上了什麽大當，快，搬起來，回岳陽城去換回那隻金元寶。」

地矣叟大急，道：「我說，我說，我說了你們就單獨請我，別請他。」

紅孩兒道：「那是自然。」地矣叟想了一想，道：「七君子之首，東方宏。」

紅孩兒，黑孩兒，齊聲叫道：「你這話當眞？」地矣叟呆了一呆，道：「好難纏啊，說了不成，還問當眞當假？」

就在此時，突聽正殿之上，那紅袍金面的東嶽帝君，森然一聲冷哼道：「撒謊的下阿鼻地獄！」

—未完—

一期完武俠小說

上官厚・文

雁折翔龍

絢爛的黃昏過去，暮色四合，位於龍門西南偏南的一座龍翔山莊，也靜悄悄的躺在夜神的懷抱裏。

這座龍翔山莊雖然並不怎樣富麗，但大大小小的也建有十來座石屋子，這時，全莊上下已然進入睡鄉，黑黝黝的不見燈火。

只是正中一間較大的石屋之中，還透出一些微弱的光線。

原來，室中還有三個人未睡，一個年逾五十，一身麻布衣，坐在床沿扶着一個臉如土色的白髮老者，老者患了半身不遂之症，這時已然氣喘如牛，冷汗直冒，一看已知老者正在作痛苦的掙扎，一個弱冠之年的少年，坐在床前的小几上，展開紙筆，老者每說一句，他就寫一句，他也知道事情嚴重，強忍着滿眶熱淚，誠惶誠恐的揮筆直書。

良久信已寫完，老人着少年朗唸一遍，看看有無遺漏。

於是，少年語帶哽咽，唸着：

齊平我兄：與子別後，每爲神馳，只恨一病不起，十載於茲，身無雙翼，惟托夢魂而已矣。

茲者，宿疾未愈，外感又至，已身生死不足惜，犬兒前途豈忍弗顧，世道崎嶇，人海洶濤，弟雖一死亦莫可瞑目，是以厚顏草此，請命我兄。

十年所約，弟當如命，所望我兄者，惟善視犬兒而已。前誼若在，當毋見却，此箋雖賤，其情可貴，伏望我兄珍之重之。

臨風寄意，不盡欲言。

弟孟山百拜頓首

原來，這個殘廢老者姓孟名山，十年前乃是一號响噹噹的武林高手，不幸身罹痼疾，爲了逃避仇家追踪，偕同家人隱居於此。扶着他的乃是胞弟孟海，武功雖遜乃兄一籌，却已盡得孟家神筆之精髓。那個弱冠的少年乃是孟山的兒子，名子皿，子皿自少失恃，是以舉家俱皆視之如珍如寶。

孟子皿將信唸完，熱淚無法再忍，哀聲道：「爹，孩兒豈能抛下父親……」

孟山從懷中取出一張黃紙，着他收入信封之中才太息一聲，說道：「爲父又豈是忍心叫你離鄉別井，只是再也不能如此遷延下去，就誤你的藝業，平伯伯與爲父有八拜之情，視你當如己出，只要你安心專志，平伯伯自當盡將藝業傾囊相授。」

孟海也道：「大哥此言甚是，平兄武功蓋世，三年之後，勝似爲叔指點十年。」

孟子皿道：「但是，爹爹有病在身，叫我如何……」

他話還未了，孟山伸出他那枯瘦的手亂揮，痛苦的叫道：「去，速去，你放心去吧！爲父一時三刻準死不了，三年之後，回來見我。」

孟海勸道：「大丈夫要拿得起，放得下，別再婆婆媽媽的，令你父親生氣。」

孟子皿無可奈何。只有如命將信揣在懷裏，走出莊門，跨上預備好的駿馬，含淚而去。

馬蹄聲劃破了寂靜的夜空，須臾，山莊又回復了先前的死寂。殘燭搖晃着暗淡的光芒。

二人相顧默然，良久無語。

終於，還是孟海開口道：「大哥，那個血掌印果眞如此可怕？」

孟山道：「血掌齊平，婦孺皆知，準錯不了。」

孟海道：「他既輾轉尋至，留下血掌示警，那卽是說他已準備對我們不利，大哥爲何反着讓侄前去投東？」

孟山道：「說來話長，十年前，我和他合謀從子午指姜千里手中獲得了金銀洞的地圖，這事你知之，其後，我一時心起貪念，偷偷的按圖索驥，寶藏雖已得手，但却換來終身殘廢……」

孟海搶着問道：「是地圖錯了？」

孟山搖頭道：「那是我一時大意，沒參透地圖的奧秘，貿然下手，掀動寶藏的機關，中了劇毒，倘幸我內功深厚，力將劇毒逼至雙足，但却已成殘廢。」說完，指着牆上的一尊佛像道：「這是入洞後順手拿走的東西，這個佛像，可說是我半生殘廢的代價了，所以你們要小心保護它。」

孟海道：「寶藏既是如此兇險，又有何用？大哥爲什麼還將那勞什子地圖給了他，豈不乾淨俐落，犯不着舉家流竄呀！」

孟山道：「這個我也想到，只是後來一想，寶藏如此兇險，若是就此將地圖給了齊平這個莽夫，還不亦是如我一樣下場？一錯豈能再錯，誤已不能誤人，但却無法取信於他，只得流竄於此，希望藉我智慧，參悟其中的奧秘。」

孟海問道：「如此說來，大哥可已參悟其中的竅要？」

孟山搖頭道：「還沒有，我只知道必定要以一條鎖匙閉起機關，但怎也找不出來，為了補贖當年罪過，只得將個中道理在地圖上註明，着皿兒帶給他。」

孟海但感一片失望，但面上却不露痕跡，問道：「饒是如此，那齊平若是不念舊誼，皿侄此去，豈不是有如送羊入虎口？」

孟山道：「齊平人雖粗獷驃悍，只要你肯負荆請罪，他是可以捐棄前嫌的，同時，一個身具蓋世神功的武林高手，必定珍惜自己的藝業，千方百計的找尋傳人，以傳他的神功，而他却怎也找不到這個傳人，如今我既肯俯首認罪，他定然不究既往，這是可以斷言的。」

這時，孟子皿已然遠離山莊，來到龍門山，時雖黑夜，尙幸繁星點點，還可趕程。

他沿着伊水疾馳，但見兩岸山岩拔峭，不可攀附，有如一條巨蟒，給人攔腰斬斷一樣。

孟子皿一面疾馳，心中一面嘀咕道：「爹爹可沒來由，在他惡疾纏身之際，叫我遠赴壺口，投靠齊平伯伯，這還罷了，最令人費解的，偏偏要連夜兼程，好像大禍將至似的。」

大路至此，逐漸向上伸延，愈來愈是崎嶇，孟子皿只得將駿馬緩了下來，沿着小路上山。

半晌，已然置身山林之間，黯淡得幾乎無法辨出道路，而且，兩旁樹枝縱橫交錯，孟子皿只得伏身於馬背之上，任得馬兒緩步而行。

突然，一陣衣袂破風之聲，有如凌空而來，孟子皿既是武林高手之後，登時提高警覺，蓄勢待變。

就在這時，一股排山倒海的力道，直撞而至，孟子皿但覺全身熾熱非常，幾如置身於烈日下的沙漠之中，大吃一驚，連忙順勢一縱，躍落附近一株大樹之上，力抱樹幹，但是，樹幹已給狂飈吹得向後傾斜，再加上孟子皿的軀體，更是不堪支撐，向下直墮。

孟子皿以為連樹也折斷了，尖叫一聲，狠命的抱住樹幹不放。

於此同時，馬兒也給狂飈撞了出去，但聽得連聲嘷嘶，直向下墜。

孟子皿不禁駭得魂飛魄散，暗忖：原來左邊竟是斷崖，抱住樹幹，要不然，這一墜豈不是要粉身碎骨？

他驚魂未定，突然又聽得暗隅之中傳來人聲：「可惜，沒料到那邊竟是斷崖，罷了，回去吧！」

孟子皿一聽，聲音異常熟悉，既感驚駭，又啣大惑不解，以那人的語氣，分明要取自己的性命，自己從未與任何人結過仇冤，他究竟是誰？為何聲音如此熟悉？

他苦苦思索，怎也不能想出這個聲音是誰，更想不出那人要取自己性命的道理了。

孟子皿恐怕那人聲東擊西，明言回去，實則還躲着窺伺，不敢稍動。

良久果然傳來人聲：「唉，弄巧反成拙，那小子果眞給震落崖去，可惜，可惜！」

孟子皿大駭，暗暗慶幸沒有走出來。

直至皎月當空，這才悄悄爬了下來，閃閃縮縮的向前逃走。

他這時也已有點明白了，父親一定是為了自己的安全，方才吩咐連夜就道。當下不敢怠慢，加快脚程，向前狂奔。

幾經艱苦，終於，孟子皿順着黃河北上，這一日，已然來來到壺口，但見石壁峭立，中間急流湍激，澎湃洶湧。

他按照父親的口述，一路循路而行，不久，果然來至一處瀑布之下。

瀑布由上下瀉，高逾十丈開外，人說黃河之水天上來，至此果然不虛，附近一帶，全給瀑布激起的水粉蒙蔽，有如置身雲霧之間。

孟子皿幾曾見過如許奇景，不禁呆立欣賞，不忍遽去。

良久，方才如夢初醒，端詳附近的道路，覓路上山。

孟山雖然已將齊平所居的途徑詳細指出，可是，一經親臨此地，便如身入八陣圖，一來已隔十年，滄海桑田，變幻殊大，二來孟子皿乃是初出茅廬，但見道路紛岐，一時無法究應由那條路登山。

他眉頭一皺，計上心來，暗忖：平伯伯既是一方之雄，關防一定嚴密，附近必然滿佈卡哨，我只要拿出本門標誌，他們一看便知，豈不是省了很多麻煩？

意念既決，立即取出孟家獨門兵刃——「孟家神筆」插在襟際。

「孟家神筆」乃是一支用精鋼鑄成的鋼筆，長可五寸，閃閃生光，尾部繫有一條紅穗，別小

看這五寸東西，它雖然不若大刀濶斧的沉渾兇猛，但它的靈活輕巧，却非沉重的兵刄可比，尤其是近身搏殺，認位點穴，更是出神入化，妙不可言。

他埋好神筆，也不理東西南北，見路就走，越行越高，樹林也越來越是濃密。

豈料他行了很久，不但沒看見半個血掌派的門人，就是連走獸也沒見到一隻。

孟子皿心裏納罕，暗忖莫不是走錯了路，但細想所走路徑，雖然不敢肯定絕對正確，却自信相差不大。

這時，他已有點疲倦，覓得一條小溪渴欲了下來，取出乾糧，胡亂吃了幾口，掏起溪水，飲了個飽，又將臉驗洗了一遍，滿面風塵一去，精神爲之一振。

突然，從溪水的映照下，好像有人立在他的背後，他猛的一個旋身，駭然回顧。

一點不錯，一個滿臉慈容，樣貌相熟的老人，不知何時悄沒聲息的立在他的背後。

孟子皿一經旋過身來，腰際那支神筆立即映入老人的眼簾，老人眼睛一亮，冷哼一聲，道：「小娃兒，你可就是一別十六年的孟子皿，可還認得我這個齊伯伯？」

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功夫，孟子皿大喜道：「齊伯伯，小侄找得你好苦！」說完，取出懷中的信札，交給齊平。

齊平接過一看，滿臉慈容，漸漸收斂，良久伸手撫着孟子皿的光髮，黯然說道：「二弟自苦過深了，唉，其實以我們武林中人來說，金銀財帛又有什麼用處，他早應與我坦誠相處，犯不着舉家逃竄，如今弄到這般田地，你就在此住下吧！」

孟子皿不知父親與他究有什麼過節，聽得一頭霧水，不明所以，但却知道其中必有蹊蹺，不敢動問，只恭謹的道：「多謝伯伯，多謝伯伯！」

在齊平帶領之下，來到一間用草蓋成的茅舍，孟子皿愕然道：「齊伯伯，你老人可也是住在這裏？」

齊平點點頭道：「十年前，自從你父親舉家避我之後，使我萬念俱灰，翌年即將門下遣散，又將所有建設剷平，獨居這裏，十年來，我就是這樣孤獨的生活着了。」

孟子皿着實忍耐不住，鼓起勇氣問道：「伯伯，請恕小侄斗胆，爹爹與你之間，究竟發生了什麼事？」

齊平黯然道：「事過情遷，況且只不過是一場誤會，不說也罷，當作此事全沒發生過好了。」

孟子皿知道再問也無結果，只得強將這個疑問按下。

自此之後，孟子皿即跟隨齊平修煉「血掌功」，他雖惦記父親，但以有叔叔孟海隨侍着，父親又極力致誠要三年之後方可回去，只得專心一意的住下來。

光陰易逝，轉眼又過兩年，齊平除了教授孟子皿血掌功外，還教他學了一套彈指神功。這一日，已是黃昏過後，齊平與孟子皿用過晚點，兩人借着皎潔月光，坐在茅屋之前的空地上，談論着血掌功的心法，齊平指導孟子皿如何運訣行功之後，自己則趺坐地上，閉目凝神，思索着一個問題。

一會，孟子皿已然依照齊平的指示練了三遍，正想開口，齊平却搶先開口道：「皿侄，那張金銀寶藏地圖，你父親雖是給了我，我却不敢興趣，還是給你好好收藏吧，日後你或用得着。」

孟子皿大驚道：「這怎麼行，爹爹鄭重囑咐，着我交給伯伯，我如何可以再從伯伯手裏，拿過來，再說，那些黃白之物，於我亦是毫無用處，伯伯盛情，小侄只好心領了。」

齊平笑道：「傻孩子，你父親既是給了我，則這張地圖已是爲我所有，我喜歡給誰就給誰，再說，我平生並未收過一個入室弟子，這張地圖，就算是伯伯的傳藝信物，又有何不好。」

齊平說來句句真摯，令孟子皿感動萬分，知道推辭無從，只得再三拜謝。

半晌，齊平又道：「你父的信，內中似有暗示，可惜我苦思兩年，亦無法領悟……」說至此，又喃喃的唸着：「……宿疾未愈，外感又至，己身生死不足惜，犬兒前途豈忍弗顧……此箋雖賤，其情可貴……」

「……宿疾未愈，外感又至……」齊平反覆的唸着。

他唸一遍又一遍，突然，他似乎恍然驚覺，倏然站了起來，道：「一定這樣，一定這樣！」

孟子皿不知他葫蘆裏賣什麼藥，有如丈八金剛，摸不着頭腦，正想開口詢問，豈料齊平一把將他挾在腋下，有如鷹隼抓兎，掠空而起。

孟子皿大吃一驚，用力掙扎，但齊平的手腕

有如鐵錐，怎樣運勁也無法稍動分毫，但覺得耳畔風聲呼呼，如雷馳，若電奔。

齊平運起他的絕頂提縱術，奔得性起，幾乎脚不沾地，有如御風而行。

齊平早年已是一代之雄，加上近年潛移默化，內功修爲更是已晉爐火純青，這時在他全力急趕之下，速度端的駭人。

他一口氣全力急趕，直至晨光曦微，已然趕至龍門山。齊平才將孟子皿放入一個石佛洞窟之中，以歇脚程。

龍門山之所以得名，乃是在六朝時代，佛家在這臨水的山壁之上，開鑿了數百座石窟，每一洞窟，都彫刻着幾十尊佛像，所以全山都密麻麻的滿是石窟佛像，石像有大有小，大的竟達四五丈之外，最壯麗的是洞與洞都啣接，連綿起來，達三四里之廣，彫工精巧，儀態萬千，是以一提龍門石刻，幾是無人不曉的名勝。

齊平將孟子皿放下，說道：「我昨天從你父親的信中，終於悟到你父親那時已然身處人家暗算之中，只可惜事已隔兩年，我才領會，如今不知事情演變得如何田地，你卽速回去，我在暗中保護你，不用害怕，但要記住，不論發生任何事情，也不可妄作主張，更不要讓別人知道我在暗中保護你，知道嗎？」

孟子皿茫然道：「不會吧，爹爹十年來都是半身不遂，不能挪動，一切叔叔作主，不會有什麼不對吧！」

齊平道：「我也沒有肯定你父親是否已遭不測，只不過我緊覺得有點不安，現在不是解說的時候，你儘速回去，記住，別讓人知道我在暗中保護你。」

其實，孟子皿心中也着實記掛父親，聞語立卽下山，覓路回家。

龍翔山在距離龍門山只不過二十里路，不消頓飯光景，孟子皿已然返到山莊門外。

龍翔山莊雖小，但莊丁也有二十多人，加上內宅家小，不下五十之衆，每人均有自己的工作，日間也是不甚寂寞。

可是，兩年之後的今日，情形與往昔迥然不同，全莊一片死寂，竟似闃無人跡一樣。

孟子皿發覺情形不對，大吃一驚，連竄帶跳的躍入內莊。

這間內莊，乃是他父親孟山起居之所，孟子皿一跳而入，首先映入他眼簾的竟是一個靈堂，孟子皿全身一震，凝目一看，靈牌赫然寫着：「先父孟公諱山之靈」。

孟子皿撲的一聲，伏在地上，悲從中來，放聲大哭道：「爹，你爲什麼不等孩兒回來，爹……」

他自小喪母，一向跟伴着父親，孟山一向對孟子皿非常溺愛，只可惜他身罹殘疾，屢醫罔效，孟子皿一想到從沒受過母愛，父親又是一個半身不遂的人，哭得更是淒凉。

他盡情痛哭，已然哭到力竭聲嘶，忽然，發覺有人在背後扶着他的手臂，孟子皿回頭一看，赫然竟是他的叔叔孟海。

孟子皿大叫道：「叔叔，阿爹是怎樣死的，他好端端的怎會死去？」

孟海長嘆一聲，說道：「人死不能復生，起來吧，讓我詳細說給你聽。」

二人分別坐下，孟海道：「此事說來話長，讓我從頭說起，可令你知個淸楚。自從當日你連夜出走之後，翌晚子夜時份，我從夢中聽見大哥的尖叫之聲，連忙前去一看，大哥已給人殺死……」

孟子皿大叫道：「兇手是誰？」

孟海道：「除了齊平的血手派，還有誰人？」

孟子皿大驚道：「什麼，我一直沒有離開他？」但他一想，當日一出家門，卽遇伏擊，加上昨晚親眼看見齊平動人心魄的輕功，他大可以在伏擊自己之後，又殺了父親，然後趕回壺口，裝作沒有離開過，以瞞自己。

孟海道：「你別打岔，聽我詳細說來。」

據他所說，當晚發覺大哥給人行刺之後，立卽傳令莊丁四周搜索，但是擾攘至大明，一無所獲，只得替大哥辦理身後事，一面派壯丁前去壺口接孟子皿回來，豈料莊丁一去，有如泥牛入海，再派一個，亦是如此，直到第六個，亦卽是兩個月之後，孟海覺得奇怪，決定前去看個究竟，這才知道，所派出去的莊丁，全在路過的山頭上給人統統殺死，而每個莊丁伏屍的附近，都有一個血紅的掌印。

他知道全莊已入敵人包圍之中，若再派人出去，徒然枉死而已，只得含淚將大哥收殮，埋於莊後，一面分派莊丁，分班守莊。

在他以爲，旣然無法派人前去呼請救兵，自

己又是勢孤力薄，暫時只宜暇守山莊，然後徐圖良計，用方法引出敵人，與他一拚，豈料敵人的出沒有如鬼魅，一俟他防範稍弛，立即竄入，每次都殺死一個莊丁，直至如今，全莊除了他本人之外，只剩下兩個莊丁，而其中一個，還是一個啞巴。

他越想越覺不對，乃護送全莊婦孺離莊，所以，全座龍翔山莊，只得三個人而已。

孟海又道：「一來我若不能與這個魔頭一拚，死不瞑目，二來要保護你父親的墓穴，三來也應該要候你歸來，所以只是日夜處在恐怖之中，過着淒涼的歲月而已。」

孟子皿一聽，原來他離家之後，莊中遭遇了如許巨變，這一來，不但單是殺父之仇，而是一莊二十多人命的血海深仇了，氣得他目如鮮血，如雷轟頂，但覺一陣暈眩，昏了過去。

待他醒來，發覺竟是置身於密室之中，這間密室，在他孩童時候也曾來過幾次，不禁惘然微微起身一看。

只見密室之中，分別陳着四張臥榻，最近一張，睡着他的叔叔孟海。

孟海這時還未睡着，一見孟子皿起來，說道：「你醒來了？」

孟子皿道：「叔叔，我們豈可長此以往，作縮頭的烏龜？」

孟海哼頓道：「這只是權宜之計，在未能想出一個妥善的辦法之前，除了忍辱負重之外，又有什麼辦法呢？」

孟子皿道：「叔叔，這一切當真是血掌派所幹的？」

孟海道：「那還有假，血掌派在每次下手之前後有例留下一個血掌印，而舉莊喪命，那一次沒有血印留下？」

孟子皿大惑不解，說道：「我自從投靠齊平之後，即沒有離開過半步，況且他說早在九年之前，已將血掌派解散，此事究竟如何解釋呢？」當下乃將兩年來的經過，和盤托出。

孟海冷哼一聲道：「薑是老的辣，這個魔頭當真老奸巨猾，血掌既然成派，做事未必要他親自出手，不然，你父親何必寧可帶着我們流竄到此，還不是爲了要躲避那個魔頭，當日你父親也是因爲看見臥室突然出現血手，明知齊平滿腔怨毒，不會放過他，才着你獻圖投降而已。」

孟子皿茫然道：「爹爹明知如此，又何苦還叫我去投靠他呢？」

孟海道：「這也是你父親的好主意，他以爲齊平念念不忘的，只是那張地圖而已，希望送了給他，可以保存性命，在你父親來說，這是如意算盤，殊不知與那魔頭講道義，不啻是與虎謀皮。夜深了，還是明天再算吧！」

這一來，可把孟子皿弄得頭昏腦脹了，他以叔叔言之鑿鑿，但是，自己與齊平兩年相處，齊平待己確是有如慈父，還有，如照他叔叔所說，齊平對這張地圖如此重視，勢不會平白的交給自己的。

他想了一遍又一遍，都無法分析，所以，他始終遵守齊平的敦囑，沒說出齊平在暗中保護他。

一日復一日，轉眼又過了十天，每日晚上，孟子皿都在父親靈堂之前，流連至子夜過後，方才歸寢。

這一晚，他又跪在父親靈位之前，滿堂香烟繚繞，幡旗黃幔，陰風陣陣，情景非常淒酸，孟子皿苦憶着父親，兩行熱淚，滾滾有若江河。

忽然，孟子皿聽到一聲低沉的呻吟之聲，雖音很像他的父親，起初還以爲聽錯，豈料稍後又聽到一聲，微弱得很，孟子皿大喜，叫道：「爹，你來見我嗎？孩兒想得你好苦呀！」

豈料他剛剛叫完，倏覺一股冷風撲至，孟子皿待要閃避，已是爲時太晚，但覺昏睡穴一麻，倒在地上。

突然，又是一股銳風，也向着他的昏睡穴撞來，說也奇怪，穴道應聲而開，孟子皿連忙一翻而起，發覺叔叔孟海躺在他剛才仆臥的側邊，看見孟子皿突然躍了起來，先是一愕，繼之黯然道：「姪兒，人死不能復生，你要節哀順變，剛才若不是我及時趕至，給敵人發覺了，豈不是很危險？」

孟子皿唯唯應諾，返回密室歸寢。

他人雖臥在榻上，但是輾轉反側，怎也不能入睡，當時兩聲呻吟分明乃是父親的聲音，父親可是並未死去，爲何一經大叫，立即受襲，這還不奇，最奇的是誰人解開他的穴道？叔叔對自己醒來也感驚奇，他還道自己悲哀過度以致昏厥，看來穴道當不是他解開，然則又是誰人呢？

他後來一想：呀，是了，準是伯伯用彈指神功解開我的穴道。可是，他一想起彈指神功，又

怵然而驚，忖道：「先前點我穴道的，很可能也是彈指神功，總不成全是伯伯一手包辦的吧？」

這一切疑團，令他有如墮入五里霧中。

突然，他若有所悟的忖道：不錯，點穴和解穴都是他，一定是他派出手下點了父親的穴道，叔叔以為他已經死去，他們才在收殮之後盜出父親，將他囚禁起來，今日給我識破秘密，是以連忙點了我的穴道，準備向我下毒手，幸而叔叔及時趕到，他才無可奈何的解開我的穴道。

他越想越對，立即叫醒孟海，將自己的懷疑說出來，孟海也恍然道：「有這個可能，不過，大哥入殮之時，我親自將之放下棺木去的。」

孟子皿道：「我們不用胡亂猜測，只要開棺一看，便知究竟。」

於是，叫醒其他兩個莊丁，連夜走到後莊，將孟山的墓穴劈開，吊出棺木，打開一看，棺木中雖是躺着一具屍體，但却是一具泥塑的，那裏是孟山本人。

孟子皿大喜道：「父親並未死去，敵人一定將之囚禁在莊中，只不過，叔叔可否知道，莊中除了那密室之外，還有其他密室嗎？」

孟海思索了一會，搖頭道：「據我所知，沒有第二間了。」

孟子皿道：「這就奇了，當時我分明聽到爹爹呻吟的聲音，他究竟被囚在那裏呢？」

他細細一想，聲音既是發自靈堂，父親當是被囚在靈堂之內，於是領着眾人，走回內莊，將整個內莊每一寸牆壁和地面的堦磚，甚至連屋頂也察看了一遍，可是，就算他們將整個內莊倒轉過來，也沒發覺一絲可疑的痕跡。

× × ×

轉眼又過了一個月，孟子皿雖是極力設法拯救父親，但是，儘是他怎樣挖空心思，也無法想得一個妥善的辦法，同時，自那晚聽過他父親兩聲呻吟之後，就一直沒再聽見過了。

這一晚，孟子皿又如常獨自一人，走到父親靈堂之前，添上香燭，默默的對住靈位，凄然下拜。

突然，一陣陰風掠過靈堂，吹得靈堂的燈燭搖幌不定，終於，全座靈堂的燈燭全給這陣狂風括熄了。

靈堂本來已是一片蕭索凄涼，燈火一熄，更是陰森得可怕，令人汗毛直豎。

孟子皿正擬取出火摺子點燃燈燭，豈料就在這時，倏又覺得一股冷風，自腦後直襲而至。

孟子皿已經有過一次教訓，那敢怠慢，連忙就地一滾，朝着供奉靈位的八仙桌桌底滾了進去。

豈料他剛剛滾了入去，突覺身形一虛，直墜而下。

就在這時，地面傳來一聲大喝：「畜牲，原來是你！」

孟子皿大吃一驚，知道已然中了機關，急忙提氣拔昇，可是，蓬的一聲，頂上的洞口一黑，機關已然復原，孟子皿連忙將身形橫卸，雙手亂抓，希望有可資攀附之物。

果然，在他亂抓之下，給他抓着一條似是繩索之屬的長條，連忙死力抓住。

他驚魂甫定，才知道死力抓住的並不是繩索，而是一條鐵索，而且，又發覺在他頭頂上似乎有一串物，正在搖幌不定。

這不過是他的感應而已，洞內根本漆黑得不辨五指，當下立即取出火摺子打亮了，趁着星星流光向上看，上面那個搖幌不定的事物原來竟是一個人。

孟子皿心下大是奇怪，渾忘了本身的危險，扯着鐵索，攀沿而上。

他攀到將近，又將火摺子打亮，那人竟是他的父親孟山。

雖然，在此時此地父子相逢，確是聞者傷心，見者流淚，但是，孟子皿却還是高興得大聲叫了起來：「爹爹，爹爹！」

但是，他叫了幾聲，却全不聽見他父親的回答，孟子皿駭然，以為父親已然氣絕斃命，急忙再攀上一步，伸手一探鼻息，幸而還有一絲微弱的呼吸。

孟子皿連忙取出一粒丹藥，塞入孟山的口中，又伸手在孟山胸坎間推拿，以助藥力。

良久，孟山這才發出一聲低哼，孟子皿又大叫了一聲爹爹！

孟山用微弱的聲音問道：「你可是皿兒？」

孟子皿道：「是，我是皿兒，你小心攀住，我來扶你。」

孟山長長嘆了一聲，道：「他們將我綁得很好，不會跌下去的。」

孟子皿這才知道，父親乃是給人吊在洞中，並不像自己墜了下來，忙問道：「爹，下面可有

通路？」

孟山道：「有，你先爬上去，解下繩索，沿着鐵索縋下再說。」

幾經艱苦，終於抵達洞底，孟子皿負着父親，孟山則在他背上指示出洞的路徑。

果然，在孟山指示之下，很快已逐步接近地面，突然，孟山吩咐停止前進，思索了一會，才道：「離此還有十步光景，有一條繩子，將它燃着才繼續前進。」

孟子皿如言向前再行十步，打亮火摺一看，果然有一條粗如手指的繩索，他還以爲必須燃着繩索才能打開出洞的道口，於是如言將繩索燃着。

孟山一俟繩索着火，立即喝道：「火速回步，向後退出十丈，快走！」

孟子皿大感奇怪，不知所以，只得猛然回身，向後狂奔。直至十丈過外了，才停下步來，孟山又道：「放我下來休息一會。」

這時，孟子皿才開口問道：「爹，是誰把你囚在這裏？」

「唉，」孟山痛苦的嘆息一聲，道：「還有誰，不就是你的好叔叔！」

「什麼？」孟子皿幾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道：「他將你吊在這裏兩年？」

孟山搖頭道：「不，他本來是放我落洞底，需要時才扯上去。」

「需要？他竟這樣虐待你？」孟子皿大怒道：「你既知道洞底還有通道，爲什麼不走呢？」

「我半身不遂，如何可以起身啟動機括？」

孟山道：「都是我當年一念之錯，覇佔那幅地圖，以致受此折磨？」

原來，當他遣走了孟子皿的翌日，他在睡夢中給人點了氣穴，又以一種藥物閉住血脈，表面看來，確是已然死去，每到相當時候，藥力消散，恢復呼吸，暗中那人又以藥物灌入，如此直至入殮前夜，即被人移囚於此，自此之後，那人每隔兩天，必定送食物來，在食物中必有一張字條，逼他獻出寶藏地圖，否則，就令他欲生不能，欲死不得，每次俟他食完，即將之扯上去，每每吊至深夜，方才縋回洞底。

孟子皿以老父受此酷刑，越聽越怒，悲聲問道：「爹，當眞就是叔叔這個禽獸？」

孟山道：「舉莊之內，能將神筆練至隨心點穴的，除了他之外，還有誰人？」

孟子皿道：「不可能是齊伯伯嗎？」

孟山道：「彈指神功雖然亦能隔山點穴，但力道不同，神筆點穴的力道至柔，其風陰凜，彈指神功則力道至剛，其風熾熱……」

他還未說完，孟子皿恍然道：「是了，我幾乎冤枉好人，原來當日向我下手的就是他，後來齊伯伯暗中解開。」

孟山道：「他戕害我不夠，還要向你下手？」

孟子皿乃將兩年來的經歷，一一說出。

就在這時，本來十分陰涼的暗道，突然燠熱起來，繼之隆隆巨響，有如大崩地裂，通道前端，也塌了下來，揚起一片沙塵，充塞着通道。

孟子皿正感錯愕，孟山已道：「好了，我還怕年代過久，機括失靈。」

孟子皿這才恍然道：「剛才那條繩索是個機括嗎？如此一來，內莊豈不是毀了？」

孟山道：「何止內莊，整座龍翔山莊也毀了。要知一經燃着繩索，全莊藥引着火，先將全莊門戶封閉，方才焚燒，這個機關，當初建屋時本來是爲了防範你齊伯伯的，殊不知反而變了你叔叔葬身之地。別再多言，衝出去吧！」

二人出得通道，果見全莊火光通紅，加上隆隆的倒塌聲，爲勢端的嚇人。

孟子皿先將父親放於溪水對岸，欲想走回火場，看看他那個禽獸叔叔是否已經葬身火窟。孟山忽然想起一事，說道：「你速看那尊古佛有沒燒毀。」

那尊古佛的來歷孟子皿雖然不知，但却知道父親一向視同拱璧，聞言立即穿入內莊，尙幸龍翔莊乃用石塊砌成，大火只能焚毀木竹之屬，這時火頭已弱，可以逼近了。

孟子皿走近一看，屋頂已塌，四壁却還矗立，可是，却不見了那尊佛像。

突然，屋角的一堆瓦礫忽爾動了起來，孟子皿走近一看，原來是他的叔叔孟海。

孟子皿怒從心上起，惡向膽邊生，將瓦礫踢開一邊，扯了孟海出來，正擬一筆洞穿他的胸坎，以報這口冤仇。

豈料就在他的神筆將達孟海之時，忽然看見他左手握着一件事物，待到看眞，那件事物赫然就是那尊古佛。

孟海這時已是氣息奄奄，見了孟子皿，斷斷

續續道：「皿兒，這是你父親最心愛的古佛，你好好的保存它吧！」

孟子皿不禁愕然，以他臨危還以父親的心愛物事爲重，不像是一個弑兄的兇徒，忙問道：「叔叔，是誰戕害阿爹？」

孟海道：「一向我還以爲是齊平那魔頭，直至昨晚方才知道，他……」他剛說到這裏，雙眼一翻。

孟子皿大驚，連忙運起神筆，力戳孟海膻中穴，再扶起在他脊椎穴推拿，口裏叫道：「叔叔，兇手是誰？兇手是誰？」

本來，孟家神筆乃是擅長點穴的兵器，只可惜孟子皿未得精髓，不能發揮神筆的威力，孟海只是張大咀巴，用手封住，再也說不出聲來，已然氣絕。

沒奈何，只得將孟海的屍體，負回溪邊，將情形對父親說出，道：「照此看來，一切均非叔叔所爲，他臨死時只是張大咀巴，以手封住，這是什麼意思呢？」

孟山沉吟道：「以手封口？張大咀巴，那人總不成是一個口部有特徵？……不像，沒此可能……阿成是個啞巴，況且對武功之道一竅不通……」

「誰說我不識武功？」一聲斷喝，起自二人背後。

父子兩連忙循聲望去，赫然竟是那個啞巴莊丁阿成，孟子皿駭然道：「阿成，你不是一個啞巴？」

阿成呵呵大笑道：「我是個啞巴，告訴你！十年來我也忍得夠了，今天就是你們的末日。」

孟山道：「你是誰人？我與你無怨無仇，你爲什麼下此毒手？」

阿成道：「你與我確無仇怨，但是，你的所作所爲令到家師心灰意冷，將我們全部遣走，解散散血掌派，我們血掌派之所以星散瓦解，全由你一人而起，這口寃仇，就是將你孟家滿門誅絕，也不能出這口烏氣！」

孟子皿恍然道：「你本是血掌派的門徒，爲了報仇，前來臥底，然則本莊發生的一切，都是出自你一人之手了？」

阿成道：「不錯，十年來，我都在等待機會，如今才達成，家師仁慈，不忍下手，我就拚了這條牛命，替師父出口烏氣，替同門報卻解散之仇。」說完，倏然出手，五指箕張，直取孟山雙目。

孟子皿大驚，連忙持筆在手，聚集全身力道，襲擊阿成，搶救父親。

豈料孟子皿筆風未至，已爲阿成反指一彈，全身一軟，倒在地上，眼看阿成五指，已然伸至父親面前，不禁駭極驚呼。

就在這千鈞一髮之際，驀聽得一聲慘呼，孟子皿嚇得魂飛魄散，以爲父親已遭毒手，待到定睛看時，不禁愕然，原來剛才那聲慘叫，並不是他的父親，而是阿成。

「爲兄來遲，幾乎不及，二弟受驚了。」齊平有如夜梟投林，人隨聲至，有如飛將軍從天而降。

齊平救弟心切，出手過重，阿成給震飛至三丈過外，已是奄奄一息。在齊平嚴詞逼問下，阿成終於和盤托出。

原來阿成乃是血掌派高手，自從當日孟山獨佔寶圖之後，齊平即勘破世情，解散血掌派，獨隱壺口，阿成不屑孟山所爲，是以四出找尋孟山，卒於龍門尋獲，懇求孟山收爲莊丁，候機報仇。

當日在孟山臥室印下血印恐嚇，半路攔截孟子皿失敗，乃將孟山弄到假死，將全莊莊丁逐一幹掉，翦除孟家人手，再向孟山逼取寶圖，豈料給孟子皿聽到父親呻吟聲而大叫，阿成爲了恐怕孟子皿揭破秘密，乃點了他的穴道，準備下毒手時，卻給孟海撞至，只得又解開孟子皿的穴道。

孟子皿每晚在靈堂留連，他十分擔心，誠恐秘密終有一日給孟子皿撞破，於是俟機殺他，豈料在孟子皿的盲衝瞎撞下，死裏逃生，只得硬着頭皮，出來聲數孟山的罪惡。

三人一聽，不禁黙然，孟山歎然道：「總是我不好，大哥，我眞是百死也不足蔽其辜了。」

齊平道：「往事已矣，誤會冰釋，以後不可再提了，只是一念之差，賠了廿幾條生命，令人浩嘆而已，現在米已成炊，寶圖一事，不提也罷，壺口雖是荒涼，但也堪二弟渡此餘生，我們老了，英雄應出少年，我們去吧。」

於是在晚霞映照下，三人離開了這是非之地了。

——完——

傳奇性帝王列傳

流亡江湖的建文君

蘭陵·文　鳳簫·圖

燕王的野心不敢輕動

不久，藍玉就被明太子下旨滿門抄斬，同時又牽連了很多人，被族誅者達一萬五千人之多，成爲明太祖一朝的大獄之一。固然，明太祖的殺名將功臣藍玉，並借此興起大獄，再對一批臣民大施誅戮，是有各種因素的，正如宰相胡維庸一案，殺幾萬人，功臣宿將被誅殆盡，含有差不多相同的用意；而藍玉的功高被誅，也自有其個人的過咎。但燕王棣的怨恨藍玉向皇太子洩出他的不臣野心，因而多方謀亂，促成大獄之興，也屬原因之一。（按藍玉向皇太子密告燕王的不臣野心，和有不利於皇太子的舉動，是緣於戚誼的關係。藍玉是已故開國元勛常遇春的妻弟，而皇太子的元妃則是常遇春的女兒。以戚誼來說，藍玉是皇太子朱標正室的母舅，關係如此之深，而藍玉對於皇太子的仁慈寬厚性格和作風，又一向傾心，所以不惜冒離間皇室兄弟之大嫌，而作如是的密告。可惜，皇太子既太寬厚柔弱，不能對此早加適當的處置，又不能保守機密，這固然直接累害了藍玉，而間接也給日後他的兒子帶來莫大的禍害。）

懿文太子朱標是明太祖和皇太后的嫡長子，是燕王朱棣的嫡長兄，依法、依理、依情，都該爲儲君。而他在父皇尚爲吳王的時候，即被立爲世子，取得日後承襲吳王一爵的資格。迨父皇建立大明皇朝而登帝位後，又立即被冊爲皇太子，直至他病逝時，他居皇太子之位，凡二十五年之久，所有臣民都公認他爲日後大明皇朝的繼嗣之君，不生絲毫疑問和不存別想，而他又以仁孝寬厚爲民臣所稱道和傾心。在這種種的情況和條件都不容許這大明皇朝的儲位發生任何問題或爭議之下，燕王朱棣尚且要存心不善，覬覦他的嫡長兄之儲位。允炆年只十六，文弱過於乃父，且種種條件俱不及其先父故懿文太子，自更引起朱棣的野心。朱棣自負英武，被封大國，握有重兵，威望日趨隆重，王府中又多善謀和能戰的文武之士，在允炆被冊立爲皇太孫的那一天，他就心情怏怏，已抱有他日不爲他年輕姪兒之臣的心。

據明代的一部野史說，洪武二十五年九月，太祖下詔冊立允炆爲皇太孫，繼其亡父而爲儲君。那天，皇太孫和各位叔王，會合入殿門而朝覲太祖。燕王朱棣在正入殿門的時候，越過他的兩位兄長秦、晉二王，走至在最前一個的皇太孫背後，用手重重地拍了一下皇太孫的背，並以不懷好意的聲音說：「我的好孩子，想不到你也居然有今天這一天，做了大明的東宮儲君！」坐

在殿上正中寶座的太祖，遙見燕王拍打皇太孫的舉動。太祖明鑒英察，早知道燕王有窺伺儲位的心，允炆的被冊立，燕王的內心一定會忿懣的，

現今果然舉手打起允炆來了。太祖於是大聲喝問道：「爲甚麼打我的皇孫？」燕王驚懼失色，一時不知如何奏答是好。皇太孫忙跪倒叩頭說：「這只不過是四叔憐愛臣，輕拍一下臣的背而已，並非惡意打臣。」太祖是心知肚明的，便責允炆道：「他打你，我明明見到，你還要爲他掩飾！」

接着，太祖對俯伏在地待罪的燕王和其他也跪着的諸王教誡道：「在家人中。允炆是你們的姪兒，你們是他的叔父，有尊卑之分。但他現已被冊立爲皇太孫，爲皇朝的儲君，他和你們就有君臣之分。雖然儲君和在位的皇帝尙隔一間，但國家的定制，儲君是有儲君的體制和尊嚴的，你們雖是叔王，但對皇太孫是要執臣禮守臣節的。任何人敢對皇太孫有不恭

或非禮的言語，儀態或舉動，就是存有不臣之心，並犯了大不敬之罪。」這位老皇帝用心良苦，爲了給年輕而新立的皇太孫樹威，又爲警戒各位叔王以後不敢對姪兒儲君有非禮或越軌的事做出，於是便傳諭把燕王棣拘囚於大內，且不許供以飲食。明太祖雖然殘酷到無人性的地步，而管教諸子也備極嚴格，但實際上却是很愛惜諸子的。他此次傳諭如此嚴懲第四子，實是爲了顧全國家的定制，爲了替皇太孫立威，使諸子以後不敢再對這位大明的儲君有不恭不順的言行，內心並無必欲置第四子於死的意念。所以，燕王被拘囚後，宮中仍有人暗中偷供飲食給他。七天後，太祖對侍臣說：「燕王被囚餓了這麽多天，居然無恙，這可見他還算是一個有福的人。我深信他經過這次嚴懲，必會痛改前非的。好罷，釋放了他罷！」燕王隨即由內監引來向父皇謝恩請訓。太祖諄諄地教誡他以名分大義；要他從此眞心敬愛立爲儲君的姪兒；要他在姪兒將來繼體爲君後，忠誠盡敬，永遠屏藩帝室，爲諸王作一好的示範；又要他回去封，後，每日恭讀皇明祖訓」；一祖訓」中所規定的諸王的各項本分義務，必須恪誠恪守；「祖訓」中凡有關教誡諸王的文詞，必須悉心體會；總之，力戒有違悖之事做出，務須做個朱家的賢王。這樣，宗社固可蒙無疆之庥，而爲藩王者，亦不忝爲朱家的好子孫，將蒙上天及列祖列宗的垂佑，世世子孫與國同休，永享爵祿富貴，而又名垂青史，與漢代的賢王河間，東平，後先輝映，共傳不朽。

做父親和祖父的明太祖，用心是良苦的。但王燕朱棣既早存了覬覦儲位的野心，又見姪兒皇儲柔弱可欺，思設法取而代之的念頭更熾，決不是這樣的教誡可以遏止的。父皇英明睿察，諸事有定見，有辦法，一生專心全力爲所手建的大帝國之統治基礎的鞏固和王業的長久不墜之計孜孜從事。他所訂定的制度，所垂示的教誡，所確立的見解，不容任何人觸忤違犯。任何人做了被他認爲觸犯了他的定制，教誡或見解的事，甚或雖無實事做出，但被他認爲存有觸犯他的定制，教誡或見解的意圖，他都是不稍假恕的。多少開國元勳和百戰宿將，成千成萬計的各級文武官員，乃至儒生和庶民的被殺，就是爲此。他雖愛惜自己的骨肉至親，但決不姑息。即使是骨肉至親，只要被他認爲有觸忤違犯他所定的制度，所垂示的教誡和所確立的見解的事做出，他是一樣治以重罪，處以極刑的。

朱棣記得很清楚，父皇在決不姑息下，曾處死過多少個至親骨肉。駙馬都尉歐陽倫，奉旨出使，不合貪利忘法，在此次出差中，偷帶禮茶，以圖厚利。事後被人告發而給太祖知道了。歐陽倫這一私販舉動是觸犯國法的，而按當時的法令，販運禮茶的人是要處死刑的。歐陽倫是皇帝的女婿，官爲駙馬都尉，身膺爵封，以人情來講，是可能逍遙無事的。再就過去封建時代的傳統禮法來說，有「議親」，「議貴」之條，這就是說，一個與最高統治者有親屬關係的人，或一個官高爵顯的人，如果犯了罪，是可以因其「親」或「貴」的身分，由朝廷斟量減輕或赦免他的罪刑的，歐陽倫是合於儒家所說的「議親」和「議貴」之條的。再說歐陽倫這個駙馬又不同於其他駙馬，他是當今皇帝的親女婿，而且他所尙的公主又是馬皇后所生之女。明太祖一生對任何人都無情，但獨對賢德而又共過患難的髮妻馬后，始終敬愛，而且在對她的諸事上都頗富人情味。馬皇后逝後，太祖一直懷念，每想及昔日夫妻情誼，總不免愴然傷神。如依法把歐陽倫處刑，則馬后所生的現年尙只三十餘歲的愛女，就將以寡婦終老，作爲父親的太祖，固然心所不忍，即已逝去的馬皇后，九原之下也會痛心的。可是，明太祖爲了國法的尊嚴，爲了自己所訂定的法令不容任何人破壞，終於忍了忍心，依據法令的規定，處了歐陽倫的極刑。他所定的法制，是不許可任何人故違姑犯的。當他尙在初打天下的時候，他爲了民食和軍糧，曾經下令禁止釀酒，違者處死。他這法令一下，當時他最得力的大將胡大海的兒子首先觸犯。當時，胡大海正領兵攻打浙江，有人力勸朱元璋，千萬不可對胡大海的兒子行法，以安這位正統率大軍在外作戰的大將之心。可是，朱元璋說：「寧可讓胡大海叛我，却不可使我的法令不行。」結果胡子終於被誅。

明太祖的唯一親姪朱文正和親外甥李文忠，都是由他教養而成的人，當年他打江山時，這兩人也出死入生，百戰功高，後來都膺高官顯職。可是在他們一再犯了他的法和違背了他的教訓後，他却毫不顧情地殺死他們。唯一的親姪朱文正，而且是被朱元璋活活鞭死的。

明太祖是愛惜諸子的。兒子的一個師父李希賢，像教平民人家的子弟一樣教導皇子們。一天

，一位小皇子頑皮不聽教，書又讀不熟，李希賢便施體罰，拿起戒尺來在小皇子的前額上打了一下，下手或許重了些，以致小皇子的額上有一小塊肉皮紅腫起來了。事給太祖知道了，頓時面孔變色，要殺死李希賢，幸得馬皇后當時在旁，立即以軟語善詞勸解，才得無事。由此一點可見明太祖如何憐愛諸子了。可是，兒子長大封王後，如果行爲不佳，違背他的教訓，他却是不姑息的。雖然，他並沒有給任何一個兒子以太重的懲處過，但兒子們都是戰戰兢兢地深深畏懼他的。他的兒子譚王，因爲王妃的父親被認爲是宰相胡維庸一黨內的人，而被處死。這與譚王無關，太祖也無意把兒子牽連入去，但譚王却因爲疑懼過甚而自殺了。他的第二子秦王，私生活不好，常犯小過失，他屢次給以訓責，幸得皇太子從中多所解救，不然，秦王是要被廢黜的。秦王死在他之先，他親自爲秦王定了一個並非美好字眼的「愍」字爲謚，而且在謚冊文內，給了已死的秦王幾句譴責之詞。他的第十子魯王，雖然沒有犯過大過，但却迷信方士的長生之說，好服金石之藥，以致毒發傷目。這種迷信方士之說，妄求長生，不圖在功業或學業上長進的兒子，當然是爲他所不喜的。魯王也死在他先，他給魯王的謚是個「荒」字。

朱棣知道父皇的性格和作風如此，既已立允炆爲皇太孫，則終父皇之世，是決不會再在儲位上有所更變的，而且也決不會允許任何人對這個儲位持任何異議的，更不允許任何人對皇太孫有任何不恭或不利的言行發出。朱棣畏憚父皇的明察，嚴峻，不徇私情和不姑息，在父皇有生之日，是不敢顯違父皇的定制等，而敢明白地做任何覬覦儲位的事的。可是，他認爲父皇春秋已高，在世之日已不會太多，只要父皇一賓天，他就可以設法實現他的野心。而當父皇尚在位之日，他必須在表面上做得十分恭順和極明大義的樣子，不使任何人致疑或指責他。這是最重要的。因爲當他的父皇尚在世之日，假使他不善自處，他的覬覦大位和日後下

道衍爲燕王傅，成爲朱棣奪取江山的第一功臣。

願爲少主之臣的野心，有明顯的痕迹露出，父皇即使如何鍾愛他，但了維護國家的定制，爲了不欲皇朝的繼統問題生起爭端而開一惡例，以致影響皇朝的統治秩序和削弱皇朝的統治力量，是決不會姑息而縱放他的。即使父皇以父子之情而不忍，不處以極刑，但最低限度，是會廢去他的王爵而黜爲庶人的（他的二哥秦王，因常犯過失，父皇就曾有意廢黜之，如非已故的嫡長兄懿文太子從中多方救解，秦王是必被廢黜的。這對朱棣不啻是一個前車可鑒的教訓）。儘管他本人如何英武能幹，但如果一旦被父皇明詔廢黜，則他現有的名分、地位、實力等將盡行喪失，一尾魚失掉了水，一條龍擱在沙灘，是甚麼本領都使不出的。他如被父皇廢黜爲庶人而被囚起來（潞王被廢黜，一定會被拘囚的），日後父皇賓天，即使大有機會可乘，他也只好望着機會而徒然興歎了。再說，由皇子被封王爲，一旦被廢黜，是被認爲國之大事的，在廢黜時必須詔告天下宣佈其罪行，以示其罪非遭廢黜的懲處不可。朱棣如遭父皇廢黜，天下臣民將共知他的罪行和被廢黜的理由。日後即使父皇崩後，他的本領通天，仍能設法乘機起而爭奪他姪兒的寶座；可是，他若得罪先帝而被廢黜的事，爲國人所共知，他的所以被廢黜的罪行，也爲天下臣民所共曉。他起而奪他姪兒的大位，就很難找得一個冠冕堂皇的題目來做理由或藉口就無法能作好的宣傳和號召。而宣傳與號召的是否能言之成理或自圓其說，是影響成敗很大的。一個藩王，起而與朝廷抗，隱有覬伺神器之心，如無充足或可以言之於口的理由來作宣傳號召，先已吃了幾分虧。假使他是一個因有不臣之心，而爲先帝明詔廢黜的藩王，他還能用什麼比較冠冕堂皇的名義或題目來作理由或藉口以起而抗他的姪兒皇帝呢？基於這種種顧慮，朱棣就不能不在父皇尚在世的時候，力自檢點小心，務使自己覬覦大位的痕迹絕不顯露，務使自己的快快不爲少主之臣的意念，在此日不爲任何人能明白確實指出。

但在暗中私下，他却必須積極加緊設計定策和從事各項準備的工作，以待他日機會一到時，就可不失時機地起而實現他的繼爲大明天子的野心。

燕王禮致僧人與術士

欲成大事，必須羅致能够佐成大事的人才。燕王朱棣既有心覬伺神器，想在日後取他的姪兒之寶座而代之，那他當然要設法羅致能在方面輔佐他的人才的。他的燕王府中，曾經羅致有一個足智多謀，奇才異能之士，此人早窺知他的覬覦大位的野心，而且竭力鼓勵他。此人雖隱在幕後爲他設計運策，遠在明太祖崩殂和建文君繼位之前數年，即已開始爲他的這項野心工作。燕王棣日後終能奪到姪兒建文君的天下而登上皇帝的寶座，最大的功勛歸之於此人的贊襄，妙裁和運籌設計。當然，在奪取姪兒的天下而終於成功的一場備極艱險的鬥爭中，朱棣本人是發揮了極大的作用，論功應自居第一位，可是如無此人的輔佐贊襄，朱棣是未必敢冒大不韙和敢冒舉家滅門絕戶的大危險而動的，也未必能够終底於成的。還有，朱棣的次子高煦和一般勇將，出死入生，百戰苦辛，他們的功也是很偉的。可是，有如當年漢高祖劉邦爭奪天下一樣，帳下諸將的功勞是極大的，但漢高論功，却以從未執干上過戰場的文士張良爲第一，這是因爲張良運籌帷幄，所有立功的諸勇將，其實都是由張子房在後面發蹤指使的。此人也從未身歷戰場過，而且一直留在燕王的封地北平，未曾隨朱棣的「靖難之師」一路南下，他的大功，就在事起前的贊助鼓勵，以及事起後的運籌帷幄，發蹤指使。朱棣親自率兵南下，進取金陵，北平是他的根本重地，根本重地的治安秩序，必須力求穩定，務使前方戰事即使稍有挫折或不利，不致影響及後方根本重地的治安秩序，不致使後方的民心士氣有動搖或衰頹的情事。北平（明洪武及建文時的名稱 古爲燕州，元代名大都，元亡後改名北平，明永樂後，改名爲順天府，清代亦沿此稱，但俗稱則爲北京。入民國後則正名爲北京。國民政府建都南京後，改稱明初的舊稱北平，人民政府以其地爲首都，又改稱北京。近人很多以爲「北平」之名，是國民政府新創的名，實誤）近邊疆，地形重要，又爲元故都，是明初數一數二的大都市，朱棣被封於此地，多年苦心經營，他南下攻戰，萬一屢屢失利，只要根本重地能够掌握得住而不致形成動亂，他尚可以退回北平據守，形同割據，或待機再起。再有，他率兵南下，所有兵員，後勤等供應，都得賴他的後方根本重地的北平，從中調度。所以，把北平這個後方根本重地守和治得好，能盡

到根本重地的作用，其功就不減於前方進取之戰的。朱棣特命他的嫡長子（已被封爲燕王世子）高熾留守北平，而留此人輔佐世子。卽以輔佐世子而留守和治理後方根本重地之功而論，此人亦應居第一的。

此人實是中國歷史上的一個奇人，他並非普通的人，亦非儒冠方巾的文士，更非一個取得功名而有官職的人。他乃是一個釋家的門徒，出家多年，受過比丘戒，在佛門中頗負時譽的和尙。這樣一個皈依空王，曾經專究過經、律，論三藏的僧人，居然成爲燕王朱棣取得天下的第一大功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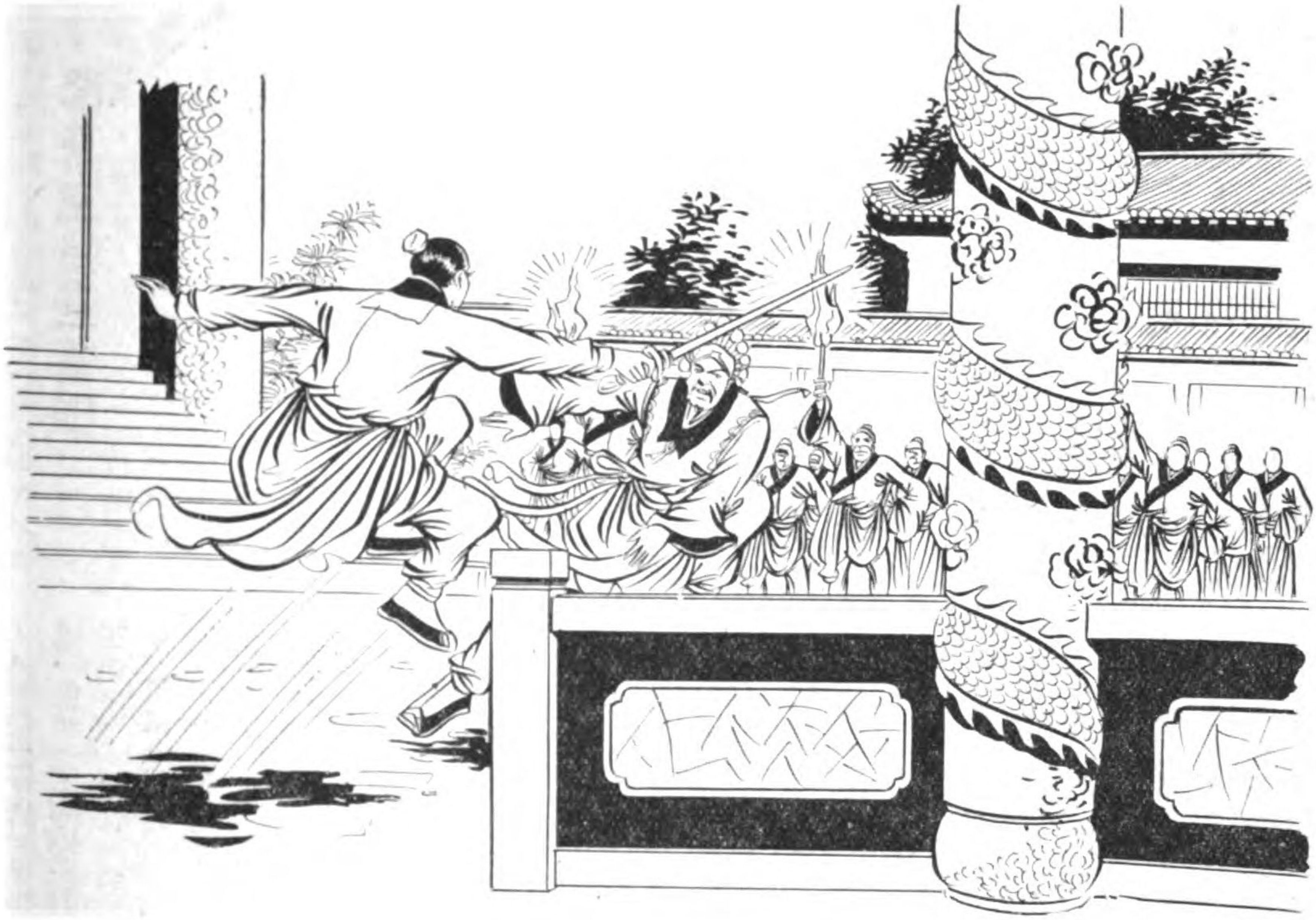
佛教自東漢初年傳入中國，經一千三百年左右，而至元明之際，可說已根深蒂固，發揚光大，中國的哲學、思想、文學、藝術、乃至政治、經濟、社會等各方面，都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影响。佛教中的僧侶，自南北朝以後，除了「三武毀法」的短暫時期外，每代每朝的人數是很多的。像爲數可觀的儒生一樣，衆多的僧伽中，當然良莠不齊。大多數都是庸俗、俗僧，甚或不通經典，不守戒律之徒，但卑絕超羣之僧，也代有所出。有的是宗門大師；有的是教中龍象；有的是宗教兼修；有的是儒釋並通；有的是既精內典，復擅世學；有的是毗尼精嚴，苦行可欽；有的是悲智雙修，自利利他。而歷代名僧中，外典世學有卓越造詣，而爲俗家人所不及者，亦不乏其儔。其中或精詩文，或擅書畫，或通天文曆算之學，或長於工匠製作之巧；甚或有博曉古今興亡成敗史事，綜貫歷代法制典章掌故；又間或有足智多謀，具王佐之才的。元世祖忽必烈的帳下，就曾有過一個和尙，俗家姓名爲劉秉忠，足智多謀，具王佐之才。元世祖的興王大業，劉秉忠的輔佐贊襄之功是很大的。

明太祖朱元璋行封建之制，分封諸子爲王。他對於諸王的名位、權力、職責、義務，乃至承襲制度等，都作了嚴密周詳的明文規定；又頒「皇明祖訓」一書給諸王，命他們經常恭讀熟記，善事力戒。他要諸王屏藩帝室，維護朱家江山而萬年不失，又盼諸王長保令名，世之子孫求享爵祿富貴，而與國同庥。他知道當代僧侶中有不少是難得的人才，或德行操守卓絕，或學問文章高妙。他認爲僧侶是出家人，不致爲個人和子孫的富貴功名謀求。才學超卓的人，往往是最難駕馭制治的人，才學愈高，愈能助長其奸惡。人一有爲個人或子孫謀的私念和野心，而其人又有才學，復任高官或居要地，對於一姓的江山就太有危險性了。明太祖認爲才學高的出家人，是不致對他朱家具有危險性的。於是，他決定選用一些才學高的名僧，爲諸王之傅，命被選的名僧，隨同諸王各去封地。他要那班才學既高，而又沒有危險性的和尙，教導和輔佐他的被封爲王而已就國的各個兒子。燕王棣所得到的一個名僧，俗名爲姚廣孝，法名爲道衍。我在上文所說的那個贊襄朱棣，在朱棣搶奪到姪兒建文帝的天下之鬥爭中應居首功的那個，就是此人。

姚廣孝，南直隸長洲（今江蘇蘇州）人，本是一個醫生的兒子，曾經讀過儒書，和元末明初的名儒王賓，同鄉同學。他聰明而才氣縱橫，不受拘檢。元代末年，他尙在少年時，就祝髮爲僧於故鄉的妙智菴，法名道衍，字斯道。做了和尙，應該專心盡一個和尙的本分。可是，他的才氣太縱恣了，除了讀本分的佛典外，又大講謀略的事，好讀兵法和地理的書；復好讀儒家的書，詩文的造詣都很高，與元末初的大文學家宋濂、高啓、王賓、蘇伯衡等人，都有往來，結爲文友。他又拜道士席應眞爲師，盡傳席道士的陰陽術數之學，爲人卜決休咎往往語無虛發，應驗非常。他遊嵩山寺，偶遇術士袁珙，袁珙擅相術，現今的所謂「柳莊相法」，據說就是袁珙傳下的（柳莊是袁的字）。袁珙爲他看相說：「這眞是一個了不起的相貌，眼睛成三角形，身體形狀如病虎，性格必定嗜殺，不是一個和尙應有的相貌和性格。看來，你就是元世祖時那個和尙劉秉忠一類的人。」道衍聽了大喜，認爲袁說得對極（這有如當年有人對曹操說：「君乃治世之能臣，亂世之奸雄也，」曹操聽了大喜，認爲知言一樣）。他和袁珙就在此時定交，後來就是由他把袁珙推荐給燕王朱棣的。

明太祖欲選天下名僧爲諸王之傅，當時僧伽中的一個領袖宗泐，把道衍推荐給朝廷。道衍有「良禽擇木而棲，良臣擇主而事」的心。他默觀當時被封而即將離京就國的各王，認爲其中只有燕王最英武能幹，而燕王的隱含野心也被他窺到，而這正合他的心意，因爲能做一個英武而有野心的王的師傅，他的全副才能本領就不愁無用武之地了。他於是特去訪謁燕王，要燕王設法向父皇求取他爲傅。

（未完待續）



中篇武俠小說

丹心一劍

琴心·文羽君·圖

情深空餘斷臂恨

廣場上燈火通明，但却鴉雀無聲，這是暴風雨將臨前的一霎那，愈是沉寂，愈是緊張。

幾十雙眼睛都集中在場中的鄭三白與獨孤雲身上。

鄭三白手握長劍，平置胸前，那是七刹劍法中起手招式，獨孤雲見他已經準備出手了，一擺長劍就待進攻，鄭三白却輕鬆地笑笑道：「別忙？別忙？我還得向山主請示一下！」

青城山主微怒地道：「鄭三白！你少做作了……」鄭三白笑了一下道：「山主！話不是這麼說！我是想問問明白，這次動手是考量劍術還是性命相搏，屬下也好斟酌應付！」

青城山主還沒有開口，池如雁忍不住又叫道：「這還用請示嗎，他剛才已傷了嚴大哥！」鄭三白看了他一眼，尖刻地道：「池老！你怎麼那麼糊塗，獨孤雲雖然是個家奴，在山主的眼中，也許比我們六姓家臣看得還重一點……」

話還沒有說完，青城山主已怒不可遏地喝道：「鄭三白！你這是什麼意思？」

鄭三白笑笑道：「屬下也許說得過份一點，但山主一定與屬下同樣地明白，獨孤雲在山中時，不知犯了多少過錯，山主從未認真地處罰過他，尤其是上次夜闖五老劍陣，若不是山主，他就無法活到今天……」

青城山主立刻怒喝道：「你說什麼？」

鄭三白從容一笑道：「屬下是說獨孤雲本來犯了重罪，若非山主特別寬容，準他在暗室中闖陣……」

青城山主厲光突閃，一隻手不自而然地摸上了腰間劍把，然而鄭三白却見機不說下去了。青城山主厲喝道：「說下去！」

鄭三白聳聳肩，乾笑一聲道：「屬下是說山主若是肯把地點改在外面舉行，獨孤雲絕對無法逃出五老的劍陣，因為在明亮中，他就無法得到外力相助了！」

青城山主的臉色急變，但最後還是忍住了，冷哼一聲道：「你們老是認為那天有人幫助他，可又提不出確實的證據來！」

鄭三白乾笑道：「山主一定要證據的話，屬下倒是可以提出一件證物！」

青城山主神色一動，連忙道：「什麼證物？」鄭三白笑笑道：「那是一件劍上的佩飾，式樣非常驚奇，等過幾天，屬下一定送給山主過目！」

青城山主沉吟不語，鄭三白又問道：「對於屬下的請示，山主作何指示？」

青城山主想了一下道：「殺例已開，隨便你如何對付吧！」

鄭三白笑笑道：「有了山主這句話，屬下就可以放胆行事了！」說着撩起劍來，對着獨孤雲，陰陰地道：「獨孤雲！我們之間可不是一天之交情了，雖然山主有了話，我還是請你在手下留點情！」

獨孤雲冷笑一聲道：「鄭三白！你最好少在口頭賣弄心機，青城山中，你是最可惡的一個人，這些年來，籠絡六姓家臣以為已用，要是我將你……」

鄭三白似乎不讓他說下去，清叱一聲，長劍挾着無比的勁風追了上去，已經攻出了一招！

觀戰的楚一清被這第一招旋住了，他再無法相信在一個招式中能包涵這麼多的變化，那一劍幾乎將對方所有的部位都罩在可及的範圍之內！

獨孤雲非常沉穩地刺出一劍，劍尖抖起碗大的劍花，迎着來勢一觸一絞，釘釘的脆響聲中，已將鄭三白變化萬端的攻勢封了回去！

攻得精，化得妙，連青城山主也不禁為之動容！楚一清尤其興奮，脫口大叫道：「好啊！這是我家的『丹楓迎暉』！」

叫完之後，他又有些慚愧，「丹楓迎暉」是他秋楓劍法中的一招攻勢，獨孤雲却用來當作守式，才化開那詭異莫測的一劍，這是他永遠不會想到的。他浸淫於秋楓劍法已經有幾十年了，獨孤雲學全那套劍法不過才個把月的時間，運用之妙，却遠遠地超過了他！

青城山主也微異地望望他道：「楚大俠的劍法中能有如此精妙的守式，在下倒是失敬了！」

楚一清臉上一紅道：「寒家劍法雖有這一招，却是用來作為攻敵之用，是以老朽從未想到它在關守上也有如許大的作用！」

青城山主輕輕一笑道：「攻擊是最佳的防禦，楚大俠也許是太拘泥於成規了，今後我們若是能有機會琢磨一番，也許對大家都有不少好處！」

楚一清對這提議似乎感到有些受寵若驚，忸怩地道：「老朽雖未見過山主神劍，然而從入山之後，已經領教過貴山劍法之精，寒門那點招式，只怕難以入山主之法眼！」

青城山主一笑道：「楚大俠太客氣了，移他山之石，可以攻錯，任何一種劍法，都有其可取之處，劍道變化雖多，所以嚴格歸納起來，精招實在不多，然其威力最多只能及丈許之內，敵手不過數人，所以嚴格歸納起，精招實在不多，在下所知也許較楚大俠多一點，但楚大俠爲當今一代名家，定然也有可以教我之處！」

楚一清連忙道：「是的！是的！山主立論透闢，老朽一定要好好地請益一番！」

青城山主笑了一笑，把注意力移到場中去了！

鄭三白攻過一劍之後，橫劍於胸，在等待獨孤雲出手還擊，楚一清等人從獨孤雲對五老那一戰中，知道這是青城山中規矩，所以不感到奇怪，只是急於想知道獨孤雲將如何出手！

可是獨孤雲考慮良久之後，僅把劍虛空一晃就抽了回來道：「我回過手了，你攻第二招吧！」

鄭三白微感失望地道：「獨孤雲！我可不要你賣交情！」

獨孤雲冷笑一聲道：「誰不知道你的七煞劍是招招相連，我假如攻你一招，你正好利用機會乘我的空隙進招，我可不上你的當！」

鄭三白臉色一動笑道：「你倒是怪聰明的！只怕你沒有法一直保持這樣理智！」

長劍平削，攔腰砍過去，劍走直路，好像完全沒有變化，而獨孤雲却十分凝重，不等劍到就退後兩步，然後手中劍用力朝外一封，舞出一個扇形平幕！

鄭三白的劍砍到一半時，忽然跳了起來，連分三點銀光，刺在那劍幕上。

楚一清嚇得又把舌頭一伸，覺得這鄭三白攻勢之妙，的確比那五個老人厲害多了，就以剛才那一劍而論，換了任何人也會上當的，假如用劍去擋的話，勢必逃不過他突生變化，而劍法略爲高明一點的人，想要趁勢反擊的話，上當就更快！

鄭三白略感愕然，繼笑一聲道：「好！你很聰明，又躲開了這一次，你是否還不想還手？」

獨孤雲洞燭先機，居然躲開了，可是也被他深沉的內力又推後了一步。

獨孤雲將長劍幌了一下道：「不錯！你攻第三招吧！」鄭三白哼了一聲道：「青城山中能在我七煞劍下走過兩招的人還不多！雖然這兩招你都見過了，可是你能想出化解的方法，足見你在外面的兩年時間內還學了一點東西，下面這一招我先警告你一聲，我將要使出第五煞劍，這是我第一次對人使用此招，你可得多小心一點！」

獨孤雲不作聲，神情却緊張多了，甚至於青城山主等人也都睜大了眼睛，露出了驚訝與期待的神色！

楚一清連忙問道：「他這第五煞劍很厲害嗎？」青城山主搖搖頭道：「不曉得！」說完後他馬上又想起這個回答無法使人明白，又解釋道：「七姓家臣中，鄭家能居其冠，就是因爲他們的六煞劍無人能敵，五老聯手，最多也只能支持到第四招，所以這第五招從無人見過！」

楚一清訝然問道：「山主也沒有見過嗎？」

青城山主搖搖頭道：「沒有！一來是我不好意思找他較量，其次是因爲寒家世傳三手神劍，非至萬不得已時不准使用，不用神劍三式，我也不一定能擋過那七煞劍，有了這層顧忌，我對七煞劍的了解也止於前四招！」

楚一清不再問了，心中却不由得，開始爲獨孤雲擔憂了。

鄭三白輕吸了一口氣，緩緩地推劍刺出去，劍尖直指獨孤雲的咽喉。

獨孤雲挺身而立，却拿不定主意是否用劍去撥，因爲他知道七煞劍最擅中途變化，只要對方略有反應，它立刻就會改向意想不到的地方！而且動作快得令人來不及作應變的準備！

鄭三白的劍勢已經逼到他咽喉前半尺之處了，却依然看不出有變動的意象！

獨孤雲却不能再等了，只要對方的劍再進前一寸，以鄭三白那等造詣，即使不作任何變化，他也無法保全自己！因此獨孤雲將頭一縮，手中的長劍却電閃似的向對方腰部刺去。

鄭三白哈哈一笑，身子猛然拔高丈許，首先脫出他的劍刺範圍，劍勢突變，改向下削，連肩帶背，全在他的劍光籠罩之下，而且動作快逾閃電。

獨孤雲這次再也無法躲開了，楚欣鳳與葉芳連急呼出聲，四周也一陣騷動，沈如[illegible]與[illegible]狂呼

叫好！

可是他們都過於緊張一點！叫好的叫得太早，驚呼的也過於情急！獨孤雲在緊急之際，居然使出了令人意想不到的怪招！

這一招救不了他自己，却可以使鄭三白佔不到便宜！

原來他自知無救，忽然將心一橫，長劍脫手飛擲而出，對準鄭三白疾射而去！同時他擲劍的部位也妙到絕頂，那絕不是情急拚命之舉。

鄭三白的身子必須再降下尺許才能傷得了他，他降到能傷人的地方時，長劍剛好可以射穿他的心窩，足見這一擲也是謀定而發的絕招！

鄭三白是頭下脚上倒衝而下的，身子在空中根本無法使人躲避，萬分無奈中只能折腰一扭，避開了要害，讓那枝長劍釘在他的胸上。

同時他的劍勢也因爲扭身的關係，偏了一點，獨孤雲躲過了劈肩之危，左肩頭也被削下了一大塊皮肉！

這是一個兩敗俱傷的局面，算起來獨孤雲的傷勢還輕一點！

鄭三白落地之後，首先拔出胸前的長劍，嘴角浮起一個慘厲的獰笑，咬着牙齒，一步步地向獨孤雲逼去！

獨孤雲一手撫着傷肩，一手作了個戒備的姿勢，可是他知道想憑着空手，萬難與鄭三白抗衡，脚下一步步地後退着！

楚秋鳳再也忍不住了，厲叱一聲叫道：「無恥的賊徒！」

撲身前去，挺劍就刺，鄭三白回身一劍，不但盪開了她的長劍，而且劍鋒掠過她握劍的手臂，血光湧處，生生地將她一條胳臂斬了下來！

楚一清葉與清芝兩枝長劍立刻也攻了上來，吳鋒武一雙肉掌，逕直向鄭三白的脅下穿了進去，三下裏幾乎是同時發動的！

鄭三白剛接下楚一清與葉清芝的聯攻，沒防到吳鋒武的落梅掌無聲無息地攻到，掌落脅下，將他震得連退了八九步，胸前的傷口中血水噴射，站脚不住，立刻向地下坐去，楚一清再次使劍攻來時，已被池如雁的劍接住了！

青城山主飛身而出，大聲喝道：「池如雁！退下去！楚大俠也請暫退一步！」

楚一清倒退後，池如雁却昂着頭叫道：「山主！這些外人……」

青城山主厲聲大喝道：「池如雁！這裏倒底對由誰作主？」池如雁憤然止口，青城山主回頭向楚一清道：「楚大俠！目前先救令媛要緊，請隨拙荊到後面去！本山秘製藥膏，雖不能全不殘廢，至少可以保住她的性命……」

楚一清看了一下痛昏在地的楚秋鳳，默默地點點頭表示同意！

葉芳蓮立刻抱起了楚秋鳳，由謝綠萍帶着向後面走去。

楚一清想跟着過去時，可是青城山主將她叫住了道：「楚大俠，請留在此地，拙荊會照顧令媛的！」

楚一清猶疑考慮，青城山主又道：「楚大俠也許是父女情深，放心不下令媛，可是敝山後院全是女眷居留，許大俠去了恐怕有不便之處……」

給他這一說，楚一清自是不能再堅持去了，只得留了下來，眼看着她們將楚秋鳳抬走了！

這時鄭三白已勉强地撐立了起來，池如雁喂了他一顆治傷的藥丸，將他的內傷暫時地止住，然後又扶住了他，關切地問道。」三白，你怎麼樣了？」

鄭三白一拭嘴角的血跡，搖搖頭表示還支持得下，隨即又朝青城山主道：「山主！關於叛徒，您將如何處置？」說時一指獨孤雲，但見他手撫着肩上的傷口，一動也不動的站着！

青城山主輕輕一笑那：「我不是交給你全權處理了嗎，只要你秉公行事，我絕不會干涉你的！」

鄭三白臉色徒變地道：「山主所說的秉公行事是什麼意思？」

青城山主仍是沉淡地笑着，不過聲音中已透出一絲嚴肅道：「你對山中的規例很清楚，何必還要多問呢？」

鄭三白的臉上一陣陰鷙，勉强地道：「規例？難道山主還要我用七煞劍來懲除他？」

青城山主哼了一聲道：「不錯！他既然通過了五老聯合劍陣，便只有你的七煞劍才能殺他，你一共才使了三招，應該還有四招的權利……」

鄭三白立刻抗聲道：「山主看我現在的情形還能繼續使劍嗎？」

青城山主也怒聲道：「這是你的責任，只要你還有一口氣在，就得把七招使完！」

鄒三白默然片刻，突然道：「山主！現在屬下以總監的身份，宣佈獨孤雲已通過七煞劍的測試！」

這一個宣佈大出衆人之意外，池如雁首先道：「三白！這怎麼可以……」

鄒三白望了他一眼，輕輕地道：「池老！這是我們目前唯一可行之路，你不必多說了！」

池如雁想了一下，終於明白了他的意思，遂即止口不言！

靑城山主也頗感意外地喝道：「鄒三白！你身爲總監，怎麼可以怠忽職守，不將七劍使完：……」

鄒三白陰沉地道：「屬下已經決定了，假如山主不滿意，儘可解除我的職務，反正我是絕對不會再出手了，獨孤雲已經通過七煞劍的測試，他家奴的身份亦告解除，現在請山主以神劍三式測定他的新身分！」靑城山主一下子怔住了，不知如何是好！

獨孤雲卻突然放下手來，冷笑一聲道：「鄒三白！你眞好算計，留下自已的七煞劍不露，反倒想看山主的神劍三式……」

鄒三白雖然被他說穿了心思，卻毫不在意地道：「我只是按照規例行事而已！」靑城山主氣得臉色鐵靑，卻是一句話都說不出來！

鄒三白冷笑着催促道：「山主！規例是您定的，您應當率先躬行，屬下自承怠忽職守，情願放棄總監的職務，您是否也要放棄山主的身分呢？」靑城山主被他擠得沒有辦法了，只得挺劍走到場中，厲聲道：「鄒三白！你不要高興，神劍三式即使給你看一遍，我諒你也學不會，解不了！」

鄒三白嘿嘿一笑道：「山主言重了，屬下們久仰神劍三式天下無匹，只苦於無法瞻仰得到，難得今天有這個機會，……」

靑城山主狠狠地瞪了他一眼，使他把底下的話嚥了回去，可是他的眼中卻流露出詭詐與得意神色！

靑城山主不去理他，挺劍對着獨孤雲道：「把你的劍拾起來！」

獨孤雲略一猶疑才道：「山主！您最好要愼重一點，這些人所以對您如此敬畏，完全是忌憚神劍三式的原故，若是被他看出一絲破綻，……」

靑城山主暴躁地叫道：「住口！神劍三式何等奇妙，我不相信會有破綻！」

獨孤雲搖搖頭道：「天下任何劍式都會有破綻的，神劍三式之所以無敵，就是因爲沒有一個人能通過三劍之後，還能活着去研究它，今天可不同了……」

靑城山主走到鄒三白擲下長劍的地方，那原是獨孤雲的劍，剛才脫手擲劍自救，曾釘在鄒三白的脅下，鄒三白爲了急於想殺死獨孤雲，只匆匆拔了下來隨手擲在一邊！

靑城山主用脚一挑，那柄劍飛了起來，直向獨孤雲而去，被他一把接住，而靑城山主卻擺了一個姿勢道：「來吧！靑城堡創業近兩百年，你還是第一個接受神劍三式考驗的人！」

獨孤雲揮劍在手道：「靑城山兩百多年的基業，很可能會毀於你這一舉！」

靑城山主怒叫道：「獨孤雲！你少說廢話！我知道得比你淸楚！可是我無法規避這一戰了！至於其他的問題，我只有等待以後再解決了！」

獨孤雲無可奈何地搖搖頭，才恭身獻劍道：「獨孤雲敬領敎誨！」

手中劍勢展開，化爲無數寒星直湧上去，楚一淸與葉淸芝不禁俱都動容！

這靑年人一出手就連施兩招，前一招是楚家秋楓劍法中的「霜天曉角」後一招是葉家風雷劍法中的「雲過長天」。

這兩招都是攻式，一柔一剛，他卻能溶合使用出來，別具威勢！

然而靑城山主卻僅輕輕與劍撥了一下，居然將獨孤雲的攻勢完全化開了，然後揮劍平拍出來喝道：「這是第一式！」那一劍平平地削了過來，不疾不徐，卻使四下圍觀之人，大驚失色！

因爲靑城山主所取的部位與手法，不僅是無懈可擊，而且無法可解！

封是封不住的，因爲這一劍所罩的範圍十分廣濶，任意一變方向都可以使對方措手不及作第二次應變！避也避不了的，因此這一劍將所有的退路都閉死了。

獨孤雲木立不動，直等劍尖逼近身前尺許之處，他才作了個最出人意外的決定！

他放棄封架，放棄躲避，反而對着劍勢所指的正鋒衝了過去，這無異是個自殺的行動，四下一陣驚呼。然而出人意外的是靑城山主；他竟在劍刃將要觸及獨孤雲時，霍地抽了回去，臉色一

片鐵青，厲聲叫道：「是誰告訴你這個方法的？」

獨孤雲肅容道：「除了山主之外還有誰懂得神劍三式？」青城山主一震道：「胡說！難道是我自己告訴你的！」

獨孤青搖頭道：「山主怎會告訴我呢？我的意思是說絕對不會有人告訴我這一招的解法，那是我自己想出來的！」

青城山主不信道：「你自己怎能想出這種解法？」

獨孤雲莊容道：「不錯，我不是說過任何劍式都會有破綻的，而山主這一式却已至完整無缺的境界，因此我只好冒劍……」

青城山主立刻制止地道：「好了！你不必再說下去，快準備攻第二招吧！」獨孤雲蹙眉深思，似乎在考慮將如何進攻。

青城山主不耐煩地催促道：「你別再多想了，恁你所知的那些劍招，要傷到我是絕無可能的事！」

獨孤雲輕輕地道：「這一點我很清楚，因此我現在所考慮的不是如何取勝，而是如何擋過山主的第二招！」

青城山主傲然一笑道：「那你也不必費神你，你能通過第一招已經是很不容易的了！」獨孤雲忽地臉色一正，沉腕推出一劍。

這一劍十分平淡，僅是長劍朝前伸出去，劍尖畧抬，刺向青城山主的咽喉！

這是最通俗的招式「卞莊刺虎」，可是青城山主的反應却十分凝重，未等長劍刺够部位就退後了幾步，目中就開始流露出詫異的神色。

獨孤雲並未跟進和，而且也不將長劍抽回來，一直保持住那個姿勢，平靜地道：「請山主賜教第二式！」

青城山主的臉色猶自十分凝重，考慮再三，始終未曾出手發招！

場中的空氣沉重得有如一塊鉛，壓在每個人的心上，默然良久，青城山主才舉起劍朗聲道：「獨孤雲！你是我最不願殺死的一個人，也可是我不得不殺死的一個人！假如我萬一收不住手希望你能原諒我……」

獨孤雲輕輕一嘆道：「是的！我很明明山主的心情，絕不會怪山主！山主請儘力施爲好了！」

青城山主也是一嘆道：「爲什麽你是個崑崙奴的後代呢？否則？……」

沉靜的獨孤雲被這句話激怒了，大聲叫道：「山主！你不必再說了，我不相信會死在你的劍下！」

青城山主的臉色一變，長劍舞起一團青光，像風也似的捲進來，那速度快到極點，快得使人根本無法看清他的身形！

釘釘一陣脆响，那是長劍交觸的聲音！獨孤雲身子被彈了出來，血水也從他的肩頭流下。

青城山主快速絕倫的第二劍終於使他受傷了，劍鋒將他的左肩削開一道寸來長的口子，加上鄭三白原來削落的一塊皮肉，一共是兩處傷痕了！

可是獨孤雲並無失敗之狀「青城山主」也不像得勝的樣子，兩個人一言不發地對望着，目中透露出難以形容的神色！

又過了片刻，獨孤雲才吁了一口氣將手中長劍噹地一响丟在地下。

青城山主微感詫異地道：「這是幹什麽？你還有一劍未接？」

小啓

武俠長篇小說「湖山碧血」作者因事，續稿未到，暫停一期，敬請原諒。

編輯部啓

獨孤雲搖搖頭道：「山主！我受你栽培之德，實在不能眼看着你把青城山的基業毀了，神劍三式已去其二……」

青城山主怒聲道：「你擋過兩劍算什麽，還有第三劍呢！」

獨孤雲輕輕一嘆道：「我自知第三劍下必死無疑，可是你再也無法控制這些人了！」說時用手一指，鄭三白與池如雁等人，他們臉上都浮起了些微的得色。

青城山主微微一怔，但立刻道：「我不在乎，……」

獨孤雲輕嘆一聲道：「你不在乎我在乎，青城山並不屬於你一個人的，要是讓這些陰險小人得志，天下將要大亂了，你還是留着最後一手去對付他們吧！」說完轉身朝外走去，青城山主追在後面叫道：「你上那兒去？」

獨孤雲立定身子不辭地道：「我已經在神劍三式下擋過了兩劍，以山規而論，我可以享受何等權利？」

青城山主怔了一怔道：「你可以享受任何權利！」

獨孤雲笑了一笑道：「我放棄任何權利來交換我的自由，從今以後，我不再屬於青城山，只要我不回到這兒來，你也不能找我的麻煩吧！」

青城山主不禁怔住了，眼睁睁地望着他昂然走去！鄭三白頓了一頓才道：「山主！就這麽放他走了？」

青城山主臉色凝重地道：「不錯！按照山規，他有權自由離開，任何人都不得加以阻攔！」

獨孤雲就是那樣地走了。當他的身形要脫離衆人的視線時，呆立一楚一清突然有一旁的種被愚弄的感覺，因此他立刻趕往後面叫道：「獨孤雲，你等一下……」

獨孤雲果然站住了，回過頭，等楚一清趕到前跟才冷冷地道：「楚莊主，你有何見敎！」

楚一清不禁一怔，頓了片刻才怒聲叫道：「獨孤雲，你還是人不是？秋鳳與葉芳蓮姑娘爲了你千里迢迢趕來此地，而且秋鳳還爲你斷了一條臂膀，你就這麽不聲不响地走了……」

獨孤雲的臉上泛起一陣痛苦之色，黯然地道：「那就請你代爲轉告秋鳳一聲，說我對不起她！」

楚一清怒叫道：「一聲對不起就算交代了嗎？」

獨孤雲濃眉一皺，用手按住肩上的創傷，像在努力忍受着那痛苦，然後才以冷冷的聲音道：「那你要我怎麽辦？」

楚一清怔住了。是的！他能怎麽辦呢？留在此地等秋鳳傷愈，照情形看，他是無法再留下去了。不留在此地！他當然只有走了……

想了片刻，楚一清才抽了一口氣道：「至少你應該有個明白的交代！」

獨孤雲臉上一陣抽搐，咬緊牙關道：「此刻我已無權作任何交代！」

楚一清立刻問道：「爲什麽？」

獨孤雲咬着嘴唇冷笑道：「爲了我的身份，現在你們都明白了，我是一個崑崙奴的後裔，是一個天生的賤種，我不配接受任何女孩子的感情，更不配愛她們……」

楚一清大聲叫道：「什麽崑崙奴？」

獨孤雲苦笑一聲道：「莊主！你在江湖上闖了這麽久，難道連崑崙奴都沒有聽說過？」

楚一清臉色一紅道：「自然沒聽過，否則我就不會問你了！」

獨孤雲臉色一沉道：「那你不妨回到青城山主那兒去問了，他自然會告訴你的，只要你問明那三個字的意義後，還願意你的女兒跟我在一起！那時我自然會來找你的？」

楚一清冷笑一聲道：「你說得倒好聽，你這一走之後，人海茫茫，叫我們上那兒找你！」

獨孤雲輕嘆一聲道：「你放心好了！世界狹窄得很，只要我不死，見面的機會還多得很呢！」說完他回頭一直向前走去，楚一清還想叫住他，但是話到口邊，又嚥了回去，看着他一逕走了。

獨孤雲的身形轉到拐彎角上，一個人影擋住他，却是他們在山林外最初見到的樵夫古大剛，兩人交換了幾句輕語，遂一齊隱入彎角後都不見了！

楚一清怔立片刻，才回頭向決鬬的廣場走去。青城山主已經不見了，鄭三白與池如雁等幾個人也不見了，只有幾個青衫人在打掃地上的血跡，連殿耐梅的屍首都抬走了。

吳尊武一個人站在廣場後的石堡門樓下等他。見了他之後，連忙問道：「賢弟！你跟他說些什麽？」楚一清嘆了一口氣道：「什麽也沒有說。」

欲知後事如何？請看下期分解。

【前文提要】萬仙大會上，烏老大自布袋中放出一個女童，說是自靈鷲宮中擄來的，要衆人各在她身上刺一刀，以示與天山童作對之決心。段譽見了是不忍，力斥烏老大等，突然山石後轉出一人，將女童救走，段譽眼尖，看出那是虛竹和尚所爲。大所敬佩。虛竹奔了一程，聽身追踪者相距已遠，便將布袋中女童放出。那女童反責虛竹見了長輩不行禮。要虛竹叫她姥姥。

小和尚初開殺戒

竹虛微微一笑，道：「咱們陷身絕地、你可別鬧着玩了，來，你再走進袋去，我揹了你上山，過得片刻；敵人又追上來啦！」

那女童顧盼之際，突然見到他左手上戴的那枚鐵指環，道：「你…你這是甚麼東西？給我瞧瞧。」虛竹本不願這指環戴在手上，只是知道此物要緊，不敢放在懷裏，生怕掉了，聽那女童問起，笑道：「那也不是甚麼好玩的物事。」那女童突然伸出手來，抓住虛竹的左腕，細細察看那枚指環。虛竹見那女童的手掌甚大，和她身形全然不稱，而且手背乾枯，青筋暴起，滿是皺紋，倒如是個八九十歲的老婦人一般，那裏是孩童的肌膚，一驚之下，回手一奪，掙脫了她的手掌。那女童道：「這枚鐵指環，你從那裏偷來的？」聲音嚴峻，如審盜賊。

虛竹心中不悅，道：「出家人嚴守戒律，怎可行那偷盜之事？這是別人給我的，怎說是偷來的？」那女童道：「胡說八道！你說是少林弟子，人家怎會將這枚指環給你？你若不從頭實說，今日便抽筋剝皮，叫你受盡百般苦楚。」虛竹啞然失笑，心想：「我若不是親眼目覩，單是聽你的聽音，那當眞要給你這小小娃兒嚇倒了。」說道：「小姑娘……」只說得三字，突然拍的一聲，左頰上吃了一記耳光，這一下打得甚是淸脆，只是那女童究竟力弱，却也不覺疼痛。虛竹道：「你怎麼出手便打人，小小年紀，忒也橫蠻無禮！」那女童道：「你法名叫虛竹，嗯，靈玄慧虛，你是少林派中第八十七代的弟子，玄慈、玄悲、玄痛、玄難這一干小和尚，是你的師祖了？」

虛竹向後退了一步，驚訝無已，這個八九歲的女童居然知道自已的師承輩份，而將玄慈、玄悲等師伯祖、師叔祖，更稱之爲「小和尚」，出口吐屬，那裏像個小小女孩？他突然想起：「世上據說有借屍還魂之事，莫非…莫非有個老前輩的鬼魂，附在這個小姑娘身上麼？」只聽那女童道：「我問你話，是便說是，不是便不是，怎地不答？」虛竹道：「你說得不錯，只是稱本寺方丈大師爲『小和尚』，未免太過。」那女童道：「怎麼不是小和尚？我和他師父靈門大師平輩論交，玄慈見了我，總是恭恭敬敬的一聲前輩，我叫他小和尚叫了十幾年，有什麼『太過』不『太過』的。」虛竹更是驚訝，玄慈的師父是靈門禪師，那是少林派第八十四代弟子中傑出的高僧，虛竹自是知曉。他越來越相信這女童乃是借屍還魂，道：「然則…然則…你是誰？」

那女童怫然道：「初時你前輩長，前輩短的，還算恭謹有禮，怎地這時候却你呀你的起來了？若不是念在你相救有功，姥姥一掌早便送了你的狗命！」虛竹聽她自稱「姥姥」，心中頗爲害怕，道：「姥姥，不敢請教你尊姓大名。」那女

童轉怒爲喜，道：「這才是了。我先問你，你這枚鐵環從何而來？」虛竹道：「千眞萬確，是一位老先生送給我的，我本來不要，須知我是少林弟子，實在不能收受，但那位老先生命在垂危，不由分說……」那女童突然伸手抓住了他手腕，顫聲道：「你說那……那老先生命在垂危？他死了麼？不，不，你先說，那老先生怎般的相貌？」虛竹道：「他鬚長三尺，臉如冠玉，人品極是俊雅。」那女童更是顫得厲害，道：「怎麼他會命在垂危？他…他一身武功…」

突然之間，那女童轉悲爲怒，罵道：「臭和尙，無崖子一生武功，他不散功，怎麼死得了？一個人要死，便這麼容易？」虛竹點了點頭，道：「是！」眼前這女童雖然年紀小小，但氣勢懾人，使虛竹又敬又畏，對她的話竟是不敢稍持異議，只是心中難以明白：「什麼叫做散功？一個人要死，那是容易得緊，又有什麼難事？」那女童又問：「你在那裏遇見無崖子的？」虛竹道：「你說的是那位容貌清秀的老先生，聰辯先生蘇星河的師父麼？」那女童道：「自然是了，哼，你連這人的名字也不知道，居然撒謊，說他將鐵指環給了你，厚顏無恥，大胆之極！」

虛竹道：「你也認識這位無崖子老先生吧？」那女童怒道：「是我問你，不是你問我。我問你在那裏遇見無崖子，快快答來！」虛竹道：「那是在一個山峯上，我無意間破了一個『玲瓏』棋局，這才遇到這位老先生。」那女童伸出手掌，又想一巴掌打去，只是這時兩人相對而立，她身材矮小，手掌只打得到虛竹胸口，這個耳光便縮手不打了，怒道：「胡說八道！這個玲瓏棋局數十年來難倒了天下多少才智之士，憑你這蠢笨如牛的小和尙也解得開？你再胡亂吹牛，我可不跟你客氣了。」虛竹道：「若憑小僧自己本事，當然是解不開的。但當時勢在騎虎，聰辯先生逼迫小僧非落子不可，小僧只得閉上眼睛，胡亂下了一子，豈知誤打誤撞，自己塡塞了一塊黑棋，居然棋勢開朗，再經高人指點，這玲瓏便解開了。這全是一番僥倖，唉，可是小僧一時妄誕胡行，此後罪孽非小，眞是罪過，阿彌陀佛，阿彌陀佛。」說着雙手合什，連宣佛號。

那女童將信將疑，道：「若是這般說，那麼卻也有幾分道理……」一言未畢，忽聽得山下隱隱傳來呼嘯和脚步之聲。虛竹叫道：「啊喲！」打開布袋之口，將女童一把塞在袋中，便負在背上，拔脚向山上狂奔。

他奔了一會，山下的叫聲又離得遠了，回頭一望，只見積雪之中，自己一行脚印，清清楚楚的印着，不由得又失聲呼道：「不好！」那女童道「什麼不好？」虛竹道：「我在雪中留下脚印，不論逃得多遠，他們終究找得咱們。」那女童

那女童見了虛竹手上的鐵指環盤問他是從何處得來。

道：「上樹飛行，便無踪迹，只可惜你武功太也低微，連這種粗淺的輕功也不會。小和尚，我瞧你內力不弱，不妨試試。」虛竹道：「這就試試！」縱身一躍，老高的跳在半空！竟是高出樹頂丈許，摔下時伸足踏向樹幹，不料落脚太重，喀喇一聲，將樹幹踩斷了，連人帶樹幹，一齊摔將下來。

這一摔下，乃是一交仰天，勢須壓在布袋之上，虛竹心地甚好，生恐壓傷了女童，百忙中一個鷂子翻身，翻了過來，變成合撲，砰的一聲，額頭撞在一塊巖石之上，登時皮破血流。虛竹叫道：「哎唷，哎唷！」掙扎着爬了起來，甚是慚愧，道：「我，我笨得緊，不成的。」那女童道：「你寧可自己受傷，也不敢壓我，總算對姥姥恭謹有禮。姥姥一來要利用於你，二來嘉獎後輩，便傳你一手飛躍之術。你聽好了，上躍之時，雙膝微曲，提氣丹田，待覺眞氣上昇，便須放鬆肌骨，存想玉枕穴間……」當下一句句向他解釋，又教他如何空中轉折，如何橫竄縱躍，教罷，說道：「你依我這法子再跳上去吧！」

虛竹道：「是！我先獨個兒跳着試試，別要再摔一交，撞痛了你。」要將背上布袋放了下來。那女童怒道：「姥姥教你的本事，難道還有錯的？試什麼鬼東西？你再摔一交，姥姥立時便殺了你。」虛竹不由得打個冷戰，想起身後負着一個借屍還魂的寃魂，全身汗毛都豎了起來，只想將這隻布袋摔得遠遠，却又不敢，於是咬一咬牙齒，依着那女童所授運氣的法門，運動眞氣，存想玉枕穴道，雙膝微曲，便輕輕向上一彈。

他依着女童所教的法門運氣，這一次躍將上去，身子猶似緩緩上升，雖在空中無所憑依，却也能轉折自如，大喜之下，叫道：「行了，行了！」不料這一開口，洩了眞氣，身子又落了下來，幸好這一次乃是筆直落下，只不過兩隻脚的脚板撞得隱隱生痛，却未摔交。那女童罵道：「蠢才，你要開口說話，先得調勻呼吸。第一步還沒會，便想走第五步，第六步了。」虛竹道：「是，是小僧的不是。」第二次提氣上躍，輕輕落在一根樹枝之上，那樹枝晃了幾下，却未折斷。

虛竹心下甚喜，却不敢開口，依着那女童所授，向前躍出，平飛丈餘，落在第二株的樹枝幹上，一彈之下，又躍到第三株樹上，運氣一順，只覺身輕力足，越躍越遠。到得後來，一躍之間，竟是橫越二樹，在半空中宛如御風而行，不由得又驚又喜。這雪峯上樹林茂密，他自樹端枝梢飛行，地下亦無迹可尋，只一頓飯時分，已深入密密的叢林之中。那女童道：「行了！下來吧。」

其時虛竹對這女童又有了幾分敬畏之心，應道：「是！」輕輕躍下地來，將那女童從布袋中扶出。那女童見他滿臉喜色，說不出的心癢難搔之態，罵道：「沒出息的小和尚，只學到這點兒粗淺微末的功夫，便這般歡喜！」虛竹道：「是，是；小僧眼界甚淺，姥姥，你教我的功夫是有用……」那女童道：「你居然一點便透，可見姥姥法眼無花，小和尚身上的內功並非少林一派。你這功夫到底是跟誰學的？怎麼小小年紀，內功底子如此深厚？」虛竹胸口一酸，眼眶兒不由得紅了，道：「這是無崖子老先生臨死之時，將他……他老人家七十餘年修習的內功，都硬生生的逼入了小僧體內。小僧實在不敢背叛少林，改投別派，但其時無崖子老先生不由分說，便化去小僧的少林派功夫，又以他的功夫傳給了我，小僧也不知道是禍是福，該是不該，唉，總而言之，小僧日後回到少林寺去，總而言之，總而言之……」他連說幾個「總而言之」，實不知如何總而言之。

那女童怔怔不語，將布袋鋪在一塊巖石之上，支頤沉思，輕聲道：「如此說來，無崖子果然是將逍遙派掌門人之位，傳授於你了。」虛竹道：「原來你也知道『逍遙派』的名字。」他一直不敢提到「逍遙派」三字，蓋會聽蘇星河言道，若非本派中人，聽到「逍遙派」三字者，決不容其活於世上。現下聽到那女童先說了出來，他才敢接口。他又一直以爲這女童乃是一個前輩老婦借屍還魂，心想反正你是鬼，不是人，人家便要殺你，也無從殺起。那女童怒道：「我怎麼不知逍遙派？姥姥知道逍遙派之時，無崖子還沒知道呢。」虛竹道：「是，是！」心想：「說不定你是個數百年前的老鬼，當然比無崖子老先生還老得多。」

只見那女童拾了一根枯枝，在地下積雪中一條條的畫了起來，畫的都是直線，過不多時，便畫成一張縱橫十九道的棋盤。虛竹心中一驚：「她要逼我下棋，那可糟糕了。」却見她畫成棋盤後，便即在棋盤上佈子，空心圓圈是白子，實心的一點是黑子，密密層層，將一個棋盤上都佈滿

了。只佈一半，虛竹便認了出來，正是無崖子所擺的那個玲瓏，心道：「原來你也知道這個玲瓏。」又想：「莫非你當年也曾想破解，苦思不得，因而氣死麼？」想到這裏，背上又感到一層寒意。

那女童佈完玲瓏，道：「你說解開了這個玲瓏，第一子如何下法，演給我瞧瞧。」虛竹道：「是！」當下第一子填塞一眼，將自己的黑子脹死了一大片，局面登時開朗，然後依着段延慶當日傳音所示，反擊白棋。那女童額頭汗水涔涔而下，喃喃道：「天意，天意！天下又有誰想得到這『先殺自身，再攻敵人』的怪法？」

待虛竹將一局玲瓏解完，那女童又沉思半晌，道：「由是觀之，小和尚倒也不是全然胡說八道。無崖子如何將鐵指環傳你，一切經過，你詳細跟我說來，不許有半句隱瞞。」虛竹道：「是！」於是從頭將師父如何派他下山，如何破解玲瓏，無崖子如何傳功傳環，丁春秋如何施毒暗殺蘇星河與玄難，自己如何追尋慧方諸僧等情一一說了。那女童一言不發，直等他說完，才道：「如此說來，無崖子是你師父，你怎麼不稱師父，卻叫什麼『無崖子老先生』？」虛竹神色尷尬，道：「小僧是少林寺僧人，實不能改投別派。」那女童道：「你是決意不願做逍遙派的掌門人的了？」虛竹連連搖頭，道：「萬萬不願。」

那女童道：「這也容易，你將鐵指環送了給我，也就是了，我代你做逍遙派掌門人如何？」虛竹大喜，道：「那正是求之不得。」取下鐵指環，便交給女童。那女童臉上現出又喜又愁的神色，接過指環，便往手上戴去。那知她手指粗大，中指戴不上，無名指也戴不上，勉強戴在小指之上，端相半天，似乎很不滿意，又問：「你說無崖子有一幅圖給你，叫你到天山去尋人學那『逍遙御風』的功夫，那幅圖呢？」虛竹從懷中取了圖畫出來。那女童打開一看，一見到圖中的宮裝美女，臉上倏然變色，罵道：「他……他要這賤婢傳你武功！他……他臨死之時，仍是念念不忘這賤婢，將她畫得這般好看！」霎時之間，滿臉憤怒嫉妒，將圖畫向地上一丟，雙腳踩了上去，一陣亂踏，登時將一幅工筆美人圖踩得滿是泥汚。虛竹叫道：「啊喲！」忙伸手拾了起來，卻見已被踩得不成模樣。

那女童怒道：「你可惜麼？」虛竹道：「這樣好好一幅圖畫，踩壞了自然可惜。」那女童問道：「無崖子這小賊種有沒有跟你說這賤婢是誰？」虛竹搖頭道：「沒有。」心想：「怎麼無崖子先生又變成小賊種了？」那女童怒道：「哼，小賊種痴心妄想，還道這賤婢過了幾十，仍是這等容貌！哼，就算當年，她又那有這般好看了？」越說越氣，伸手又要將那幅圖搶過來撕爛。虛竹一縮手，將圖畫放入懷中。那女童身矮力微，搶不到手，氣喘吁吁，不住口的大罵：「沒良心的小賊種，不要臉的賤婢！」虛竹惘然不解，猜想女童附身的老鬼定然認得圖中美女，兩人向來有仇，是以雖然不過見到一幅圖畫，卻也怒氣難消。

那女童還在惡毒咒罵，虛竹肚中突然咕咕咕的響了起來。原來他忙亂了一夜，再加一早又奔又溜，粒米未曾進肚，已是十分飢餓。那女童道：「你餓了麼？」虛竹道：「是。這雪峯之上，只怕沒什麼可吃的東西。」那女童道：「怎麼沒有？這雪峯上最多竹雞，也有梅花鹿和羚羊，來，我教你一門平地快跑的輕功，再教你捉雞擒羊之法……」虛竹不等她說完，急忙搖手，道：「出家人怎可殺生？我寧可餓死，也不沾腥。」那女童罵道：「臭笨賊和尚，難道你這一生之中，從未吃過葷腥？」虛竹想起那日在小飯店中受阿紫捉弄，吃了一塊肥肉，喝了大半碗雞湯，苦着臉道：「小僧受人欺騙，吃過一次葷食，但那是無心之失，想來佛祖也不見罪。但要想我親手殺生，那是萬萬不幹的。」那女童道：「你不肯殺雞殺鹿，卻願殺人，那更是罪大惡極。」

虛竹奇道：「我怎願殺人了？阿彌陀佛，罪過，罪過。」那女童道：「還唸佛呢，眞眞好笑。你不去捉雞給我吃，我捱過兩個時辰，便要死了，那不是給你害死的麼？」虛竹搔了搔頭皮，道：「這山峯上想來總也有草菌、竹筍之類，我去找來給你吃。」那女童臉色一沉，指着太陽道：「等太陽到了頭頂，我若不喝生血，非死不可。這不是騙你！」虛竹十分駭怕，道：「好端端地，爲什麼要喝生血？」

虛竹聽到那女童說到「喝生血」三字，心下又是發毛，不由得想起了「吸血鬼」來，只聽她又道：「我得了一個古怪毛病，每日中午若是不喝生血，全身眞氣沸騰起來，會將自己活活燒死，臨死時狂性大發，對你大大不利。」虛竹仍是不住的搖頭，道：「不管怎樣，小僧是佛門子弟，嚴

守清規戒律，別說自己殺生是決情不幹，便是見你起意殺生，也要盡力攔阻。」那女童雙目向他凝視，見他雖有惶恐之狀，但其意甚堅，顯是決計不肯屈從。

她嘿嘿冷笑幾聲，問道：「你自稱是佛門子弟，嚴守清規戒律，到底有什麼戒律？」虛竹道：「佛門戒律有小乘戒，大乘戒之別。」那女童冷笑道：「花頭倒也眞多，何謂小乘戒？何謂大乘戒？」虛竹道：「小乘戒比較容易，共分四級，初爲五戒，次爲八戒，更次爲十戒，最後爲具足戒，亦卽二百五十戒。五戒爲在家居士所持，一不殺生，二不偷盜，三不淫邪，四不妄語，五不飲酒。至於出家比丘，須得守持八戒、十戒，以至二百五十戒，那是比五戒精嚴得多。總而言之，不殺生爲佛門第一戒。」

那女童道：「我曾聽人說過，佛門高僧欲成正果，須持大乘戒，稱爲十忍，是也不是？」虛竹心中一寒，道：「正是。大乘戒捨己救人，倒也不是眞的須行此十事。」那女童問道：「十忍爲何？」虛竹武功平平，佛經卻是精熟，說道：「一爲割肉飼鷹，二爲投身餓虎，三斫頭謝天，四折骨出髓，五挑身千燈，六挑眼布施，七剝皮書經，八刺心決志，九燒身供佛，十刺血洒地。」他說一句，那女童冷笑一聲。待他說完，那女童問道：「割肉飼鷹，卻是如何？」

虛竹合什說道：「昔日我佛釋迦牟尼，見有餓鷹追鴿，心中不忍，藏鴿於懷。餓鷹說道：『你救了鴿子性命，卻餓死了我，豈非不仁？』我佛便割下自身血肉，餵飽餓鷹。」那女童道：」投身餓虎的故事，想來也差不多了？」虛竹道：「正是。」那女童道：「照啊，佛家淸規戒律，博大精宏，豈僅僅『不殺生』二字而已。你若不去捉雞捉鹿給我吃，便須學釋迦牟尼的榜樣，以自身血肉，供我吃喝，否則便不是佛門子弟。」她一面說，一面拉高虛竹左手的袖子，露出他一條白白胖胖的臂膀，笑道：「我吃了你這條手臂，也可挨得一日之飢。」

虛竹一瞥眼見她露出一口白森森的牙齒，每顆牙齒都是又尖又長，絕非童齒，瞧她模樣似乎便欲一口在他手臂上咬落。本來這八九歲的女童，人小力微，絕不足懼，但虛竹心中總想到她是個借屍還魂的女鬼，一見她神情不正，不由得心胆俱寒，大叫一聲，甩開她的手掌，拔步便向山上奔去。

他心驚胆戰之下，這一聲叫得甚是響亮，只聲得山腰中有人長聲呼道：「在這裏了，大夥兒向這邊追啊。」呼聲淸朗洪亮，正是不平道人的聲音。虛竹心道：「啊喲不好，我這一聲叫，洩露了行藏，那便是如何是好？」要待回去再背負那女童，實是可怕，但說置之不理，自行逃走，又心中不忍，當下站在山坡之上，心中猶豫不定，向山腰中望下去，只見四五個黑點正向上爬來女雖然相距尚遠，但最後終究會給他們追到，那，童一落入他們手中，自然更無倖理。他走下幾步，說道：「喂，你若發誓不咬我，我便背你逃走。」

那女童哈哈一笑，道：「你過來，我跟你說，這邊上來的，共有五人，第一個是不平道人，第二個是烏老大，第三個姓安的，另有兩人，一個姓羅，一個姓利。我教你幾手本領，你先將那不平道人打倒。」她頓了一頓，微微笑道：「只是將他打倒，令他不得害人，卻不是傷他性命，那並非殺生，不算破戒。」

虛竹沉吟道：「不平道人和烏老大武功甚高，我怎麼打得倒他們？你本事雖好，這片刻之間，我也學不會。」那女童：「蠢才，蠢才！無量子執掌逍遙派，是蘇星河和丁春秋二人的師父。蘇丁二人武功如何，你是親眼見過了的，徒弟已是如此，師父可想而知。他將七十年來性命交修的功力，全部傳了給你，不平道人、烏老大之輩，如何能與你相比？你只是蠢得厲害，不會運用而已。你將這隻布袋拿來，吸一口氣，眞氣運到右臂，張開袋口，左手在敵人後腰上一拍……」

虛竹依法而行，卻不知道幾下手法，如何能打得倒這些武林高手。那女童道：「跟着下去，左手食指便點敵人這個部位，不對，不對，須得如此運氣，所點的部位也不能有絲毫偏差，所謂失之毫厘，謬以千里，臨敵之際，務須鎭靜從事，若有半分參差，不但打不得敵人，自己的性命反而交在對方手中了。」虛竹依着她的指點，用心記憶，只是這幾下手法一氣呵成，初看似乎只有五六個招式，但每一個招式之中，身法，步法，掌法，招法，均有十分奇特之處，下盤如何放，上身如何斜，實在繁複之極，虛竹練了半天，仍是沒練得合式。

虛竹本來悟性不高，記心卻是極好，那女童所教的法門，他是每一句都記得的，但要他一口

氣將所有的招式全都演得無誤，卻是萬萬不能。那女童接連糾正了幾遍，罵道：「蠢才，無才，無崖子選了你來做武功傳人，實在是瞎了眼啦。倘若你是個俊俏標緻的少年，那也能了，偏偏又是個相貌醜陋的小和尚，眞不知無崖子是怎生挑的。」虛竹旣是奇怪，又是氣惱，道：「無崖子老先生也曾說過，一心要找風流俊雅的少年來做他的傳人。這逍遙派的規矩古怪得緊，現下，現下，逍遙派的掌門人是你當去了……」下面一句話沒再說下去，心中意思是說：「你這老鬼所附身的小姑娘，卻也不見得有什麼美貌。」

說話之間，虛竹又練了兩遍，第一遍右掌出手太快，第二遍的手指卻點歪了方位。他性子倒很堅毅，正待再練，忽聽得腳步聲響，不平道人如飛的趕上坡來，笑道：「小和尚，你逃得快啊！」雙足一點，便向虛竹撲了過來。虛竹情知難以抵敵，轉身欲逃。那女童喝道：「依法施爲，不得有誤。」虛竹不及細想，張開布袋的大口，運氣貫臂，一掌向不平道人拍了過去。

不平道人罵道：「好小子，居然還敢向你道爺動手？」舉掌一迎。虛竹不等雙掌迎實，出腳便勾。這一勾居然勾中，不平道人身子向前一個踉蹌，虛竹左手圈轉，運氣向他後腰中一拍。說也奇怪，這個將三十六島島主、七十二洞洞主視若無物的不平道人，竟然挨不起這一掌，身形一晃，便向布袋中鑽了進去。虛竹大喜，跟着一指點出，逕點不平道人的「意舍穴」。這「意舍穴」在背心中脊兩側，脾俞之旁，虛竹不會點穴功夫，匆忙之中一指點歪，卻點中了「意舍穴」之上的「陽綱穴」。不平道人大叫一聲，從布袋中鑽了出來，向後幾個倒翻觔斗，滾下山去。那女童連叫：「可惜，可惜！」又罵虛竹道：「蠢才，叫你點意舍穴，便令他立時動彈不得，誰要你去點陽綱穴？」

虛竹又驚又喜，道：「喂，你這法門當眞使得，這一指雖然點錯，卻已將他嚇得不亦樂乎！」不平道人滾下山坡，烏老大卻已搶了上來。虛竹提袋上前，說道：「烏老大，你來試試，那也很好。」烏老大見不平道人一招落敗，心下甚是警惕，提起「綠波香露刀」，斜身側進，一招「雲繞巫山」，向虛竹腰間削了過來。虛竹叫道：「啊喲不好，這人用刀，我可對付他不了啦，你沒教我對付鬼頭刀的法門。這會兒再教，也來不及了。」

那女童叫道：「你過來抱着我，跳到樹頂上去！」這時烏老大已向虛竹連砍了三刀，幸好烏老大對他心存忌憚，不敢過分進逼，這三刀都是虛招。但虛竹抱頭鼠竄，情勢已萬分危急，聽得那女童這般叫喚，心中一喜：「上樹逃命，這法門我倒是學過的。」正待過去抱那女童，烏老大刀進連環，迅捷如風，刷刷兩刀，向他要害砍了過來。虛竹叫道：「不得了！」提氣一躍，身子筆直上升，猶如飛騰一般，輕輕上了一株大松樹頂上。

這松樹高近四丈，虛竹說上便上，倒將烏老大吃了一驚。烏老大武功精強，輕功卻是平平，這麼高的松樹之巔，那是萬萬爬不上去的，但他着眼所在，本來不在虛竹而在女童，喝道：「死和尚，你有本事便在樹頂呆一輩子，永遠別下來！」說着拔足向那女童，一伸手，抓住了她後砍後頸，他還是要將這女童擒將下去，要大夥人人她一刀，飲她人血，歃血爲盟，使得誰也不能異心。

虛竹見那女童又被他擒住，心中大急，尋思：「她叫我抱她上樹，我卻自己逃到樹頂，這豈身功夫是她傳授我的，這不是忘恩負義之至嗎？」想到此處，一躍便從樹頂縱了下來。他手中本來拿着那隻布袋，躍下之時，袋口恰好朝下，倉卒間一心是想救女童脫險，順手一罩，便將烏老大的腦袋套在袋中，左手一伸，一指向他背心上點去。這一指仍是沒能按那女童所授，點中他的「意舍穴」要害，卻是偏下寸許，戳到了他的「胃倉穴」上。

烏老大只聽得頭頂風生，跟着便漆黑一團，目不見物，大驚之下，一刀向前砍出，一刀砍了個空，其時正好虛竹伸指點中了他的胃倉穴。烏老大身子並不因此而軟癱，但雙臂一麻，噹的一聲，綠波香露刀落地，另一手也放鬆了那女童的後領。他急於擺脫套在頭上的布袋，着地向外滾出。虛竹抱起那女童，再度躍上樹頂，連說：「好險，好險！」那女童臉色蒼白，罵道：「不成器的東西，我老人家教了你功夫，卻兩次都認錯了。」虛竹好生慚愧，道：「是，是！我點錯了他的穴道。」那女童道：「你瞧，他們又來了。」虛竹向下望去，只見不平道人和烏老大已回上坡來，另外還有三人遠遠的指指點點，卻是不敢逼近。忽見一個矮胖子大叫一聲，着地滾倒，身

上便有一叢銀光罩住，原來是舞動兩柄短斧，護着身子，搶到樹下，跟着錚錚兩聲，雙斧砍向樹根，此人力猛斧利，看來最多砍得十幾下，這棵大松樹便給他砍倒了。虛竹大急，道：「那怎麼是好？」那女童冷冷的道：「你師父無崖子指點了你門路，叫你去求那圖中的賤婢傳授武功。你去求她啊！這賤婢教了你，你便可下去將這五隻猪狗打倒了。」

虛竹急道：「唉，唉！」心想：「在這當口，你還有餘閒去和這圖中女子爭強鬥勝。」心中雖是焦急，這句話却是不便出口，只聽得錚錚兩響，那矮胖子的雙斧又在松樹上砍了兩下，那樹不住晃動，松針如雨而落。那女童道：「你將丹田中的眞氣，運到肩頭巨骨穴，再至手肘天井穴，再至手腕陽池穴，在陽谿，陽谷，陽池三穴中連轉三轉，然後運至無名指關衝穴。運好了沒有？」她一面說，一面伸指摸向虛竹身上的穴道。她知虛竹身上的穴道部位也分不清楚，單提經穴之名，定然令他茫然無措，非親手指點不可。

虛竹自得無崖子傳功後，眞氣在體內遊走，要到何處，略無窒滯，聽那女童這般說，便依言運氣，却聽得錚錚兩聲，那松樹又晃了一晃，說道：「運好了！」那女童道：「你摘下幾枚松球，對準那矮子的腦袋也好，心口也好，無名指運眞力彈將下去！」虛竹道：「是！」摘下松球，扣在無名指上。

女童叫道：「快彈將下去！」虛竹右手大拇指一鬆，無名指上的那枚松球便彈了出去，只聽得呼的一聲響，那松球激射而出，勢道威猛無儔。只是他從來沒學過暗器功夫，手上全無準頭，這松球拍的一聲，鑽入了土中，沒得無影無蹤，離那矮子至少也有三尺之遙，力道雖強，却無實效。那矮子嚇了一跳，但只怔得一怔，又掄斧向松樹砍去。

那女童道：「蠢和尚，再彈一下試試！」虛竹心中好生慚愧，依言又運氣彈了一枚松球，他刻意求中，手腕發抖，結果離那矮子的身子更在五尺之外。那女童道：「此處距左首那株松樹太遠，你抱了我後，跳不過去，眼前情勢危急，你自己逃生去吧。」虛竹道：「你說那裏話來？我豈是貪生負義之輩？不管怎樣，我總要盡力救你。當眞不成，我陪你一起死便了。」那女童道：「蠢和尚，我和你非親非故，何以要陪我送命？哼哼，他們想殺我二人，只怕也沒這麼容易。你採摘十二枚松球，然後這麼運氣。」說着便教了他運氣之法。」

虛竹心中記住了，還沒依法施行，那松樹已劇烈晃動，跟着喀喇喇一聲大響，便向東北方傾倒下去。不平道人、烏老大、那矮子以及其餘二人歡呼大叫，一齊搶了過來，那女童喝道：「把松球擲了出去！」其時虛竹心中眞氣奔騰，正自向外噴出，雙手一揚，十二枚松球亂擲出去，拍拍幾聲，四個人翻身摔倒。那矮子却沒被松球擲中，大叫：「我的媽啊！」抛下雙斧，滾下山坡去了。五人之中，那矮子武功要算最低，但虛竹這十二枚松球射出時迅捷無比，擊到球至，根本無法閃避，那矮子所以沒被打中，全仗他身子矮小，松球從他頭頂越過，決非由於閃避得宜。

只見雪地上片片殷紅，四人身上汨汨流出鮮血。虛過擲出松球之後，生怕摔壞了那女童，攔腰將她一把抱住，輕輕落地，突然間見那四人傷勢如是之重，不由得呆了。那女童一聲歡呼，從他懷中掙下地來，撲到不平道人身上，將嘴巴湊在他額頭上的傷口，狂吸鮮血。虛竹大驚，叫道：「你幹什麼？」抓住她的後心，一把提起。那女童道：「你已打死了他，我吸他血，治我之病，有何不可？」

虛竹見她嘴旁都是血液，說話時張口獰笑，不禁心中害怕，緩緩將身子放下，道：「我已打死了他？」那女童道：「難道還有假的？」說着俯首又去吸血。虛竹見不平道人左額角上有個雞蛋般大的洞孔，心下一凜：「啊喲！我將松球打進他腦袋中去了！這松球又輕又軟。怎麼打得破他的腦殼？」再看其餘三人時，一人心口中了一枚松球，一人喉頭和鼻樑各一枚，都已氣絕，只烏老大肚皮上中了兩枚，不住喘氣呻吟，尚未斃命。虛竹走到他的身旁，拜將下去，說道：「烏先生，小僧失手傷了你，實非故意，但罪孽深重，當眞是對你不起。」烏老大道：「開……開什麼玩笑？快……快……一刀將我殺了，圖個乾淨。」虛竹道：「小僧豈敢和前輩開玩笑？不過，不過……」突然間想起自己一出手便連殺三人，看來這烏老大也是性命難保，自是犯了佛門不得殺生的第一大戒，心下驚懼交集，渾身發抖，淚水滾滾而下。

欲知後事如何？

請看下期分解。

武俠長篇連載

狂波俠影

岳川·文
雲君·圖

【前文提要】 洪剛家遭慘變，被父親和叔父又送到玉環島。他目睹自己父叔被仇家追蹤殺死海上，心中雖是難過，但也無能爲力，那綠衣婦人將洪剛帶進島去，把他交給一個胖總管，要那胖子分派他做工。洪剛自幼嬌生慣養，終年生病，一樣也不能做，最後只派他每天淋幾次花，但要黎明即起。洪剛又說：怕自己起不早。那胖子給他弄得沒有辦法。

第二回 巨鯨飛波 小島失踪影

洪剛望着那胖子，仍是說不出話來，胖子道：「我有辦法了，你去和餵猪的人，睡在一起，淸晨必然要餵猪，那就可以將你吵醒了，你要記得，若是一忘了淋水，便要捱五十下鯨骨鞭了！」

洪剛抬頭向那株楓樹處望了一眼，覺得一來一去，十分遙遠，大是辛苦，但總算他知道，如今寄人籬下，不得不勉强些，這才答應道：「我知道了。」

那胖子面上露出不屑的神色，「哼」一聲，道：「跟我來！」將洪剛一帶，帶到了一大圈猪欄之旁，有七八個人正在忙碌，在猪欄之旁，有幾間破陋不堪的石屋，胖子向之一指，道：「你睡在那裏，和人家擠一擠也就是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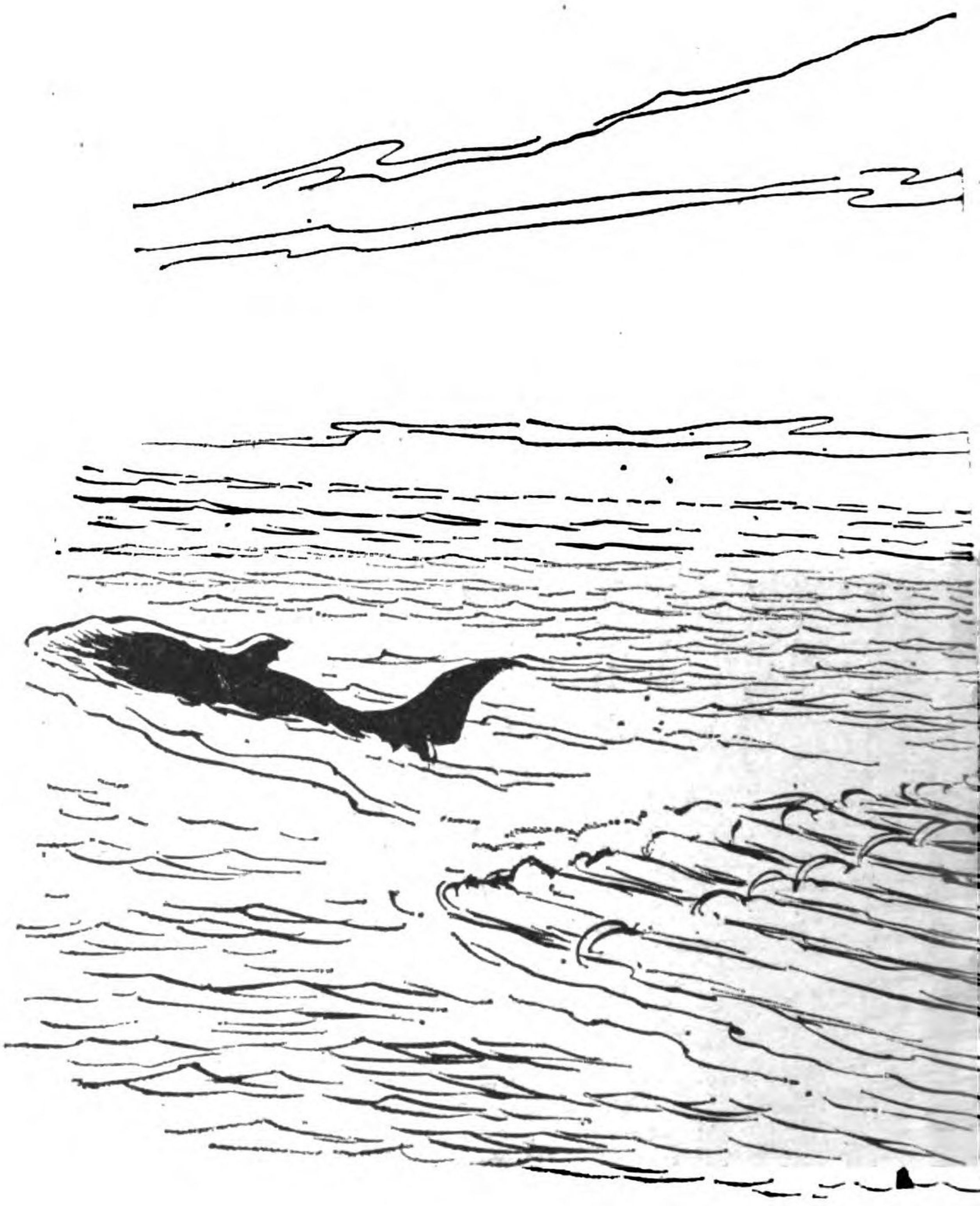
洪剛還想說什麼，那胖子早已走了開去。洪剛嘆了一口氣，向那幾間石屋走了過去，尚未到門口，便

覺出汗酸奇臭，撲鼻而來，洪剛捏住鼻子，向前走出了一步，連忙退了出來，不住喘氣，心想：這樣的屋子中，怎能住得人？不如睡在曠野中算了。

他連忙離了開去，那玉環島上，風景十分好，他為人渾渾噩噩，本無機心，他一年三百六十天，倒有三百五十天在病床之上，父親伯父也不常看到，兩人慘死之際，他雖有怵目驚心之感，但是隨即淡忘。

本來，他只怕自己從此餓死，但如今已有了個托庇之所，雖然每天要做事，不免辛苦些，但卻也可以活得下去，在他來言，那是於願已足的了。這時，他見島上風景好，便信步走了開去。

一走了開去，便走出了三五里。洪剛活到二十歲，可以說從來也未曾



走過那麼多路，他雖然走得極慢，但是也已疲倦之極，看到前面有一塊大青石，他便坐了上去。一坐上去之後，更是呵欠連連，竟躺了下來，不一會，便已沉沉睡去。

他因為極之疲倦，竟不顧石冷風寒，就這樣子睡了下來，等到一覺睡醒，耳際隱隱聽得雞啼之聲，他睜開眼來一看，已是天明時分。

洪剛猛地想起，自今日起，他已不是洪府中的大少爺，可以有僮僕供自己呼來喝去，而是在人屋簷之下，要去挑水澆花的了！

他一想及此，連忙欠身坐了起來。可是在這一夜之中，他所受的風寒已深，一坐起來之後，只覺得天旋地轉，頭重腳輕，眼前發黑，不自由主，滾下了那塊大石來，在地上不住地喘氣，哪裏還有氣力站得起來？

他喘息了好一會，才啞着聲音叫道：「生病了……我生病了！」

他雖然在用足了氣力叫着，但是聲音至多傳出丈許開外，玉環島上的人雖然不少，而洪剛所在的地方，恰是十分僻靜，尋常絕無人到的地方，他叫了半晌，也沒有人來答應他，而太陽則已漸漸昇起來了。

洪剛記得那胖子說，若是忘了澆水，誤了大事，便要捱五十下鯨骨鞭，自己骨瘦如柴的身子，如何還捱得起鞭子？他心中一急，便生出了一股力道來，硬撐起身子來，可是才一站直，便又跌倒，這一跌，身子向前滾出了幾步，到了一個斜坡之上，竟骨碌碌地一直滾了下去，跌得他人事不省。

等到他漸漸又有了知覺時，只聽得一個人道：「我們是在山坡下看到他的，他正昏了過去。」

接着，便是另一個人的聲音，洪剛一聽便聽出正是那胖子的聲口，道

：「這臭小子，才來第一天便偷懶，幸而我今天起得早，不放心去看看，若是我信了這小子，哪豈不闖大禍了，來，將他噴醒過來再說！」

洪剛剛想說話，一大桶冷水，已經兜頭兜腦，向他身上淋了過來。

那一大桶水，也不知是從哪一個寒泉中汲來的，其寒徹骨，冷得洪剛的身子，不由自主，迸跳起來，全身骨頭，都凍得格格直响！

洪剛一輩子哪會吃過這樣的苦頭，一時之間，淚如泉湧，淚眼昏花中，只見那胖子就站在他的面前，他上下兩排牙齒，凍得「得得」相叩，也根本沒有法子講得出話來。

那胖子瞪着眼罵道：「臭小子，你醒了麼？你第一天就誤了大事，要捱三十下鯨骨鞭，你可捱得起麼？」

洪剛心想，不要說捱三十下鯨骨鞭，就是這上下，自己只怕也沒有命了。他掙扎着說道：「我……捱不起，大爺……你開恩。」

那胖子「哼」地一聲，道：「這是玉環島上多少年來訂下的規矩，誰敢不從？」

洪剛雙手亂搖，道：「我……我寧願不在玉環島……上了。」他一面說，一面連連喘息。他明知自己病重如此，也沒有十個八個大夫在自己身邊把脈醫治，十成是活不了的人，一樣是死，何苦再在死前捱那三十鯨骨鞭，死得更痛苦些？

那胖子一聽得洪剛這樣說法，便哈哈大笑了起來，像是他的目的，就是要逼洪剛講出這句話來一樣，道：「你寧願離開玉環島了麼？」

洪剛道：「是……我願意離開。」

那胖子突然回過頭去，道：「還有什麼人願意和他一起離開的，只管出聲！」

洪剛這才注意到，在那胖子身後左右，還有三五十人，個個都是蓬首垢面，污穢不堪，有老有少，有幾個人，身材高大，看來十分威武，這時人人都低着頭，並沒有人出聲。

洪剛心中苦笑了一下，心知那些人，自然是前來玉環島托庇於玉環尊者門下的了，可能有些還是以前在江湖上叱咤風雲的豪客，但如今卻落得個在島上身充賤役，好不好還要捱打，奇就奇在他們隨時可以離開玉環島，卻會沒有人願意離去！

洪剛自己，自小多病，一年之中，要昏厥七八次，有好幾回，羣醫束手，連棺材都準備好了，卻幸而不死，他等於是一直在鬼門關前徘徊一樣，習以為常，生死之別，便看得淡了。

他哪裏知道，如今在這裏求庇的那三五十人中，確實有不少武林高手在，但因為對手的武功更高，所以才不得不低聲下氣，在玉環島上過活。

要知他們若是離開了玉環島，那是萬無生路，而在玉環島上，卻還可以苟延殘喘，有一線希望，是以不論島規如何之苦，不論做上三年五載賤役，連玉環尊者的面都見不上，更遑論要玉環尊者出頭為他們報仇雪恨，驅除強敵了。

但是，他們卻仍然心甘情願留在玉環島上住下去，絕不想離開。

當下，那胖子冷笑了幾聲，像是對衆人的態度，大為不滿，揮手道：「快去做事，你跟我來！」一伸手，抓住了洪剛的胳膊，將他直提了起來。

洪剛痛得咧牙，腳高腳底，被那胖子一直拖到了海邊上，只見海邊上已有一隻木筏在。

那木筏約摸一丈見方，上面有些食物，有一桶清水，約摸可以維持幾天食用。那胖子道：「島主格外施恩，這是供你離去之用的。」

洪剛只求那胖子快些放開自己的手背，忙道：「那實是多謝，我……這就去了。」

那胖子道：「去吧！」

他「去吧」兩字才一出口，手臂猛地一揮，一股大力，將洪剛的身子湧了起來，向木排之上落了下去。

洪剛閉上了眼睛，嚇得身子發震，但是他落下去的勢子雖疾，落到了木排上，力道卻也並不大，洪剛過了片刻，才敢睜開眼來，只見自己已經穩穩地坐在那隻木筏之上了。

洪剛吸了一口氣，正待勉力拿起竹篙，將木筏撐了開去，隨波飄流之際，忽然聽得有一個少年的聲音道：「哈總管，什麼人要離開玉環島？」

又聽得那胖子道：「是一個不成材的臭小子，昨天他父親帶他到島上

來求庇蔭的。」

那少年的聲音又道：「噢，這麼些年來，我還是第一次看到有人離去哩，讓我來看看，他是什麼樣的人。」那胖子却阻止道：「你還是別去看了，那是一個病鬼，有什麼好看的？」

洪剛本來已待提起竹篙來的，一聽得「病鬼」兩字，他不禁嘆了一口氣，手臂上已生的力道，剎時之間，也不知道跑到何處去了。

只聽得那少年道：「看一看又有什麼關係，總不見得你就沒有要我幫忙的地方！」

那胖子忙道：「小少爺，哈某人要你幫忙的地方正多着哩，也好，你去看一看，可別和他說話。」那少年笑了兩下，道：「咦，你跟着我來幹什麼？監視我麼？」胖子道：「我怎敢。」

那少年道：「那你替我走遠些，我還要釣魚哩，你大胖子在水邊一站，魚都給你嚇絕了。」

胖子諾諾連聲，聲音越去越遠，想是給那少年人趕走了。

洪剛坐在木筏上，循聲看出，只見一塊大石之後，轉出一個人來。

那是一個約摸十五六歲的少年人，十分清俊，身上穿着黑底綉金的褶衫，益發顯得他臉如滿月，十分得人親近。他手中持着一根又細又長的釣竿，一面走，一面那釣桿便不住地顫動。

那少年一直來到了洪剛木筏的近前，定了下來，目不轉睛地望着洪剛，却不開口。

洪剛也望着他，兩人互望了好一會，那少年才道：「咦，你不是要離開玉環島麼？何以上了木筏，又不遠去，莫非是改了主意麼？」

洪剛有氣無力地道：「我怎會改了主意，我只是沒有氣力撐開木筏罷了。」

那少年「哈哈」一笑，突然後退了幾步，手中又細又長的釣桿，向木筏點了一點。洪剛心中正在想：這不是兒戲麼？

可是，也就在此際，木筏却已經向外迅速地浮了開去，洪剛心中一怔，幾乎不能相信那是事實，木筏給逼開了丈許，那少年人又向海邊趕來，一揮手中釣桿，「刷」地一聲，一根亮晶晶的釣絲，飛了過來，絲端繫着一隻大鈎，「卜」地一聲，釣鈎插入木中，那少年一縮手，又將木筏拖了回來。

洪剛不知道那少年是什麼人，但自然知道那少年的地位極高，這時，他見那少年不費吹灰之力，將木排推來拖去，也不知道那少年意欲何為，心頭大是駭然，忙道：「你……想作什麼？」

那少年並不回答，只是「噓」地一聲，低聲喝道：「別說話。」

洪剛不敢再開口，只聽那少年又揚聲叫道：「哈總管，哈總管。」

不遠處傳來那胖子的聲音，道：「我在這兒，有什麼吩咐？」

那少年笑道：「好啊，你果然就在近前，不會離去。」那胖子的聲音，十分尷尬，道：「少爺休怪，我只怕有了什麼意外，吃罪不起。」

那少年「呸」地一聲，道：「有什麼意外。我忘了拿釣魚簍子，你幫我去取來，快去快回。」

那胖子道：「這臭小子走了麼？」

少年向洪剛做了一個鬼臉，道：「早已飄出十來丈遠近了。」

那胖子道：「你可得小心些，我去去就來。」

那少年不耐煩道：「快去，快去，別再囉嗦！」

洪剛見那少年設詞支開了胖子，更不知那少年要作什麼，只見那少年側耳聽了片刻，突然發出了一聲低呼，聽來他的心中，十分高興。

他低呼聲未畢，洪剛已覺出眼前人影一花，那少年竟已到了木筏之上。

洪剛心中，驚駭莫名，張大了口，一句話也講不出來，只見那少年手中的釣桿，向岸上的石塊點去，末筏迅即向外，浮了開去，一浮了開去之後，那少年又拿起竹篙，連連點動。

轉眼之間，末筏已浮出了十來丈，竹篙也已點不到海底了。

而到了這時，末筏向外的去勢也快了起來，不到片刻，已經淌出了半里許。

也就在這時，只聽得島上響起了那胖子焦急之極的呼叫聲，道：「我的少爺，你在什麼地方，你在什麼地方啊！」

那少年「哈哈」一笑，道：「哈胖子，這你可猜不到了！」他一面說

可一面轉過頭來，道：「喂，你叫什麼名字，我和你一起離開玉環島，你可高興？」

洪剛淡然一笑，道：「我有什麼不高興的，你是什麼人？看情形，那胖子會追上來的。」

那少年道：「不會的，我早已想好了，哈胖子不見了我，定然要四處尋找，等到他找不到，再去告訴我母親，想到我可能已經離開玉環島時，我早已飄遠了，大海茫茫，他們上哪兒找我去？」

洪剛仔細打量了那少年幾眼，道：「看你的情形，在島上定然是養尊處優，爲什麼要偷偷離開？」那少年道：「換了你，也一樣會離開的，做人一世，難道就在一個島上渡過麼？」

洪剛苦笑了一下，道：「如果我是你，我一定不會走，不要說是在島上，就算只有一間屋，一張床，可以給我睡在床上死去，我於願已足了。」

那少年呆望了洪剛半晌，「哼」地一聲，也不再去理會他，一伸手，自懷中取出了一隻漆盒來，漆盒中發出「啯啯」之聲，竟是一隻大蛤蟆。那少年將之釣在鈎上，放下海去。

不一會，只聽得他叫道：「好傢伙，你看！」

洪剛定睛看去，心頭不禁大是駭然！

只見前面，一條長可丈許的鯨魚，正在漸漸地游了近來，突然之間，鯨魚沉入了水中，等到牠再浮起來時，「轟」地一聲，水花四濺，木筏也幾乎被掀翻，那少年叫道：「我釣到牠了！」

緊接着，木筏向外的去勢，突然快了起來。

那鯨魚帶着釣絲，向前飛也似地游了開去，那少年一手緊緊地抓住了釣桿，一手拉住了木筏，鯨魚便拖着木筏向前面去。由於木筏的去勢實在太快，水花濺了起來，洪剛和那少年的身上，早已濕透。

那少年仍是精神奕奕，大聲呼叫，像是覺得非常之有趣。

但是洪剛却已禁不住了！

他只覺得一陣一陣的海水，向身上潑了過來，連氣都難以透得出，他想大聲呼叫，但却已出不了聲，只是乾喘氣。

而那條鯨魚向前游出的勢子，却越來越快，拖着木筏，足游了一個時辰，前面又出現了一座小島，鯨魚向島上直衝了過去，上了沙灘，猛烈地翻騰了起來。那少年躍了上去，以手中的釣桿，向那鯨魚亂刺，不一會，鯨魚便躺在沙灘上不動了。

那少年「哈哈」一笑，轉過身來，道：「你看我屠鯨的手段如何——咦，你怎麼了？」

那時候，洪剛被拋在沙灘上，一半身子浸在水中，勉力撐着手，才使得頭露在水外，就像是將死的魚兒一樣在喘着氣，是以那少年一看，便大聲驚問起來。

洪剛連連喘氣，道：「我……不行了，你就將我葬在這……個島上……
……」

他一句話沒有講完，頭一側，便已垂了下來。

那少年一個箭步，躍向前去，大聲道：「喂，你不能死，你死了我變成沒有人作伴，那不是比在玉環島上更寂寞了麼？」

洪剛迷迷糊糊，還可以聽得那少年的話，但要他回答他的話，那却是再也沒有力道了。

他只覺得身子被人拖了上岸，不一會，又被人塞了一顆丸藥在口中。

洪剛自小便是將各種各樣的丸藥當飯吃的，口中一塞進了丸藥，便「啯」地一聲，吞了下去，只覺得一股辛辣無比的味道，順津而下，難受之極，不禁「啊」地一聲，叫了起來。

只聽得那少年笑道：「味道很難受是不是？但這是我爺爺秘製的靈藥，服食一顆，百病消除。」

洪剛苦笑道：「我一生下來就病，難道這丸藥也有用麼？」

那少年道：「當然有用，一個時辰之內，包你可以健步如飛，你在這裏不要動，我去看看，這島上可有什麼人居住。」

洪剛懶得開口，只是點頭答應，那少年揮着釣桿，「刷刷」有聲，跳躍如飛，向外躍了開去，轉眼之間，便沒入了濃蔭之中。

洪剛躺了下來，這時，正是傍晚時分，夕陽西斜，海面金光萬道，那條死，鯨魚，龐然大物，躺在沙灘之上，灰黑的身子上，反射着金光。

洪剛等了許久，直到天色已漸漸黑下來了，曾不見那少年回來，他心

想，自己服下那顆丸藥之後，怎麼也不止一個時辰了，難道自己能健步如飛了麼？

他一面想，一面試着站了起來。這一站，居然站得十分穩。

綠衣婦人將洪剛帶到一個院落中。

他向前走出了幾步，身子也不左右搖幌，竟是其病若失。

洪剛心中大是歡喜，心想那少年何以一去如此之久，仍不回來，自己已能走動，何不去看看他？他剛想向島上走去，可是也就在此際，只聽得海面之上，响起了「轟」、「轟」、「轟」三下响。

洪剛連忙回頭看去，只見已呈昏暗的海面之上，升起了三股火柱，那三股火柱，到了半空之中，爆了開來，洒出滿天火雨，將附近的海面，連洪剛所在的海灘，照得如同白晝。

而那點點朶朶的火花，在半空中載沉載浮，半响不落下來。

海面之上，也一直十分光亮，三艘快船，正飛也似向島上駛來。

洪剛幾曾見過這等奇景來，一時之間，他不禁看得呆了，非但不逃開，反倒迎前幾步，到了海灘邊上。而那三艘快船，這時也已衝到了岸上邊，正中的一艘，最先在沙灘上擱淺，船頭之上，人影連閃，三條人影，飛也似掠了下來。

那三條人影的來勢快絕，洪剛只覺得眼前一花間，已有三個婦人，站在他的面前。

那三個婦人，都在三十上下年紀，滿面皆是焦切惶然之容，見了洪剛，便齊聲喝道：「他人呢？」

這三個婦人齊聲一喝，聲音十分驚人，洪剛脚一軟，不由自主，跌倒在地上，他手在沙上撐了幾下，才能站了起來。

而當他站起來時，他更是駭然，原來在那眩眼之間，他的身邊，又多了七八個人！那七八個人，有老有少，但却全是女子。

洪剛正在愕然間，又聽得哈胖子的聲音，自遠而近傳了過來，道：「就是他，就是他，當他要離開玉環島時，小少爺曾和他講話來着。」

哈胖子一面說，一面氣急敗壞地趕了過來。

那七八個婦人中，洪剛是認得出其中一個綠衣婦人，是他方上島時見過的。那時，一個五十出頭的黑衣婦人踏前了一步，來到了洪剛的面前，道：「你不必怕，他到哪裏去了，你告訴我們，我們不來怪你。」

洪剛嚇得身子發抖，道：「你……你們……在找……什麼人啊。」

哈胖子大聲道：「就是給你拐走的那少年，你還在裝什麼蒜？」

洪剛更驚，道：「不……不……不是我拐走他，是他硬要跟我來的：……我……這可不關我事……你們不能亂賴好人！」

洪剛一面講，一面想起這一來，可能又要被押回玉環島去，捱那三十鯨骨鞭，却又白受了許多苦，不禁急得哭了起來。

那黑衣老婦立卽叱道：「哈胖子，你別胡言亂語。朋友，我們沒有說人是你拐走的，只問你人在什麼地方，你快告訴我們。」

洪剛一面哭，一面道：「他在海中打鯨魚，我們被鯨魚拖到這裏來，他說要去看看島上有沒有人，便走了開去，已許久了。」

那老婦喜道：「你是說他還在島上？」

洪剛道：「當然還在島上。」

那老婦人一揮手，圍在洪剛身邊的人，立時散了開來，身法快絕，而從船上，又有許多人持着火把下來，海灘之上，人影亂幌，少說也有四五十人之多，但那些人隨卽沒入了島中。

洪剛漸漸止住了哭聲，心想那少年不知道是什麼重要人物，否則，何以他一離開，便勞動那麼許多人來找尋他的下落。

他在地上坐了下來，那黑衣老婦，始終在他的身邊。洪剛只覺得十分疲倦，將頭靠在膝上，睡了過去。不一會，他爲轟然巨响驚醒，抬頭看去，島中心升起了幾股火柱，將那個小島盡皆照明。

洪剛見那黑衣老婦仍在自己身邊，便揉了揉眼，道：「找到他了沒有？」那黑衣老婦却恍若未聞，洪剛本來還想再問，但是他看到那黑衣老婦眼中射出來的光芒，就像是電光一樣，心中一害怕，便不敢再問。

又過了許久，看來已到了午夜時分，絡續有人從島中心回到海灘來。

但是，不論什麼人，才一回到海灘來，便給黑衣老婦叱了回去。一直鬧到天亮，黑衣老婦才發聲高嘯，將所有人都召了回來。

人人都是垂頭喪氣，面上的神情，更是焦急無比。黑衣老婦團團亂轉，道：「一點頭緒也沒有麼？笑話，人在島上，莫非化了烟？」

哈胖子顫聲道：「小可大胆，有一句話說。」

黑衣老婦道：「什麼話？」

哈胖子道：「可能少爺根本不在這島上，已經掉進海中死了——」

他話剛一出口，黑衣老婦一聲怪叫，道：「住口！」身子陡地躍向前去，到了哈胖子的面前，哈胖子像是自知不妙，雙腿一屈，便跪了下來。

可是，他的雙膝還未曾點地，黑衣老婦衣袖揚處，袖角已在哈胖子的面上拂過，哈胖子發出殺猪也似的一聲慘叫，身子仰後便到。

其時，朝陽已升，洪剛連忙向哈胖子看去，只見哈胖子仍然呻吟不已，他的面上，已滿是鮮血，連五官都看不清了。

黑衣老婦又厲聲喝道：「快滾回船上去！」

哈胖子搖搖幌幌地站了起來，像是喝醉了酒也似，向前奔了出去，奔到了海灘邊上，一交跌倒，連忙又爬了起來，但沙灘上却已留下了一灘鮮血。洪剛看得心驚肉跳，心想哈胖子只不過講了一句不中聽的話，便吃了那麼大的苦頭，那自己不知要吃什麼苦頭了！

他身子簌簌發抖，見那黑衣老婦又來到他身前時，他更是抖得厲害。

黑衣婦人到了他前面，沉聲道：「你可是真的和他一齊到這島上的麼？」洪剛忙道：「是的，他……還給我服了一顆十分辛辣的丸藥。」

黑衣婦人揚起頭來，喃喃地道：「九大玉露丹。」

那時，遠處忽然又有女子聲音叫道：「三姑！三姑，你看這是什麼！」隨着叫聲，一個綠衣婦人，手中揮着一根釣桿，飛也似地向前掠了過來。黑衣老婦連忙迎了上去，一到了近前，便將綠衣婦人手中的釣桿，劈手奪了過來，道：「你是在什麼地方找到的？」

綠衣婦人道：「在一個水潭旁邊。」

黑衣婦人看着綠衣婦人濕淋淋的身子，道：「你可是潛下水潭去了？」綠衣婦人道：「是，那水潭極深，我勉強潛到底，但却找不到雲弟……

…」

看她本來的情形，像是想說「雲弟的屍體」的，但當她說到「雲弟」之際，另一個婦人向她使了一個眼色，她立郎住口不說。

黑衣老婦一揮手，道：「再找！」

衆人又分頭散了開去，黑衣老婦叫住了綠衣婦人，道：「你別去，你回島上，千萬要將這件事瞞住老爺子，你再去多找些人來，可知道了麼？」

綠衣婦人點頭答應，黑衣老婦人向洪剛一指，道：「你先將此人帶回島去再說。」

洪剛大吃一驚，忙道：「不關我事，是他自已硬要跟我來的，是他——」

可是他一句話未曾講完，綠衣婦人一伸手，已揪住了他的後頸，他便再也講不出話來，不由自主，被綠衣婦人橫拖倒曳，拖到了正中一艘船上上，立時揚帆起錨，向海中駛去。

洪剛被關在船艙之中，起先，他心中不免驚懼交加，但後來，思來想去，覺得至多不過一死，也沒有什麼可怕的。

是以，他在艙中，竟舒舒服服地睡了一大覺，直到身子又被那綠衣婦人提了起來，這才驚醒，睜開眼來看時，已是中午時分，船也到玉環島了。綠衣婦人提着洪剛上了島 ，向島中央走去， 沿着島中心平波如鏡的湖，繞了半圈，通過了一個峽谷，來到了一個山谷中。

洪剛抬頭看去，他不禁呆了。

他原來的家中，在濟南城中，也可以說是數一數二的大宅了，但是和如今樂在這山谷中的巨宅相比，却還是如同小巫之見大巫！

那山谷中全是高不過兩寸的細草，柔軟之極，碧也似綠，而間中夾雜着幾朶不知名的野花，好看到了極點，簡直使人不捨得在上面走去。

那綠衣婦人提着洪剛，一直來到了一個院落中，才將之放了下來。

只見有兩個三十上下的婦人迎了上來，綠衣婦人吩咐道：「你們將這人看住，絕不可讓他離開這個院落半步，可明白了？」

兩個婦人忙道：「明白了，四姨，他是什麼人？」

綠衣婦人一瞪眼，道：「你們理那麼多作甚？」

那兩個婦人面上變色，不敢再說。綠衣婦人退了出去，那兩個婦人將洪剛引了進去。洪剛走進去一看，只見那院落中，共有七八間房間，都十分華貴，洪剛來回走了幾遍，覺得肚餓，他才一出聲，便有人送了十分豐盛的飯菜來。

洪剛吃飽了睡，睡飽了吃，過了兩天，仍是沒有什麼意外發生。

他心中想，只怕那些人已找到那少年了，所以才對我那麼好，由得我在這裏好吃好睡，人生如此，可以說於願已足了。

洪剛爲人絕無大志，這樣子他已覺得十分開心。一直到了第三天黃昏，他正背負手，在庭院中閒步，忽見那綠衣婦人，忽匆地走了進來，面色蒼白之極，來到了洪剛的面前，不由分說，拉了洪剛便走。

洪剛心中嘆了一口氣，暗忖做人也沒有什麼意思，才安樂了幾天，又有事了。倒不如一死了之，可以博得個安靜。

他一面嘆着氣，一面被那綠衣婦人拖得向前走去，不一會，便來到了一個極大的大堂之上。

那綠衣婦人一進大堂，便跪了下來，道：「老爺子，那人帶到了。」

洪剛進門一看，不禁呆了一呆。

只見那大廳之中，少說也有三五十人。

但是除了他一個人站着之外，所有的人，竟全是低着頭跪在地上，而且，跪在地上的全是婦人，竟沒有一個是男子。

洪剛呆了一呆，又抬頭向前看去，這才看到，在大堂正中，有一張虎皮交椅，上面坐着一個身形十分矮小的老者，那老者手中，握着一根長得出奇，九曲十彎的龍頭拐杖。

欲知後事如何？請聽下回分解。

明報叢書之二

明天的中國

單行本經已出版

書店報攤　均有出售

每冊定價港幣弍元五角

名作家曾雍也所著「明天的中國」一文，自在明報「自由談」連載以來，廣受讀者歡迎，咸認是一部探討祖國問題的巨著，是明天中國的一幅美麗藍圖。至於立論之公正，文筆之流暢，猶餘事耳。今承廣大讀者要求，特由曾雍也先生重新予以審訂增刪，付梓印行。全書共十餘萬字，訂價每冊港幣弍元五角，各書店報攤有售。凡我炎黃子孫，愛國人士，均應人手一冊，以作研究祖國問題之參考。

可也茲髮頭水

能使白髮轉黑！

護髮生髮
芬芳馥郁
絕無色素
永不黏污

每日搽用"可也"頭水一次，繼續十天，白髮即回復烏潤可鑑.

令你青春常駐！

總代理：比利夏洋行 電話：37563·24485

·港九各大公司藥房均有代售·

武俠與歷史 小說雜誌

出版者：武史出版社
香港謝斐道三九九號四樓
電話：七二三一三六
七二〇七一七

督印人：沈仲森

主編：金庸

承印者：朗文印務公司
香港北角渣華道一一〇號
電話：七〇七九二八

總代理：鄺拾記報局
香港卑利街四十六號

海外地區總發行：胡敏生記
香港灣仔洋船街三十二號

封面彩印：新昌印刷有限公司
香港英皇道六五五號五樓B

版權所有・不准翻印